

廿二史
彈詞
註

冊二第

成都楊慎編著
漢陽張三異增定 張仲璜註

廿一史彈詞註
(二)

中華書局印行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五

第五段 說南北史 清平樂

閒行閒坐。不必爭人我。百歲光陰彈指過。成得甚麼功果。昨日羯鼓催花。今朝疎柳啼鴉。王謝堂前燕子。不知飛入誰家。 詩曰。

燕子來時春雪消。幾家留得舊窩巢。風流王謝無蹤跡。剩水殘山似六朝。
剩水殘山古又今。達時人物此登臨。詩吟杜牧狐鴻句。淚落雍門一操琴。老
去淡藏經濟手。病來灰却戰爭心。殘篇話到興亡處。閒悶閒愁海樣深。

詠月吟風詩罷講。談今道古話重論。花花草草春如舊。古古今今事不倫。昨
日紅顏今日老。前人事業後人評。冰絃橫寫宮商調。話本敷宣錦繡文。不用
新詞誇粉黛。全將故典說豪英。話傳史記中間事。論采儒官筆下文。躍馬橫

鎗誇猛將。鋪謀定策。羨文人。文添秀士。經綸志。武助英雄。戰鬪心。寶劍重磨。光射斗。金鐘再撞。響穿雲。知音君子。休心困。再聽新文。接舊文。

詞分兩項。事有別端。昨來說到三國鼎分。話兼兩晉。今日整理六朝人物。直至

隋文東晉末。按此當作隋文篡周末。東晉二字疑誤。

劉宋者。劉裕篡了司馬氏。是為宋高祖。永初在位三年。傳

廢主營陽王。景平在位一年。

文帝。元嘉在位三十年。

孝武帝。孝建大明在位十一年。

前廢主子業。景初在位一年。

明帝。泰始泰豫在位六年。

後廢主昱。元徽在位五年。

順帝。昇平在位三年。凡八主。六十年。蕭道成篡之。

蕭齊者蕭道成。是為齊太祖。建元在位四年。傳

武帝。永明在位十一年。

鬱林王。隆昌在位六月。

海陵王。延興在位六月。

明帝。建武永泰在位五年。

東昏侯 永光 在位二年

和帝 中興 在位一年 凡七主。共二十四年。蕭

衍篡之。

蕭梁者蕭衍。是為梁武帝。 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太清 在位四十八年 傳

簡文帝 大寶 在位二年

元帝 承聖 在位三年

敬帝 紹泰 在位三年 凡四主。共五十六年。陳霸先篡之。

陳陳者陳霸先。是為陳武帝。 永定 在位三年 傳之

文帝 天嘉 天康 在位七年

臨海王 光大 在位二年

宣帝 大建 在位十四年

後主 至德 禎明 在位七年

蕭詧者。借兵西魏。殺叔元帝。稱帝江陵。名後梁。 大定 在位七年 傳 凡五主。共三十三年。

暉 天保 在位二十四年

琮 廣運 在位二年

廢國除。 凡三主。共三十三年。被隋

宋齊梁陳。謂之南朝。皆在金陵建都。那時元魏拓拔氏。自稱皇帝。謂之北朝。同

天共日。後高齊宇文周接連在北。按元魏之初。三國曹魏景元二年。有匈奴索頭沙漠汗入貢。至晉武帝咸寧九年。復來入貢。衛瓘表奏留在并州。後世子孫拓拔珪稱帝。建號魏國。是為五胡後北朝之始。

北朝魏太祖者。姓拓拔名珪。號稱道武皇帝。天興十二年 傳之

明元 永興 神瑞 泰 常在 在位十一年

太武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平真君 在位二十八年

文成 興安 興光 太和 和平 在位十四年

獻文 天安 皇興 在位五年

孝文 延興 承明 太和 在位二十九年

宣武帝 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在位十六年

孝明 熙平 神龜 正光 昌武泰 在位十三年

子釗

孝莊 永安 在位三年

敬帝 建明 在位一年

節閔 普泰 在位一年

中興王 中興 在位一年

孝武 永熙 在位三年

靜帝 天平 元象 和 在位十七年

文帝 大統 武定 在位十六年

廢帝 在位二年

恭帝 在位四年 凡一十七主。共一百六十年。

孝武時。丞相高歡奉靜帝遷居鄴都。是為東魏。丞相宇文泰奉文帝遷都長安。是為西魏。傳廢帝恭帝。後來高歡之子高洋奪了東魏。是為北齊。宇文泰之子

宇文覺奪了西魏。是為後周。

北齊者。如高洋篡東魏。僭號文宣帝。 天寶在位十年 傳

廢帝 乾明在位一年

孝昭 皇建在位一年

武成 太寧河清在位四年

後主 天統武平隆化承光在位十二年

五主。共二十八年。為周武帝所滅。

後周者。始宇文覺篡西魏。僭號孝閔帝。 在位一年 傳之

明帝 武成在位四年

武帝 保定天和建德在位十七年

滅了高齊。再傳

宣帝 宣政在位二年

靜帝 大象在位二年

凡五主。共二十六年。被

靜帝外公楊堅篡奪外甥之位。滅了周朝。南併陳後主。天下方纔一統。南北兩朝。共計一百七十三年。中間五胡亂華。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共十六國。迭興迭滅於晉魏之間。未及細論。且將南史北史流傳世代興亡治亂因緣。略加品題。以奉知音。

東晉主。北朝強。江南寡弱。

義熙年。桓元反。國勢伶仃。

桓元反於晉安帝元興元年。至二年。元廢安帝而自立。三年元誅。帝復位。始改元義熙。國運斷而復續者又十六年。

劉寄奴起義兵。祛除逆黨。

劉裕。彭城人。勇健有大志。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聞杵臼聲。見青衣童子數人於榛中擣藥。問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裕曰。王神。何不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叱之。皆散。起義祛逆。註見第四卷。

晉安帝亂荒荒句下。劉裕。小字寄奴。

生擒著數天子。北戰南征。

裕始滅楚帝桓元。繼擒南燕主慕容超。南梟盧循。西殄蜀王譙縱。北降秦主姚泓。後子業入太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

專廢立。總百官。志方曹操。

裕廢安帝。立恭帝。自封宋公。縣百揆。崔浩謂魏主曰。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老奸雄。無對手。二十餘春。

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所向無前。裕自討孫恩爲參軍。至卽位。凡用兵二十一年。

敦孝道。謹威儀。清心寡欲。

裕事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又嚴整有法度。清簡寡欲。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

簡嬉遊。甘衣素。不置妃嬪。

裕遊宴甚稀。被服居處。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寵。謝晦微諫。卽時遣出。

禁奢侈。却禎祥。身兼八行。

寧州有獻琥珀枕者。裕以琥珀可治金鎗。碎之以賜將士。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裕惡其精麗勞人。還之。並制嶺南禁作此布。內外奉禁。莫敢爲奢靡。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拒而不答。胡致堂曰。宋高祖孝於後母。爲其盛德。而嚴正有度。清簡寡欲。被服布衣。遊宴稀。嬪御少。不蓄私藏。及戒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宜其徒步提劍。終取符璽也哉。嶺南。謂五嶺之南。

占龍牀。一二載。稱了平生。

裕篡晉即位。是為宋高祖。三年而殂。

所可恨。不儘肖。兩番弑主。

裕先使王韶之以散衣縊晉安帝於東堂。後又使褚淡之以被掩殺晉廢主零陵王於秣陵。

不仁心。天鑒察。自有支分。

胡致堂曰。劉裕屢行弑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享。是以天為茫昧也。朱氏曰。宋高帝弑二君以竊大位。亦猶晉魏之故智也。至以欣然遜位之恭帝。不使如山陽陳留之令終。忍為禪代者。作俑。亦不仁甚矣。故八主五十九年。竟至族滅。良有以也。

臨顧命。戒當朝。無煩母后。

高祖疾甚。召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同被顧命。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謝晦。字宣明。

營陽王。親長子。寸善無聞。

高祖殂。長子義符即位。後被廢為營陽王。在位一年。修池築觀。朝成暮毀。好為無道。營陽。宋郡名。今永州府。

廢喪禮。拒忠言。褻狎左右。

王居喪無禮。拒諫不聽。好與左右狎戲。鞭朴無辜。以爲笑樂。

徐羨之。行廢弒文帝稱尊。

司空徐羨之。以義符不德。欲廢之。乃召檀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時義符出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卽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母禦。軍士進扶義符出。收璽綬。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爲營陽。遷於吳。使安泰就弒之。義符多力。突走出闔門。追者以門關踏而弒之。傅亮帥行臺百官迎宜都王義隆於江陵。入承大統。是爲太祖文帝。帝卽位後。下詔暴羨之亮晦罪。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剪。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伏誅。謝晦時出爲荊州刺史。帝自將討晦。誅之。華林園。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吳。今蘇州。宜都。縣名。屬荊州府。

宋文帝。享長年。康寧治理。

文帝名義隆。高祖第五子。帝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尙。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元嘉稱最。

挑強敵。勤遠略。白面書生。

文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元謨。尤好進言。文帝謂侍臣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乃大舉伐魏。校尉沈慶之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今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帝使徐湛之等難之。慶之曰。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事何由濟。帝不聽。狼居胥。匈奴中山名。漢武帝時。霍去病出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漠。

封狼居胥禪
於姑衍而還。

羊禦狼空歎息縱橫胡馬。

王元謨等伐魏。魏兵號百萬。元謨懼退走。魏主引兵南下。進次瓜步。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文帝登石城。有憂色。歎息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初。參軍周朗疏言。今人知不以羊禦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兒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宜矣。漢武帝輪臺之詔曰。匈奴常言漢雖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蓋匈奴以狼自喻。以羊喻漢也。

聽讒言殺道濟自壞長城。

初。司空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心腹。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文帝久疾未愈。領軍將軍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義康請召道濟入朝。既至。留累月。會文帝疾動。義康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輕戰伐禍生靈燕巢林木。

魏人攻宋南袁。徐。豫。青。冀六州。皆破之。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邑里蕭條。文帝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謀者少。今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南袁。宋州名。今揚州府。豫州名。即今開封府。陳州。徐。今江南徐州。

兇兒報因巫蠱手刃其親。

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太子邵及潘淑妃所生始興王濬，俱信惑之。邵濬多過失，數爲帝所詰責，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文帝像，埋於含章殿前。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邵密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危矣。」乃白帝，即收鸚鵡，並搜得邵濬所埋玉人，道育亡命不獲。邵濬懼謝，帝意欲廢之，更立太子。南平王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湛欲立鑠，湛之勸立誕，議久不決。帝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邵，邵乃謀爲逆詐，爲詔云有所討。次日宮門未開，邵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邵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馳入齋閣，拔刃徑上合殿。文帝其夜與湛之語至旦，燭猶未滅，見邵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被弑。湛之亦被殺。吳興，今湖州府，含章殿，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即壽陽公主人日臥簷下。梅花點額處。宋武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內有含章殿合殿，在紫宸殿北。杜甫紫宸退朝口號：香飄合殿春風轉，南平，今安鄉縣，屬岳州府。隨州名，屬德安府。

宋孝武誅逆邵新亭卽位

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初爲江州刺史。邵行弑，讓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勸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駿，慶之以書示駿，因謀舉兵討邵，以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爲參佐，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邵使蕭斌等統兵來攻，元景閉壘鼓噪乘之，邵衆大潰，駿遂卽位於新亭，是爲孝武帝。斌自石頭來降，斬之，遂克臺城。邵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斬邵及四子於牙下。新亭，在江寧府城南一十五里，俯近江渚。臺城，在江寧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卽晉建康宮城也。

義宣反，竟陵反，內醜難聞

孝武淫南郡王義宣諸女，義宣恨怒，江州刺史臧質等，遂與義宣定謀舉兵反。孝武以王元謨討之，義宣至潯陽，以質爲前鋒，水陸俱下，元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陣陷之，質等大

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潰。質逃於南湖。追斬之。義宣走江陵。荊州刺史朱修之入斬之。初。誅邵平。義宣竟陵王誕皆有大功。孝武畏忌之。不欲誕居中。以為南袁州刺史。徙鎮廣陵。誕遂於廣陵反。詔沈慶之討之。誕閉門自守。奉表投城。外敷孝武罪惡。曰。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三緘。孝武大怒。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進攻廣陵。克之。誕走。追斬之。南湖在武昌縣東。竟陵。今景陵縣。屬安陸府。

恣侮慢老儉。狎遊拒諫。

帝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無不穢辱。常呼光祿大夫王元謨為老儉。僕射劉秀之為老慳。其餘長短肥瘦。俱有稱焉。又每敗遊無度。嘗夜出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榮信或虛。須墨敕乃開。帝怒曰。卿欲效鄧君章耶。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帝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出為廣陵太守。尋賜死。懷人謂中州人為儉。慳。悒也。儉音根。

笑高皇田舍翁葛布燈籠。

懷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帝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貪酒色肆淫刑繁興土木。

帝沉湎於酒。每燕集。在坐者必令沉醉。荒淫於色。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皆亂之。流聞民間。寵一崑崙奴。嘗令以杖擊羣臣。濫刑無罪。殺東揚州刺史顏竣。殺廬陵內史周朗。又殺廣陵太守沈懷文。懷文三子行哭請命。卒殺之。自晉北渡江以來。宮室草創。至是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起玉燭殿。築上林苑。苑在江寧府東北十五里。一名芳林苑。

世相承。刀斲戮。不顧人倫。

帝自即位以來。殺南平王鑠。武昌王渾。而義宣竟陵及海陵王休茂之反。骨肉狼籍。及傳子業。剪芟宗姓。心如狼虎。再傳明帝。勦滅同氣。相承屠戮。發明曰。孝武不道。淫亂繼行。其諸子靡一子遺。蓋天醜其行云爾。

昏醉了。十一年。傳之子業。

孝武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至是殂於玉燭殿。在位十一年。傳太子子業。是爲廢帝。

踵遺踪。狂且暴。穢德閨門。

子業幼而狂暴。及即位。傲狠暴虐。初。武帝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及殂。太宰江夏王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得免橫死矣。至是子業誅戴法興。殺義恭及柳元景等。公卿以下。皆被捶拽如奴隸矣。穢德閨門。註見下。

姑新蔡。姊山陰。人倫道盡。

寧朔將軍何邁。尙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詐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以公主爲貴嬪。改姓謝氏。子業姊山陰公主淫恣。謂帝曰。妾與陛下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女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帝乃爲立面首左右三十人。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強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鞭妃一百。而殺其三子。蔡興宗謂沈慶之曰。主上所行。人倫道盡。改德改行。無可復望。面首左右。謂選面之美者。髮之美者爲左右也。新蔡。縣名。今屬汝寧府。山陰。縣名。今屬紹興府。新蔡公主。名英媚。山陰公主。名楚玉。

戲列祖。芟宗姓。悖虐人禽。

子業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鱸鼻。如何不鱸。立召畫工令鱸之。又殺江夏王義恭。新安王子鸞。南海王子師。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又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體肥。謂之豬王。謂建安王休仁爲殺王。山陰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性凡劣爲驢王。以木槽盛食。嘗裸彧。縛其手足。擔付大官曰。今日屠豬。太后王氏病篤。使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顧氏曰。子業悖太后。辱諸父。戲列祖。悖虐不道。四心盡亡。悖虐。又註見下句。南海。今廣東廣州府。湘東。今衡州府。隸湖廣。建安。今福建建寧府。山陽。古地名。今爲淮安府。晉安。今泉州。大官。殿名。驢字。從驢。音查。鼻上肉也。孝武后王憲嫺。

真天子。出湘中。賈不及熟。

初。子業狂暴。欲有所爲。戴法興輒抑制之。所幸閩人華顯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爲真天子。官爲賈天子。子業遂賜法興死。時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彧乃發。後子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賈。音雁。僞物也。

因射鬼。竹林堂。刀下亡身。

時三王久幽。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弑之。適子業以前夢女子。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子業與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寂之等抽刀前弑之。

明帝或甫卽位。子助爭立。

子業既弑。休仁等就祕書省見或。宣太后令命湘東王纂承大統。或遂卽位。是爲明帝。文帝第十一子也。初。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弟兄數俱第三。晉安王子助亦第三。心惡之。使朱景雲送藥賜子助死。子助遂與長史鄧琬等舉兵江州。及聞明帝繼統。琬等詐稱受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子助遂稱帝。傳檄建康。雍郢荊州會稽郡。皆舉兵應之。

討江州。誅鄧琬。遽害休仁。

帝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以沈攸之將兵擊潯陽軍。破之。遂進攻江州。初。子業使荊州錄送長史張悅至潁口。鄧琬稱子助命。釋其桎梏。迎爲司馬。至是琬憂懼無措。向悅問計。欲斬子助封府庫以謝罪。悅遂斬琬。詣休仁降。攸之斬子助。傳首建康。諸州皆平。休仁旣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輳。明帝不悅。後召休仁入宿尙書省。遣人齎藥賜死。潁口。潁浦之口。在九江府城西十五里。源出瑞昌縣青盆山。亦名盆水。

忍秉心。假文談。嫌人觸諱。

帝頗好文義。舊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擢。然猜疑畏忌。言語文字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語。失迴避者。犯卽誅戮。

剪宗枝。殺同氣。傳祚螟蛉。

帝因子助爭立。討殺之。遂並殺武帝第六子潯陽王子房。第七子臨海王子頊。年皆十一。第九子永嘉王子仁。第十一子始安王子眞。年皆十歲。第十三子邵陵王子元。年九歲。第十六子淮南王子孟。年八歲。第二十一子東平王子嗣。年四歲。子趨子期子越。方在襁褓未封。安陸王子綏已出繼。盡殺之。明帝於武帝爲親昆弟。至是使武帝二十八子。靡有孑遺。又殺兄廬江王禕。

弟晉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巴陵王休若。及卒。傳祚於子昱。昱。宮人陳氏之子。初以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裴子野曰。太宗保字螟蛉。勦拉同氣。宋德告終。非天廢也。螟蛉。詩小宛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桑上青蟲也。蜾蠃。土蜂也。取桑蟲負之。入空木中。祝之曰。類我類我。七日而化為其子。臨海。縣名。屬台州府。邵陵。今湖廣寶慶府。松滋。縣名。屬荆州府。廬江。縣名。屬廬州府。晉平。今福建福州府。巴陵。今湖廣岳州府。陳氏名妙登。蜾。音果。蠃。音羅。又上聲。

元徽主李將軍興心醜母。

昱即位。改元元徽。自以李道兒之子。每微行。自稱李將軍。昱失德。皇太后每加勗警。太后賜昱玉柄毛扇。昱嫌毛羽不華。欲加醜害。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乃止。明帝后王貞風。

張刀鋸布錠矛路絕行人。

昱驕恣日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錠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喜以鍼椎椎人陰破。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單騎遠郊。獨宿深野。手揮矛錠。躬行剗斫。執儒士孫超。功臣杜幼文。沈勃杜叔文。皆手自斫割。飛鏃鼓劍。裂孩穉肝腸。投骸江流。以為懽笑。錠矛。鐵把短矛也。鍼。音蟬。斫。音捉。斬也。

蕭領軍腹射棚君臣懷忌。

蕭道成爲中領軍。昱忌其威名。欲殺之。常直入領軍府。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髀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由是道成畏忌。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髀箭。骨鏃。箭不能傷人。髀。音泊。

跳臺岡偷狗喫。授首於人。

蕭道成與褚淵謀廢昱，命越郡校尉王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晚至新安寺，偷狗喫飲酒醉還。玉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出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入宮，以太后令迎立安成王準。

宋順帝走丹陽齊公受禪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初，明帝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入宮，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育之。準乃杜陽王休範子，在位三年，禪位於齊公蕭道成。貶爲汝陰王，徙之丹陽，置兵守衛。汝陰，今鳳陽府潁州。丹陽，即古建康。東晉元帝都此，置丹陽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廢郡，即今江寧府。順帝係昭華陳法容撫育。

可憐哉石頭城袁粲捐生

中書監袁粲，與尙書令劉秉謀誅道成，將帥黃回、卜伯興，皆與通謀。時領軍將軍劉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回等出屯新亭。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爲應，秉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晡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粲曰：「何事遽來，今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又遣戴僧靜、蘇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者所殺。

願勿生帝王家相承報應

下金街彈指哭既換家門

道成欲受禪，順帝不肯臨軒。王敬則勸兵入迎，順帝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生帝王家，乃出就東邸。」

宋八主六十年匆匆過了。

宋劉氏六主五十三年。假子二主七年。共六十年。

元嘉後何曾見一日昇平。

元嘉。文帝年號。

齊高帝蕭道成深沉雅重。

道成。漢蕭何二十四世孫。篡宋即位。是為高帝。先封齊王。國號齊。帝博學能文。深沉有大量。

仗王褚移宋鼎廢弒嗣君。

初。道成廢弒主昱。褚淵之力為多。後欲篡宋。吏部郎王儉說道成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能濟。遂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及受禪。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朓曰。齊自有侍中。引枕臥。王儉乃為侍中。解璽綬。司空淵乃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遂廢宋主於丹陽。尋殺之。滅其族。

道成即位。以淵為司空。錄尚書事。儉為尚書令。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追恤國家。尹氏曰。王褚皆宋公主子。為宋大臣。願以世臣華胄。王室懿親。忍將外王父之家國。輸之崛起之權奸。曾狗彘之不若哉。

受獨子宣城鸞階之為禍。

道成兄道生之子鸞。早孤。道成養之。恩過諸子。封宣城公。鸞表曰。臣本庸才。幸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隆家人之慈。顧氏曰。道成篤猶子之愛。階之為禍。則當篡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反噬

子之愛。隆家人之慈。顧氏曰。道成篤猶子之愛。階之為禍。則當篡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反噬

之狼。已在肘腋間矣。宣
城。縣名。屬江南寧國府。

躬節儉。期十載。糞土黃金。

高帝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帝曰。留此正長病源。卽命擊碎。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無大功。竊宸居。四年享祚。

宋魏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在位四年。

老升遐。傳長子。寶位相承。

道成。廼傳位長子名頤。是爲武帝。

齊武帝。性剛明。總持大體。

革晉宋。因仍弊。府庫充盈。

外和魏。內恤民。甚稱良主。

顧充曰。武帝剛毅有斷。惟總大體。革晉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爲先。外好強魏。內保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斂手。故永明之世。府庫充溢。內外宴然。亦有齊之良主也。

愛羽毛。踈骨肉。猿響哀鳴。

武陵王譽多才藝而疎婢無寵常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帝子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好武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以聞子響怒殺之帝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略等詣江陵檢捕羣小子響遣使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今便舸還闕受殺人之罪略答曰誰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怒西渡與臺軍戰略敗死諧之逃去帝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乘舴舺至建康帝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縊殺之久之帝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跳鳴問左右對曰猿子前日墜崖死帝思子響因嗚咽流涕武陵縣名屬常德府巴東縣名屬荊州府貂抄冠以貂尾爲飾略拂過也拌與繫通

大不幸子先亡太孫傳統

帝太子名長懋早卒立孫昭業爲太孫帝殂昭業嗣位

鬱林王六箇月見弑宣城

昭業好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作諸鄙戲西昌侯鸞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詵征南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詵與坦之見昭業狂縱日甚乃勸鸞廢立鸞引兵入雲龍門昭業聞變猶爲手救呼詵俄而詵引兵入閣昭業拔劍自刺不入與接而出行至西弄弑之以太后令追廢爲鬱林王鸞自爲大將軍封宣城公昭業在位六月西弄弄廬也亦作屏今人謂小巷及過道屋爲弄疑卽江左相傳之語也

海陵王未半載仍前被害

鸞立昭業弟昭文爲帝。在位四月。廢爲海陵王。尋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宣城鸞堂叔祖占了龍庭。

明帝鸞。高祖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昭文之堂叔祖也。至是弑昭文而自立。

魏臨江詰廢立漢宣謬比。

魏主以明帝自立。伐之。至壽陽。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問出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且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爲貪天下乎。魏主笑遣之。使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

索香火殄十王。以次行刑。

明帝先殺鄱陽王鏐。隨郡王子隆。安陸王子敬。南平王銳。晉熙王球。宜都王鏗。又殺桂陽王鑠。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衡陽王鈞。及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屏人久語畢。明帝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明帝疾甚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岷。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詔誅之。

豺狼性。五年終。傳之寶卷。

東海王徽文曰。豺狼之性。有甚無悛。在位五年。俎傳子寶卷。

嬖潘妃。行淫亂。蓮步生金。

寶卷兇暴淫亂。潘妃有國色。嬖之。以閔武堂爲芳樂苑。於苑中立市肆。共爲裨販。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百姓歌曰。閔武堂。種楊柳。以至尊屠肉。潘妃沽酒。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潘妃名玉兒。本名俞尼子。裨。一本作稗。謂小販之民也。

圍城中。恬不思。笙歌內院。

南康王。親弟兄。弑貶東昏。

寶卷弟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蕭衍爲雍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寶卷以衍有異志。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衍。衍知其謀。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穎胄大懼。遂伏兵襲山陽殺之。乃以寶融教纂敵。以衍都督前鋒。起兵於江陵。衍亦發襄陽。又稱奉海陵母宣德太后令。遙廢寶卷爲涪陵王。寶融自卽位於江陵。衍進攻江郢。所向皆克。直趣建康。數戰皆捷。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君築長圍守之。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嬖臣茹法珍梅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其副張稷懼禍。使後閣舍人錢疆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入斬之。稷以黃紬裹寶卷頭。遣博士范雲送詣石頭。衍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東昏。今蘭陽縣。雍州。今襄陽府。南康。今江西贛州。

齊和帝。弑其兄。委身蕭衍。

寶融。明帝第八子。結衍弑兄而自立。是爲和帝。衍自爲大司馬承制。尋自爲相國。又進爵爲梁王。

貶巴陵。求醉酒。毒以生金。

蕭衍篡位。廢和帝爲巴陵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巴陵。縣名。屬岳州府。姑孰。今太平府。

齊七主。短光陰。二十四載。

齊自太祖至和帝。凡七主。二十四年。捷錄曰。二十四年之七主。齊祚不長。視六朝最甚焉。嗚呼。高祖欲爲子孫計。以盡滅劉氏之族。而子孫塗炭於明帝。明帝亦欲爲子孫計。以盡滅本宗。而子孫復傾覆於梁主。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

可憐生。風雨過。敗壞無存。

梁武帝。報兄讎。生心奪位。

衍兄懿。先爲齊尙書令。東昏侯憚之。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時衍爲齊雍州刺史。及聞兄死。乃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遂連弑二主。終奪齊祚。是爲武帝。先封梁公。進爵爲王。故國號梁。

廣文學。勤庶政。禮待羣臣。

帝雅好儒術。詔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又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尤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雖居暗室。恆理衣冠。待臣必以禮。對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

却獻奉。抑奢靡。求成於魏。

帝斷郡縣獻。奉躬持節儉。長齋一食。菜羹糲飲。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遣使求成於魏。魏遣董紹慰勞叛城。帝召見遣還。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自是南北修好。使命

通。

天監世。治安久。年歲豐登。

天監。武帝年號。其時息兵省役。海內宴然。時和歲豐。米斛二十錢。

敬佛法。造浮圖。捨身同泰。

帝敬信釋氏法。捨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親為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三請乃許。後停寺講三慧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帝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同泰寺在江寧城中臺城內。四衆。比丘比丘尼。此出家二衆也。優婆塞優婆舍。此在家二衆也。涅槃。梵語。華言示寂也。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言至涅槃者。乃有微妙光明。世人認以為死。非也。浮圖。塔也。

戒宰殺。宗廟祀麩做犧牲。

帝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喧嘩。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竟不從。

信守牧。來降夢。猿猴納叛。

魏太傅大行臺侯景。以河南叛附於梁。先正月乙卯。武帝夢中原守牧皆以地來降。至是景遣丁和上表。言舉十三州內附。和至。稱景於正月乙卯定計。帝愈神之。召羣臣定議。僕射謝舉等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帝不聽。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猿猴計見下林池句。

薄心腸。致激變。强弩衝城。

果然是。林池殃。金甌缺壞。

初。侯景納降。帝意未決。常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脫致紛紜。悔之何及。中領軍朱異勸納之。後東魏高澄作檄移梁曰。侯景自生猜忌。遠託關隴。依憑奸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時堪乘便。老賊奸謀。將復作矣。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梁主者。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强弩衝城。長戈指闕。外崩中潰。今實其時。未幾。澄遣書求成於梁。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帝不聽。使還過壽陽。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啓帝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帝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初。帝以貞陽侯淵明伐東魏。爲慕容紹宗所擒。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帝復書曰。貞陽且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反計遂決。壽陽。今壽州。鄴。今臨漳縣。貞陽。汝寧府真陽縣。

荷荷聲。索密水。餓死臺城。

侯景反。攻臺城。陷之。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復何恨。景入。自加大都督。錄尙書事。帝爲所制。所求多不遂意。飲膳亦爲裁節。憂憤成疾。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荷荷。憤怒聲。韻會云。荷。勞也。蓋是苦苦之意。

簡文帝受拘持寄身虎吻。

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三子。武帝殂。太子綱立。立宣城王大器為太子。時侯景自稱漢王。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帝雖承父業。受制賊臣。文選云。身寄虎吻。危若朝露。上下四旁曰。來曰宙。古往今。

樂遊苑聽笙歌無限傷情。

景取簡文女溧陽公主。甚愛之。請簡文褻宴樂遊苑。景與溧陽主共御牀南面並坐。簡文聞絲竹。淒然泣下。景曰。陛下何不樂。上為笑。景下席應弦而歌。逼上起舞。樂遊苑在江寧府北。七里覆舟山南。溧陽縣名。屬江寧府。

迫禪位豫章王土囊遇弒。

景行臺郎王偉說景廢立。景從之。遣彭雋等帥兵入殿。廢簡文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偉復說景殺之。以絕衆心。景乃使偉與彭雋王修纂進觴。簡文帝知將殺已。盡醉而寢。雋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殞。

子棟立被幽囚景自稱尊。

棟立一月。景廢為淮陰王。鎖於密室。景自稱漢帝。按棟乃統之孫。歡之子也。非簡文子。後為元帝使朱買臣沈之於水。

梁元帝起湘東傷殘骨肉。

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先爲湘東王。遣兵攻河東王譽於湘州。岳陽王督以蔡大寶守襄陽。帥衆救之。繹遣兵襲襄陽。督遁還。繹遂攻湘州。邵陵王綸致書曰。今社稷危危。創巨痛深。惟應剖血嘗膽。泣血枕戈。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骨肉之戰。勞兵損義。虧失多矣。繹不從。竟克湘州。殺譽。河東。今平陽府蒲州。岳陽。今長沙府湘陰縣。湘州。卽長沙府。督。晉察。

視父兄在急難。全不關心。

繹。武帝子。簡文弟。尹氏曰。蕭梁禍敗。宗社覆滅。繹未聞遣一兵。馳一騎。勇於討賊。必至父死兄弑。始爲進攻。蓋其包藏禍心。欲借賊手以去其逼。初不爲父兄而討賊也。繹之處心如此。故未幾而有江陵之禍。國祚尋亦殄絕矣。

淮海鯨載鹽屍。方纔授首。

繹遣王僧辨陳霸先等討景。景兵大潰。與百餘騎東走。前太子舍人羊鴟殺景。傳首江陵。暴屍於市。士民爭食之。初。景宴集。召僧通。僧通取肉楯鹽以進。景答所恨太鹽。僧通曰。不鹽則爛。及景死。王僧辨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建康。僧辨等上表勸稱尊號。繹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長鯨喻景。短狐喻岳陽王督。

討蜀紀。絕屬籍。狠刈同根。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頗有武略。武帝死。紀遇稱帝於蜀。後紀帥軍伐江陵。繹請魏伐成都以救之。魏宇文泰遣尉遲迴自散關伐蜀。紀兵次西陵。聞魏寇成都。憂懣不知所爲。繹將任約進攻。紀將侯弼破之。拔其三壘。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猛圍而守之。繹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又執圓照兄弟三人送

江陵。釋絕紀屬籍。下圓照等於獄。絕其食而死。西陵。今荊州府彝陵州。

著戎衣。御龍光。聽講老子。

魏于謹率兵來。欲避無門。

釋講老子於龍光殿。時魏遣住國于謹帥師會後梁王督伐梁。武陵太守告魏兵且至。乃使王琛使魏。時內外戒嚴。釋始停講。琛馳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乃復開講。百官戎服以聽。魏軍濟漢。釋出城行柵。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于謹字思敬。仕周。封燕國公。

焚圖書數萬卷。斯文煨燼。

魏百道攻城。梁反者開門納魏師。釋退保金城。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出降。後梁王督使鐵騎擁之入宮。囚於烏幔之下。或問何意焚書。釋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巡城歌。西陵歎。酸鼻難聞。

魏兵至柵下。釋自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及江陵城刻。帝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

督殺叔。帝江陵。後梁建號。

督。昭明太子統之子。元帝釋之姪。督借兵西魏殺釋。魏取襄陽。徙督。使稱帝於江陵。屯兵守之。是為後梁宣帝。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謚昭明。

傳歸琮，被隋朝廢作平民。

宣帝殂，傳子歸，是爲後梁明帝。傳子琮，是爲末帝，併入於隋。隋文帝封琮爲莒公。

梁敬帝倚陳公廢而復立。

敬帝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元帝被殺，方智時爲晉安王，在江州，迎至金陵即位，齊以兵納梁貞陽侯淵明爲帝，以方智爲太子，稱帝七月，陳霸先廢淵明，復立方智。

到頭來，遭逼篡，貶號江陰。

霸先篡位，廢敬帝爲江陰王，尋弑之。

陳高祖名霸先，梁朝宰輔。

梁元帝時，霸先爲將軍，敬帝時，霸先爲丞相，尋封陳公，進爵爲王，終篡敬帝位，爲陳高祖武帝。

起江州，討侯景，屢建功勳。

霸先初爲始興太守，侯景之亂，起兵討景，遣使詣湘東王，受節度，後與王僧辨等討景，敗之，景既殺，元帝以爲將軍，遣屯京口，始興，今廣東韶州府。

劉僧辨廢淵明，弈棋建置。

初，霸先與王僧辨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齊遣淵明爲帝，僧辨納之，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曰：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

公一旦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會有告齊師至者。霸先部分將士。使侯安都趨石頭。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辨方視事。外自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辨被執。殺之。廢淵明爲建安公。捷錄曰。敬帝既廢而又立。貞陽已立而復廢。數月之中。一予一奪。易君如棄梗。置君如奕棋。

剪王琳。敗齊師。兵不留行。

梁廣州刺史王琳伐陳。次白水。乞師於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琳爲丞相。琳遂以莊稱帝。進伐臨川。爲陳所敗。琳還湘州。先是齊蕭軌與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攻於蕪湖。霸先遣沈泰就侯安都共據梁山禦之。齊兵至秣陵。霸先召周文育等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嗣徽列艦青墩。斷文育歸路。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碎。嗣徽因留蕪湖。自丹陽步上。進及兒塘。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安都帥騎突其陳。破之。齊兵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馬驢以食。至元武湖西北。會連日大雨。坐立泥中。霸先乃與沈泰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橫出其後。齊兵大潰。追斬嗣徽及軌。白水。浦名。蕪湖。縣名。屬太平府。梁山。卽天門山。秣陵。今江寧。方山。在江寧東南。一名天印山。青墩。卽青山。在太平府東南。謝朓嘗築室於此。又名謝公山。兒塘。或作倪兒塘。地名。在江寧府西。幕府山。在江寧府西北。晉王導建幕府於此。俗名石灰山。白下。城名。在江寧府西北。齊武帝置縣。陳亡城廢。元武湖。在江寧上元北十里。衡陽。縣名。屬衡州府。

扶敬帝。總朝權。終行篡奪。

註見前遭逼篡句下。

滅珍羞。用瓦器。詔事胡神。

武帝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殺核充事而已。尤好詔事胡神。捨身於大莊嚴寺。

有二子。陷長安。內無儲嗣。

武帝子昌。項。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武帝殂。內無適嗣。

橫按綱目載霸先殂。子昌。項。沒於長安。今升菴云有二子陷長安。與綱目合。然考史。昌其子而項其姪。項乃始興王第二子。與臨川王親兄弟。此指為高祖子。非是。下云安成王高祖嗣。皆誤。觀文帝隕昌而封項。且欲遵泰伯之事甚明。

臨川王兄之子。即位稱尊。

臨川王禧。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急召禧於南皖。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侯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後應者斬。按劍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即位。是為陳文帝。

陳文帝起艱難。投籤警惕。

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閨。就閨中刺取外事。

殺衡陽。忘大德。不算仁君。

初。高祖以子昌。項在長安。屢請之於周。文帝即位。周先遣昌還。昌致書於帝。辭甚不遜。帝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不被代天子。臣請自迎之。以昌為衡

陽王昌濟江安都中流隕之使以溺告

陳廢帝性懦弱貶居臨海

初衡陽王昌死周復遣杜杲送項南歸文帝以項為揚州刺史封安成王文帝病篤以太子伯宗太懦弱謂項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項拜泣固辭文帝殂伯宗立項以司徒錄尚書事與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同受遺詔輔政項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項為朝野所屬忌之謀出項於外矯敕謂項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遷東府經理州事記室毛喜語項曰此必非太后意出外即受制於人項使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悉委二郎此非我意喜以報項項以師知付廷尉賜死自是國政盡歸於項始興王伯茂以項專政不平肆惡言項遂以太后令誣伯宗與師知等通謀廢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使盜殺之史稱臨海王為廢帝

安成王高祖嗣合禮為君

註見前有
二子句下

陳宣帝事文皇力辭儲副

項廢臨海王而自立是為陳宣帝初文帝疾篤項入侍醫藥文帝謂項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項固辭文帝又曰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尚書孔奐流涕曰安成王足為周且遂止

既持權欺寡弱信義何存

捷錄曰欺孤弱寡安成會無周且之忠持權欺弱事註見前貶臨海句下安成郡名今江西吉安府

焚雲錦。却青牛。兩云恭儉。

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文錦被各二百。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又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

盟百官。侵梁境。舉動佻輕。

帝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班下四方。以相警戒。後梁主歸稱帝江陵。陳吳明徹攻江陵。引水灌之。周總管高琳與梁王操拒戰。十旬。明徹敗退公安。後又遣章昭達攻梁。梁主告急於周。周使將軍李遷哲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尹氏曰。前陳人攻梁不克。今又遣兵攻之。周人救之。陳師遂還。然則陳無名興師。避強凌弱。其罪見矣。婁湖。在江寧府城東南十五里。湖上有婁湖苑。

臨晏駕。孝堂中羣兒作亂。

下棺頭。收拾在後主長城。

宣帝崩。翌日小斂。太子叔寶哀頓俯伏。始興王叔陵以剗藥刀砍太子中項。長沙王叔堅手搯叔陵奪其刃。叔陵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叔堅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太子叔寶始卽位。後降隋。爲長城公。是爲陳後主。長城。今湖州府長興縣。東府。城名。在江寧府青溪橋東南臨淮水。晉會稽王道子領揚州。其宅在州東。故號東府。東城。卽東府城也。青溪。在江寧府治。吳鑿東渠。名青溪。溪有曲通潮溝。以洩元武湖水。

鑼鼓鬧。曲聲沉。金釵玉樹。

戰塵生。風刮倒。結綺臨春。

叔寶起結綺臨春望仙三閣。皆以沉香爲之。金玉珠翠爲飾。叔寶自居臨春。張貴妃名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日與僕射江總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名。結綺臨春望仙三閣。俱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

鍾陵山。大軍輸。蕭郎束手。

隋以總管賀若弼韓擒虎伐陳。陳以蕭摩訶爲都督。若弼攻京口。摩訶請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軍深入。壘塹未堅。可以襲之。又不許。任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但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臣徑襲六合。揚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亦不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苦請勿戰。孔範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乃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孔範摩訶軍以次而北。若弼引兵趣範。範以兵暫交即走。摩訶被擒。鍾山。卽蔣山。在江寧上元縣東北十八里。京口。今鎮江府。六合。縣名。屬江寧府。徐州。屬淮安府。白土岡。在江寧府東。賀若姓。弼名。擒虎。字子通。摩訶。字元胤。

朱雀門。擒虎入。文武逃奔。

任忠馳見叔寶。言敗狀。叔寶與金兩驂使募人出戰。忠曰。陸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叔寶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石子岡。在江寧府一十五里。

談王氣。誇天塹。賦詩縱酒。

初。隋軍臨江。叔寶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今日北軍。豈能飛渡耶。叔寶以為然。不為備。縱酒賦詩不輟。後叔寶至隋。隋主曰。此敗豈不由酒與作詩之功。

自有計。投智井。基業銷沉。

隋兵入。叔寶惶遽。將避匿。袁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叔寶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於井。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叔寶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又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旋執送長安。陳祚遂亡。智井。井無水也。景陽殿。在江寧上元縣治東北五甲臺城內。劉宋元嘉中所建。井即景陽井。一名胭脂井。陳後主與張孔二妃投其中。以避隋兵。後人名為辱井。金陵覽古曰。臺城內千福院。有小石地。言是景陽井。有古石井欄。其上有刻字。惟戒哉二字可辨。智。音淵。

天分割。三百年。乾坤瓜裂。

凡東晉起至陳後主止。凡二百七十七年。

半東西。半南北。兩下崢嶸。

經戰馬。骨如山。生靈齧醢。

動刀鎗。血混水。河洛羶羶。

隋文帝併周陳。寧南靜北。

楊堅篡周靜帝之位。是爲隋文帝。九年擒陳後主。而南北始混爲一。

總江山。歸一統。望想昇平。

此一段說南朝四家興發。

據偏方。些小地。何足云云。

南朝事。半邊天。長江隔界。

北朝君。同日月。再有評論。

按北史。魏居先。匈奴種類。

曹魏時。沙漠汗。入貢來賓。

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至可汗毛始強大。後十餘世。傳授詰汾。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立。曹魏景元二年。遣子沙漠可汗入貢。晉武帝咸寧元年。又遣沙漠汗入貢。晉元康六年。索頭分其國爲三部。使猗盧居定襄之盛樂故城。晉愍帝建興三年。以劉琨表請。詔進猗盧爲代王。三傳至什翼犍。

道武帝拓拔珪興於晉末。

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庶長子寔君殺諸弟。並弑犍。國中大亂。寔子珪尚幼。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珪從曾祖紇維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大會於牛川。卽代王位。改代稱魏。乘燕慕容氏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自將克中山。慕容麟走鄴。魏尋入鄴。

戊戌年卽帝位。建國平城。

晉安帝隆安二年戊戌。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十二月稱皇帝。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改元天興。是爲道武帝。平城。今大同府。

修制度。飾規模。天資信美。

珪初制冠服。命野朝皆束髮加帽。命鄧淵立官制。協音律。董謚制禮儀。王德定律令。鼂崇考天象。倣古制定郊廟祭享禮樂。分尙書三十六曹。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捷錄曰。魏主初政。規模制度。夙然改觀矣。

鍊金丹。崇左道。不算聰明。

儀曹郎董謚獻服餌仙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

雷震殿。怨神靈。疑心狠劣。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魏主服寒食散。藥發。躁怒無常。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懣。廢寢食。追記生平成敗得失。獨語不止。每

百官奏事至前。記其舊惡。輒殺之。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謬。皆以爲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親近。

殺人夫。奪人婦。敗壞人倫。

奸生子。夜踰牆。親行手刃。

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夫人使人密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弑珪。

犬羊心。終不善。天理難容。

發明曰。珪因賀氏之美。殺其夫而納之。紹之肆逆。得非餘惡之所鍾乎。善惡之報。捷如影響。不可誣也。

明元帝。討兇人。能行孝道。

珪長子齊王嗣。珪將立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子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不如且避。嗣乃逃匿於外。惟王洛兒隨之。至是聞變。遣洛兒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衆爭出奉迎。衛士執紹燔食之。乃卽位。是爲明元帝。

舉八公。同聽政。不棄先臣。

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政。時人謂之八公。又以尙書燕鳳逮事什翼犍。使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舊臣李先爲先帝所親信。令常宿於內。以備顧問。止車門。門

清郡縣討柔然諸邦助祭

明元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遂起為盜。明元先赦其罪，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明元討柔然，柔然圍魏師於牛川，魏主救之，可汗祖嵩走死。又擊可汗大檀，大檀走，魏兵追之，遇大雪乃還。有事於東廟，助祭者數百國。柔然北狄國，魏神元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眉，其主字之曰木骨閭，虜語首禿也，因為氏。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落，自號柔然，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動蟲，改其號曰蠕蠕。

控西秦奪宋境展到金墉

西秦王乞伏熾誓謂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吾將舉國事之，乃遣使入魏，貢黃金一百觔，并陳伐夏方略。初，劉裕克長安，魏遣使與裕和，歲聘不絕。及聞裕死，遣司空奚斤等攻宋滑臺，拔之。乘勝進逼虎牢，別遣將軍于栗磾取金墉，又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建南渡河，軍碭磔。宋兗州刺史徐炎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建等遂入青州，于栗磾攻金墉，河南太守棄城走，圍虎牢一百日，城陷，執司州刺史毛德祖，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滑臺，本春秋鄭之廩延邑，後魏置東郡，又改滑州。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高平，今兗州府濟寧州，金鄉，縣名，屬兗州府。金墉，在河南府洛陽縣故城西北角。虎牢，周闕名，在開封府汜水縣西二里。漢為成臯，唐為武牢，碭磔，今濟南府肥城縣。司州，今河南府。

太武帝儘英雄光南耀北

明元祖。太子燾立。是爲太武帝。燾鷲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將士畏服。咸盡死力。史斷曰。有魏之業。光過南北。

滅涼熙平夏國。整衆南侵。

太武以妹武威公主妻北涼王沮渠牧犍。牧犍通於其嫂李氏。李氏毒公主。太武乘傳遣醫救之。得愈。徵李氏。牧犍不遣。魏主自將討之。牧犍遣其弟董來拒戰。望風奔潰。太武至姑臧。分軍圍之。姑臧潰。牧犍降。太武猶以妹婿待之。後有告其與故臣交通謀反者。乃賜死。北燕王馮弘稱藩於魏。魏徵其太子王仁入朝。弘不肯遣質。魏使樂平王丕等伐燕。至和龍。弘密遣楊伊請迎於高麗。高麗兵至。大掠城中。弘帥龍城見戶東徙。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弘稱制讓之。高麗遂殺弘。並其子孫十餘人。北燕滅。太武聞夏主赫連勃勃殂。子昌立。諸子相圖。乃輕騎濟河襲統萬。昌方宴羣臣。魏師奄至。入西宮。焚其門。分兵四掠。太武曰。統萬未可得也。遣奚斤取長安。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太武復乘虛伐統萬。分兵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昌將步騎三萬出城。太武收衆僞遁。昌兵鼓譟追之。太武分左右以騎之。夏衆大潰。乘勢逐至北城。昌奔上郢。奚斤入長安。又進攻上郢。戰擒之。送昌於平城。太武以妹妻之。赫連定復稱帝於平涼。太武襲平涼。定走鶻觚原。畏魏人之逼。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吐谷渾王邀擊之。執定送魏。殺之。夏遂平。南侵。註見下。姑臧。縣名。故城在涼州衛東。高麗。外國名。統萬。夏赫連勃勃所築城名。今陝西寧夏衛。上郢。縣名。故城在秦州。吐谷渾。本燕慕容廆之兄。其子以父字爲氏。號其國曰吐谷渾。平涼。今府名。鶻觚原。今平府靈台縣。

應童謠。蒼龍年。開江飲馬。

宋文帝大舉侵魏。取碣磳。圍滑臺。太武自將救之。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宋將軍王元謨懼。退走。麾下散亡略盡。太武至彭城。使尙書李孝伯餉宋江夏王義恭。紹裘。餉宋武陵王駿。囊駝及騾。駿使長史張暢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太武引兵南下。城邑望風

奔潰。魏師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鈔掠無所得。聞盱眙有積粟。欲留爲北歸之資。留數千人守之。自帥衆南出。進次瓜步。聲言渡江。建康震懼。太武以囊駝名馬餉宋主講和。請婚。宋亦餉以珍饈異味。魏師還攻盱眙。宋將軍臧質與盱眙太守沈璞拒守。太武遣質書。質復書曰。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元謨退於東。申垣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乎。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一軍開飲江之路耳。魏大攻三旬不拔。乃退走。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與質云然。佛狸。太武小字。次年壬辰二月。太武被弒。瓜步。山名在揚州府儀真縣西四十里。盱眙。縣名。佛。音弼。

殘六州。丁壯盡。槩戲孩嬰。

魏凡破宋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盡加斬截。嬰兒貫於槩上。槩舞爲戲。

興道法。立天師。尊崇孔聖。

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授以辟谷輕身之術。又遇老子元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使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奉其書獻於太武。朝野多未之信。光祿大夫崔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對接。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太武欣然。使謁者奉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謙之又言。陛下以真君御世。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太武自詣道壇受符籙。改元太平真君元年。後侵宋南下。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五嶽之中嶽也。魯。今曲阜縣。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

禁巫術。毀佛教。剪滅沙門。

太武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崔浩素不信佛法。每言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盧水胡蓋吳叛。太武討之。至長安。入佛寺。見大有兵器。太武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闕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太武。悉誅境內沙門。焚毀金像。詔有司宣告征鎮。諸有像胡書。皆焚燒。沙門無少長。皆阬之。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好佛法。緩宣詔書。遠近得各爲備。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子遺。盧水胡。卽北地胡也。窟室。穴地爲室。以匿婦女。

笑崔浩比子房。自招赤族。

崔浩博極羣書。道武帝多問以異事。累官司徒。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而稽古過之。太武使與高允共撰國史。曰。務崇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鄒標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刻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太武怒。使有司按浩。命高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夸五族。允曰。浩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太武怒。命執允。太子拜請。意乃解。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詔誅浩。夸其族。按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司徒崔浩。拓拔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夸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特因史事發耳。若修史。直筆其職也。何至赤族。崔浩。字伯淵。武城人。高允字伯泰。渤海蓆人。

欽高允秉忠直。死不欺君。

太武使高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謹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太武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允對曰。浩所領事多。總裁

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武怒曰。允罪甚於浩。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太武問果如東宮所言乎。允曰。臣非當滅於殿下哀臣。欲苟其生耳。太武顧謂太子曰。直哉。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

能斬斷殺心多。先誅有悔。

太武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人已誅而復悔之。至是誅崔浩悔之。會宣城公李孝伯病。或傳已死。太武曰。宣城可惜。旣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信讒言。惑宗愛。天喪賢儲。

太武以太子晃總百揆。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遂搆其罪。太武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

奴欺主。再行凶。蕭牆禍起。

太子晃死。太武徐知其無罪。追悼不已。宗愛懼誅。遂弑太武。矯皇后令。立南安王余。愛爲宰相。總宿衛。專恣日甚。余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之。

隴西王誅賊子。奉立皇孫。

愛旣弑余而祕之。惟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密告殿中尙書源賀。賀乃與尙書陸麗定謀。使尼麗迎皇孫濬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弑南安王。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誅之。奉濬卽位。是爲文成帝。濬。太子晃之子也。源賀封隴西王。今鞏昌府隴西縣。

文成帝善安民。重興佛教。

初太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文成在位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太武晚年佛禁稍弛羣臣多請復之至是詔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於是羣之所毀率皆修復文成親為沙門下髮

察誣言誅有罪保護忠臣

詔以源賀為冀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文成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懼哉

獻文帝挺雄姿肅清朝野

文成帝殂長子弘立是為獻文帝弘聰睿夙成剛毅有斷即位時年十二馮太后稱制及親政後賞罰嚴明勤於為治史斷曰顯祖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日啓南服

好浮屠悅黃老厭世遺塵

傳位與五歲兒自稱太上

獻文好浮屠黃老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元理雅薄富貴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子推兄任城王子雲曰陛下方隆太平豈得上違宗廟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太尉源賀等皆附子雲議獻文怒變色中書令高允曰願陛下念周公抱成王之事獻文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命賀奉璽綬傳位與太子宏宏甫五歲羣臣奏曰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獻文從之徙居北苑崇光宮國大事乃以聞又建野鹿浮圖於苑中與禪僧居之

馮太后起邪謀酖死宮庭

馮太后有所幸李突。爲太上皇帝所誅。太后怒。遂密以鴆毒弑之。

孝文帝性寬慈。精勤庶務。

孝文帝名宏。友愛諸弟。始終無間。羣臣犯罪者。惟免死除名。多所寬宥。見道路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如班祿。均田。作辟雍。定樂章。詔賑貸。除逃亡。緣坐法。興文治。變胡俗。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史稱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

重文學。滅圖讖。儉素持身。

孝文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案。不忘講道。善屬文。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李冲李彪郭祚之徒。皆以文學見重。又禁圖讖。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旣非經國之典。徒爲奸邪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尤性甘儉素。衣冠浣濯而服之。罷尙方錦繡綾羅之工。宮室非不得已不修。鞍勒鐵木而已。

遷大駕入洛陽。改稱元氏。

孝文以平城地寒。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脇衆。遂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孝文戎服乘馬而出。羣臣皆以死諫。孝文曰。今者興發不小。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南安王楨進曰。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陽。此臣等願也。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徵穆亮營洛都。遂遷都焉。又下詔。以爲北方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殺中宮。誅太子。頗礙人倫。

孝文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菩薩。孝文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乃廢處後宮。及孝文自將禦齊。殂於穀塘原。遺詔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賜死。太子恂體素肥。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孝文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謀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孝文大駭。廢爲庶人。置於河南無鼻城。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遂賜恂死。立子恪爲太子。馮昭儀欲母養恪。恪母高氏暴卒。故立昭儀馮氏爲后。史斷曰。馮氏既出而復入。不當立也。孝文則復致宮中。使淫穢腥聞而夫婦亂。太子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孝文則聽讒言。直昇以死。而父子傷。

宣武帝任宗親奸邪亂政。

孝文帝殂。子恪立。是爲宣武帝。宣武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政左右。以外戚高肇及侍臣茹皓趙修等皆用事。修尤親幸。旬日間。屢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宣武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皆從。將軍茹皓有巧思。寵於宣武。弄權納賄。司徒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亦附於修。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宣武專委以事。時高貴嬪有寵。肇密弑后于氏及其子昌。遂立高貴嬪爲后。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舊制。削封侯。黜勳人。怨聲盈路。宣武叔父彭城王勰。固諫無立高后。肇怨之。譖於宣武。召宴禁中。夜遣武士齎毒酒殺之。魏政浸衰。瓚按宣武寵任。皆外戚嬖倖。若宗親多被誅戮。今謂任宗親。疑誤。

民生離反叛起國勢侵凌。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敝。有楊集。起集義。立武與氏王楊紹先爲帝。益州刺史王足叛奔梁。巴西城人斬軍主李仲遷。以城降梁。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推呂苟兒爲主。涇州民陳瞻。聚衆稱王。豫州刺史陳伯之。亦叛歸梁。京兆王愉。反信都。郢州司馬彭珍。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以城降。懸弧軍主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亦叛降梁。魏自是不復振矣。

孝明帝幼冲年承傳大寶。

宣武帝殂太子詔立是為孝明帝時年六歲。

胡太后稱制命穢德彰聞。

孝明帝母胡充華時為貴嬪元魏故事立子先殺其母魏自胡貴嬪始方不殺太子之母孝明初立時司徒高肇督軍侵梁益州侍中王顯謀矯高后命以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同為侍中領軍于忠聞之執顯於禁中殺之肇還入哭伏人於省下殺之廢太后高氏為尼尋弑之尊胡貴嬪為太妃即尊太妃為太后臨朝稱制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決始聽政猶稱令後稱詔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清河王曄美丰儀逼而幸之鄭儼初為太后父國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晝夜禁中每沐浴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惟得言家事徐紇先為清河王所厚亦得幸召為中書舍人兩人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中書令紇為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軍國詔令莫不由之又李神軌亦得幸於太后亦領中書舍人紇等惡侍中元順剛直出為太常卿順入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正供几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戮我彝倫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羽林軍焚近臣英雄竊歎。

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得預清品於是羽林虎賁作亂焚彝第仲瑀重傷走免拽彝捶辱而死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强者八人斬之餘不窮治懷朔鎮函使高歡素以任俠雄於鄉里至洛陽聞變還家傾資結客或問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懷朔鎮名在大同府朔州城北。

葛榮亂戒嚴討屢不成行。

魏盜賊羣起。所在皆叛。柔元鎮民杜洛周反於上谷。後葛榮殺杜洛周。併其衆。北趣瀛州。章武王融廣陽王深引兵距之。榮輕騎掩擊。皆爲所殺。自稱天子。進陷殷州。刺史崔楷死之。復陷冀州。孝明戒嚴北討。不果行。又戒嚴西討。皆不果行。廣陽故城在順天府良鄉縣東。殷州故城在衛輝府城西。瀛州今河間府。

爾朱榮賀六渾入清君側。

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強。劉貴等皆歸之。貴屬薦高歡於榮。榮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起謂榮曰。禦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以公雄武。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則霸業可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後聞孝明被弑。榮大怒。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醜毒致禍。又立女皇。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權。廢亂綱紀。願聽臣赴闕。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以高歡爲前鋒。歡小字賀六渾。

衆奸臣唆太后醜弑其君。

時嬖臣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封疆日蹙。孝明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凡事務爲壅蔽。母子嫌隙日深。孝明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召爾朱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密醜弑之。

臨洮釗纔三齡被沉水底。

初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至是僞立爲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卽位。釗甫三歲。爾朱榮兵發晉陽。胡太后遣李神軌帥衆拒之。別將鄭先護等守河橋。長樂王子攸潛自高渚渡河。會榮於河陽。榮立爲帝。先護等開城納之。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遣騎執太后及釗至河陰。沉之河。臨洮府名。屬陝西。河橋。在河南孟津縣。河陽。今懷慶府孟縣。河陰。縣名。屬開封府。長樂。魏郡名。今河間府冀州。

縱胡騎殺朝士至二千人。

子攸既立。以爾朱榮爲都督。封太原王。入洛陽。魏將軍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然之。至陶渚。引百官集於行宮。列胡騎圍之。責以肅宗崩。朝臣不能匡弼之罪。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等以下。死者二千餘人。

範黃金鑄不就帝王形像。

初。榮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子攸像成。故立之。至是榮令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遂遷子攸於河橋。置之幕下。高歡勸榮稱帝。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自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夜迎子攸還宮。叩頭請死。

肅宗嬪新皇后重耳辰嬴。

榮女先爲肅宗孝明帝之嬪。榮欲莊帝納以爲后。莊帝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晉文公在秦。懷嬴入侍。陛下獨何疑焉。遂立爾朱氏爲后。

孝莊帝志雄剛難禁劫制。

孝莊帝名子攸。爾朱榮所立。孝莊剛斷有謀。性勤政事。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莊帝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爾朱后尤妬忌。莊帝外逼於榮。內制於后。常怏怏不樂。

定計策。手刃了。天柱將軍。

時榮自爲天柱大將軍。榮下人皆陵侮莊帝。左右無所忌憚。城陽王徽。侍中李弼。勸莊帝誅榮。莊帝欲殺之。以太宰元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至。莊帝乃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曰。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若殺榮與天穆。而赦其黨。亦應不動耳。乃定計伏兵明光殿東。聲言皇子生。遣徽馳告榮。榮遂與天穆俱入。莊帝先橫刀膝下。李侃啼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即趨御座。莊帝手刃之。並殺天穆。

爾朱兆。合世隆。連兵向闕。

榮既被誅。榮從弟僕射爾朱世隆。是夜帥榮部曲走屯河陰。進攻河橋。魏散騎常侍李苗。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橋斷。世隆兵溺死甚衆。苗亦戰。赴水死。世隆收兵北遁。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長廣王粲卽位。世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同向洛陽。汾州。府名。屬山西。長廣。今山東登州府。

被幽囚。及其子。死在空門。

爾朱兆等輕兵涉河。騎叩宮門。宿衛乃覺。皆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莊帝鎖之。撲殺皇子。縱兵大掠。遷莊帝於晉陽。竟弒之三級佛寺。

粵恭朗。一年中。浮漚起滅。

初。爾朱世隆等於庚戌十一月起兵。推曷即位於長子。是爲敬帝。辛亥二月。世隆廢曷爲東海王。而立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冀州刺史高歡起兵信都。討爾朱氏。於辛亥十一月。立渤海太守元朗。是爲中興王。三主起滅。止共一年。長子。縣名。屬潞安府。渤海。今河間府滄州。信都。今省入冀都。屬真定府。

高丞相扶孝帝自總朝廷。

高歡立朗。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擊滅爾朱。幽節閔於崇訓佛寺。旋弑於門下省。復廢主朗而更立平陽王修。孝莊孫。廣平王之子。是爲孝武帝。歡自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縱蛟龍得雲雨。掌兵六鎮。

初。爾朱兆與高歡。誓爲兄弟。時賊帥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心腹使統之。兆遂使歡統六鎮兵。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長史慕容紹宗諫兆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發歡。并。今太原府。肆。即忻州。六鎮初魏太武破柔然高車列置降人於漠南分爲六鎮。曰沃野。懷朔。武川。薄骨律。懷荒。禦突。

滅爾朱調番漢善任知人。

高歡屯壺關。河北大使高乾迎歡入信都。共起兵以討爾朱兆。歡遂詐爲書。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調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行。故使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勵。歡曰。與爾俱爲失鄉客。不意在上徵發。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遂推歡爲主。進擊爾朱兆於鄴。破之。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曰。漢民是汝奴。令汝溫飽。汝何爲凌之。語華人曰。鮮卑是汝作客。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歡知人善任。文武咸

樂爲用。壺關縣屬潞安府。步落稽，匈奴別種。晉時劉淵五部之苗裔，居河東之西曲。

納君后復夸婚健誇兩婦

歡納孝莊后爾朱氏爲妃。蠕蠕又娶以公主。妃迎之，公主仰射翔鳴。妃斜射赤烏，皆中。歡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矣。蠕蠕卽柔然。

任敖曹倚彭樂勇冠三軍

初，河北大使高乾起兵討爾朱氏，以冀州迎歡。乾弟敖曹不從。歡使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敖曹馬稍絕世，歡任以爲將，所向無前。時鮮卑共輕華人，惟憚敖曹，歡號令將士，嘗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爲華言。嘗詣丞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射之，歡知而不責，累官司徒。歡與魏宇文泰戰於邙山，歡將彭樂以數十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泰督將僚佐四十人，諸軍乘勝大破之。歡更樂追泰，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怒其失泰，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黑獺，宇文泰字。

剛兩載足疑心逐君背叛

歡立孝武甫二年，侍中封隆之言於歡曰：斛斯椿等必構禍亂，孫騰泄其言。椿白孝武，隆之及騰皆逃就歡。孝武遂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歡覺其意，表曰：臣爲嬖佞所間，一旦受疑，陛下若垂信赤心，願賜對量，亟令廢出。孝武下制書，數歡罪惡。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爲名。以高敖曹爲前鋒，孝武亦親勒兵屯河橋，以椿爲前驅。使椿與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遂以軍降歡，歡引軍渡河，斌之與椿爭權，遂給孝武曰：歡兵已至，孝武卽召椿還。明日，西奔長安。歡遂入洛陽，推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潁川，魏改爲鄭州，今潁州，清河縣名，屬廣平府。

大將軍宇文泰挾入咸秦。

宇文泰初爲夏州刺史。陳悅等殺秦州刺史賀拔岳。軍無主。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宜奉爲王。乃迎泰統其軍。至是歡反。將軍王思政言於孝武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弗克。孝武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輿駕。孝武即以泰爲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及歡兵渡河。孝武西奔。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遠迎。又備儀衛。自迎謁於東陽驛。孝武謂泰曰。朕不德致寇。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遂入長安。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夏州。今陝西寧夏衛。秦州。屬鞏昌府。魏雍州。今西安府。

因內亂。酒盃中。遭逢鳩毒。

孝武閨中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孝武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死。

孝文孫元寶炬繼武稱尊。

宇文泰奉南陽王寶炬即位。寶炬。孝文之孫。京兆王愉之子。是爲文帝。京兆。今西安府。

歡拜表入洛陽。手扶善見。

歡自發晉陽。凡四十啓。孝武皆不報。及孝武奔長安。歡自追迎之。不及而還。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期。則社稷不可無主。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孝武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謂亶曰。欲立王。不若立王之子。遂立其世子善見爲帝。是爲孝靜帝。魏都洛陽。謂之京師。故曰京洛。

駐鄴都稱東魏別立乾坤

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奉靜帝遷都於鄴。是為東魏。

從此後兩交兵互相勝敗

東魏高歡。西魏宇文泰。互相攻伐。勝負不常。

韋孝寬守金墉渤海銷魂

東魏以高歡為大丞相。渤海王歡悉衆伐西魏。泰以韋孝寬為并州刺史。守玉璧。歡至。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使祖瑛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八萬人。歡智力俱困。因而發病。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勸歌。自和之。哀感動人。玉璧。城名。在平陽府稷山縣西南。孝寬。名叔裕。以字行。杜陵人。瑣按魏大統四年戊午。王思政以玉璧險要。請築城以鎮之。後大統十二年丙寅。韋孝寬守玉璧。歡圍而攻之。茲云金墉。疑誤。

高澄死。弟高洋弒君篡國

高歡卒。世子澄繼之。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京與其黨謀作亂。會澄與陳元康等屏左右謀受禪。京進食。實刀盤下。殺之。弟太原公洋入。討斬之。靜帝聞之。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威權當復歸帝室矣。至是洋以重兵。皆在并州。欲早如晉陽。入謁靜帝。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靜帝

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洋自爲丞相，封齊王，至鄴。作園邱，備法物，使侍中張亮逼靜帝禪位。靜帝斂容曰：推挹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以故轎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僚拜辭，遂遷於北城。廢爲中山王。洋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恆爲之嘗飲食，護視之。洋飲公主酒，使人鳩王殺之，并其三子，葬於鄴西。後忽掘而投之漳水。

西文皇捐社稷，嗣子欽承。

西魏文帝竇炬，太子欽立，是爲廢帝。

宇文泰弒其君，復其本姓。

欽謀誅泰，事泄，泰廢之，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是爲恭帝，泰尋殺欽。

齊王廓立三載，貶宋稱公。

宇文泰卒，世子覺繼之，自爲周公，尋廢恭帝廓爲宋公而篡位。廓在位三年，後爲宇文護所弒。

拓跋氏析爲二一十六主。

魏自高歡立善見而魏東，宇文泰立竇炬而魏西，合計元魏東西共十六主。

宋齊梁同歲月百六十春。

魏自拓跋珪起晉安帝戊戌。至恭帝廓。終梁宣帝丙子。凡歷南朝宋齊梁。共一百五十九年。

北齊者自高洋奪之東魏。

東魏齊王高洋。使侍中張亮等見靜帝。逼以禪位。靜帝使彭城王韶奉璽綬於齊。遂即位。國號齊。改元天保元年。

號文宣居晉冀築起長城。

洋立。是為文宣帝。都於晉陽。初。自黃檀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後又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恆州。九百餘里。又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三千餘里。又長城內築重城。凡四百餘里。晉冀。今山西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春秋為晉。秦曰晉陽。

初時節算英明神謀比父。

初。洋為太原公。內明決而外如不慧。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衆皆大驚。父歡。先謂長史薛琚曰。此兒識慮過吾。比父又註見下高歡不死。

拒黑獺破柔然行陣躬親。

洋稱帝。魏太師宇文泰伐之。自弘農為橋濟河。至建州。洋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引還。柔然寇齊肆州。洋自討之。至恆州。柔然散走。洋以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洋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出。柔然走。追擊敗之。令都督高阿那肱帥騎塞其走路。阿那肱以兵少請益。洋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洋初立時。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黑獺。宇文泰字。東城。未詳。惟南陽府城北。舊有濠縣城。俗呼東城。肆州。今忻州。恆州。今真定府。

黃瓜堆
地名

貪酒色漸昏狂酣歌醉舞

齊王數年後。漸以功業自矜。嗜酒淫佚。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納娼婦薛氏。有寵。旣而無故斬薛氏。藏首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於枰上。一座大驚。復收取流涕。載尸以出。披髮步哭。而隨之。嘗欲殺趙道德。道德曰。臣於地下啓先帝。諭此兒酣醜。不可教訓。洋默然而止。

露身形塗粉黛剪刈宗親

洋肆行狂暴。袒露形體。面塗粉黛。街坐巷宿。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洋問何物最黑。左右曰。無過於漆。洋以上黨王浚。於兄弟第七。執之。永安王浚入朝。從幸東山。洋裸裎爲樂。浚進諫。及還州。又上書切諫。洋馳驛收之。與浚皆盛以鐵籠。寘於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洋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顫。洋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曰。猛虎安可出穴。洋使左右刺之。浚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上黨。今潞安府。

逼親嫂亂人倫刀環築姪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從。當殺爾子。后懼從之。旣而有娠。其子太原王紹德有怨言。后慙。由是生女不舉。齊主詎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當卽對后以刀環築殺紹德。璜按昭信李后。卽高洋之后。刀環殺姪。係武成帝高湛事。非高洋事。又按洋兄澄后元氏。魏靜帝之妹。洋昏狂曰。兄昔奸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升庵或因逼嫂而誤入築姪於此。李后名祖娥。

臨死來。懦兒憐也。自傷心。

洋嗜酒成疾。屢云太子殷性懦。終當傳位於常山王演。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洋歎息而止。及病篤。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尙幼。人將奪之耳。又謂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遂殞。正道。太子殷字。常山。今真定府。

齊廢帝。一年來。常山下手。

洋俎。子殷立。是為廢帝。在位一年。常山王演廢為濟南王而自立。後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使長廣王湛守鄴。送濟南王於晉陽殺之。濟南。府名。屬山東。

孝昭皇馬跌死。報應分明。

演。文宣之弟。是為孝昭帝。初。演欲篡位。言於妻太后。太后從之。下令廢殷為濟南王。以常山王入纂大統。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至是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演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

武成帝繼其兄。殺其猶子。

武成帝名湛。先為長廣王。初。孝昭欲立湛為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為太子。湛心不平。至是演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演俎。湛至晉陽即位。封百年為樂陵王。河清三年六月。白虹貫日。武成欲以百年厭之。遣左右捶殺之。棄諸池。池水盡赤。

斛律妃握寶玦。哀慘難聞。

初百年聞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及百年被殺。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僕射斛律光自擊之。乃開。

和士開通胡后反誅龍子。

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爲武成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通於胡后。後武成殂。後主深委任之。以爲尙書令。威權日盛。忌後主弟琅邪王儼。欲出之於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儼令子宜彈其罪。侍中馮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後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執士開送臺儼斬之。後主急召斛律光。光聞之。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凡。因引儼請於後主。求寬儼罪。後主以力環築其辯頭。良久乃釋之。後陸令萱說後主曰。琅邪聰明雄勇。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後主乃召儼。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年十四。遺腹四男。俱幽死。按此乃後主時事。龍子。儼小字。

四年餘稱太上。傳與東宮。

武成在位四年。祖珽說和士開曰。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宜說主上。令皇太子早踐大位。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請君微說主上。班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上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以上應天道。武成遂傳位太子緯。羣臣上尊號爲太上皇帝。

後主緯自稱呼無愁天子。

後主名緯。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稱之爲無愁天子。

百升飛高山倒敗壞家門。

斛律光爲左丞相，封咸陽王，數以祖珽勢傾朝野，光惡之，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由是與珽等有隙。光弟羨爲幽州刺史，突厥畏之。周章孝寬密爲諂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諂曰：高山不推自崩，榭葉不扶自舉，令謀傳之於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等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成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諂言甚可畏也。遂勸後主遣使，賜光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後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二子。遣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並廢斛律后。周主聞之，爲赦其境。明月，光字，豐樂，光弟羨字，突厥，北狄種名。盲老公，祖珽，嘗因罪置地牢，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以致喪明。

陸令萱穆提婆一班邪佞。

宮婢陸令萱，坐其夫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後主在纏襪，令萱養之，巧點善取媚，有寵。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後主以令萱爲女侍中，其子提婆冒姓穆，斛律后廢，令萱欲立穆昭儀爲后，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後主，立兄女胡昭儀爲后，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勸後主立之。一旦忽以后服被穆昭儀，坐之帳中，謂後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乃更立穆昭儀爲右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削其髮，送還家。自是令萱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賜與傾府藏，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生殺與奪，惟意所欲。以提婆錄尙書事，與高阿那肱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盡國害民，日月滋甚。及陳師伐齊，陷壽陽，擒刺史王琳，後主憂之，提婆等曰：本是彼家物，任其取去，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爲。後主

大喜。復酣歌狂舞不輟。龜茲國西域小國。在大宛國西。天竺國東。穆后名舍利。小字黃花。

馮小憐號續命攻戰偕行

馮淑妃名小憐。穆后從婢也。穆后寵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淑妃慧黠。後主惑之。坐同席。出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攻平陽。後主獵於天池。告急者三至。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後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及周師還。齊軍進圍平陽。作地道急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後主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搃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後主以淑妃爲有功。將立爲左皇后。令使馳取禕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遂與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以皇后衣至。後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乃去。天池惟太原府靜樂縣東北燕京山。上有天池。方一里餘。洪洞戍。疑卽平陽洪洞縣。

少不得算周朝生擒父子

周主入平陽。後主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斛律孝卿請親勞將士。且曰。宜慷慨涕泣。以感激人心。後主旣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後主禪位於太子恆。年纔八歲。後主自爲太上皇帝。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後主從百餘騎東走。周遣將軍尉遲勤追之。後主使高阿那肱守關。自與穆后馮妃幼主等十人奔青州。欲入陳。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後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後主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降。周師奄至青州。後主囊金繫鞍後。尉遲勤追及后妃幼主。盡擒之。並胡太后送鄴。

至長安。差按舞。剪滅無存。

周執後主送長安。封後主緯為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等反。殺緯。並其宗族皆賜死。溫。縣名。屬懷慶府。

後周朝宇文覺稱尊孝閔。

西魏恭帝。以岐陽之地封宇文泰子覺為周公。覺篡位。建國號為周。是為孝閔帝。

仗尊翁為冢宰。西魏權臣。

覺父泰。先為賀拔岳司馬使。鎮夏州。岳死。泰統其軍。遂定秦隴。值魏孝武逼於高歡。由洛陽來奔。泰迎入長安。是為西魏。泰以漢魏官繁。依周禮定六官為太師太冢宰太傅大司徒太保。太宗伯及大司馬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泰自為太師太冢宰。封安定公。內外大權。一稟於泰。安定。今平涼府涇州。

丁丑年稱天王長安即位。

一年餘遭叔父奪與其兄。

初。泰尙魏孝武妹馮翊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大司馬有疑。僕射李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何所疑。遂立覺為世子。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子皆幼。天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恭帝三年丙子十月。泰卒。覺嗣位。年十五。封周公。恭帝四年丁丑正月。護以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冊璽。禪位於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封為宋公。以周公即位。稱天王。護為大司馬。自為太冢宰。覺立一年。惡護之逼。與司會李植等謀誅護。植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

護。護遣住國賀蘭祥逼覺遜位。幽於舊第。廢爲略陽公。尋弑之。立覺庶兄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卽天王位。

璜按中山公護輔政。衆莫服。謀於大司寇于謹。謹對衆定策云。定安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謹起拜。衆亦拜。是護乃泰兄子。於覺爲兄弟。今作叔。似誤。于謹。字思敬。

明皇毓立四年。仍逢毒弑。

武皇邕能果斷。內難奪平。

毓立。是爲明帝。立四年。護憚毓敏明有識量。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糖餽而進之。將歿。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邕立。是爲武帝。時護第兵衛盛於宮闕。邕深自悔匿。詔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先斷後聞。邕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與同母弟衛公道等定謀。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聽。因出懷中酒酷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邕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護旣誅。邕始親政。明察果斷。用法嚴峻。雖骨肉無所寬借。故將士畏威。樂爲之死。

大作爲任賢才。恤民愛士。

尹氏曰。周高祖誅鋤大愆。除積年根據之惡。於俄傾之間。蓋其韜藏晦匿於十有餘年之久。有所不動。動則必成。此其神機密運。果有大過人者。親政後。聽覽不倦。勞謙接下。養老太學。尊禮于謹。北面受言。滅齊之日。齊博士熊安生遽令掃門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爾武皇幸其家。執手引與同坐。給安車駟馬以自隨。毀宮室壯麗者。雕斲之物。並賜貧民。布寬大之詔。

多所蠲免。
安生，字植之。

待將卒親執手剪滅齊隣。

武帝每行兵，步涉山谷，待將士有恩，親履行陣，執手慰勞。將卒咸樂爲之死。自將伐齊，擒齊後主父子，出齊宮中珍寶，及宮中女二千人，班賜將士。滅齊計見前生擒父子句下。

宣帝贊逞淫刑盤遊浪蕩。

宣帝贊，武皇太子。嘗令討吐谷渾，軍中多失德。大將軍王軌舉奏，武皇杖之。至是武皇伐突厥，以疾留雲陽宮驛，召宮正宇文孝伯，以後事付之。贊卽位，卽逞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先是王軌因內宴，捫武皇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至是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言捫鬚事，遂殺軌。忌叔父齊王慧屬尊望重，使孝伯圖憲。孝伯力諫，宣帝使于智誣憲有異謀，殺之，並殺孝伯。居喪卽恣聲戲百樂，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宴飲沉湎，遊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捶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後又加至二百四十。

倚中官立五后暗啞而崩。

晉驕侈沉湎，書奏俱付宦者。又以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旋傳位於太子闡。以所居稱天台，自比上帝，稱天元皇帝，立妃朱氏爲天元皇后。後改朱氏爲天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後又以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共五后。恣情宴樂，淫戲無節，及病瘖不能言，遂崩。朱氏名滿月，元氏名樂尙，陳氏名月儀，楊氏，堅女，名麗華，尉遲妃，名熾繁。

靜帝闡受親傳。彎拴二載。

一家兒。齏粉在外。祖隋文。

天元瘖不能言。小御正劉昉。見闡幼冲。以楊后父堅有重名。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楊后雖不預謀。然恐權在他族。聞之亦喜。天元崩。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闡入居天台。是爲靜帝。以堅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堅秉權二年。自爲相國。進爵隋王。加九錫。旋篡位。闡居別宮。堅稱帝爲隋文帝。廢闡爲介國公。廢女周太后楊氏爲樂平公主。尋弒闡。盡滅宇文氏之族。楊堅本封於隨。後有天下。以周齊之間。奔走不寧。去走爲隋。用修曰。隋。徒卧切。音惰。字從左從肉。裂肉也。隨從走。安步也。其音既去隨而就惰。其義則捨安步而就裂肉。豈非凶終之兆乎。介。後周州名。今山西汾州。樂平。縣名。屬太原府。

齊五主。僅盤桓二十八載。

齊自高洋傳至後主。凡五主。共二十八年。

宇文周。同天日。少二年春。

周自宇文覺傳至靜帝。凡五主。共二十六年。

周取齊。四年後。楊堅篡國。

周武帝建德丁酉正月滅齊。至靜帝大象辛丑二月。楊堅篡位。凡四年。周後齊稱帝五年。

論興亡。同一轍。枉鬧乾坤。

到頭一枕南柯夢。

苦殺無辜四海民。

颯颯西風渭水。蕭蕭落葉長安。英雄回首北邙山。虎鬪龍爭過眼。閒看壩橋

楊柳。淒涼露冷風寒。斷蟬聲裏凭闌干。不覺斜陽又晚。西江月

明朝又有新條在。

惱亂春風卒未休。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六

第六段 說五胡 點絳脣

暮鼓晨鐘。春花秋月何時了。七顛八倒。往事知多少。昨日今朝。鏡裏容顏老。千年調。一場談笑。幾箇人知道。詩曰。

百歲光陰似水流。千年計策爲誰憂。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馬力牛筋爲子孫。龍爭虎鬪鬧乾坤。戰塵摩撚英雄老。殺氣薰蒸日月昏。千載幾人傳後代。百年誰主調征魂。孔明若曉其中意。高臥南陽緊閉門。

翰苑才人詩少詠。草堂詞客話重論。昨宵說到題詩處。今日推敲出妙音。春夏秋冬排景致。風花雪雨鬪鮮新。秦城哭毀悲姜女。胡馬嘶寒痛李陵。話到感傷堪墮淚。唱來哀怨每攢心。指陳是否依前古。剖判賢愚警後人。夜雨滴

醒懷國夢。春風吹起馬蹄塵。風敲玉馬閒中聽。雨滴金階靜裏聞。靜裏乾坤千古意。閒中日月四時春。高人要識閒中景。聽撥冰絃譜好吟。

話說過南北史。上是大節目。中間又有五胡擾亂。所謂五胡者。鮮卑匈奴氐羌羯五等不同。自西晉武帝己亥咸寧五年。以劉淵爲左部帥。時有巴西氏人李特。入據成都。至晉惠帝甲子永興元年。劉淵稱漢帝。李特號成王。自後五胡相繼而起。擾亂世界。至南宋文帝己卯元嘉十六年。北魏太武皇帝拓拔燾滅了北涼沮渠牧犍。才方盡絕。前後一百七十八年。又過一百四十三年。隋文帝辛丑開皇元年。併周滅陳。北朝盡絕。前後胡羌擾亂天下。共三百二十三年。正所謂氏羯縱橫。鯨吞北海。南朝冗冗。虎據金陵。四海生靈。不勝塗炭。五胡之國。號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共一十六國。蜀漢居先。二趙繼之。涼秦燕夏。迭興迭滅。共計稱尊建號者六十七人。今將大略敘之。

蜀國李特。巴西人。西晉惠帝時據成都。相傳六主。曰李雄。

建興平

玉衡

李班。李期。

恆玉

李壽。漢興李勢。太和嘉寧共四十六年。東晉穆帝遣桓溫滅之。

前趙劉淵。匈奴人。西晉武帝時據平陽。元熙鳳河瑞傳劉和。劉聰。光興建元麟嘉劉粲。劉

曜。光初曜改稱趙。凡五主。共二十六年。石勒滅之。按劉淵稱漢帝。今以淵為前趙。別於後趙。石勒則劉曜應云改漢稱趙。

後趙石勒。羯人。劉聰之臣。晉元帝時滅劉曜。據襄國。太和建平傳石弘。石虎。延熙石虎。建武太寧

石世。石遵。石鑿。青龍凡六主。三十六年。其臣冉閔滅之。

前涼張軌。安定胡人。晉懷帝時為涼州牧。傳張實。用建興年號張茂。永元張駿。太元張重

華。永樂張元靚。太始張天錫。凡七主。共七十六年。苻堅滅之。

前秦苻洪。略陽氐人。晉穆帝時。子苻健據長安稱帝。黃始傳苻生。壽光苻堅。永興建元

苻丕。太安苻登。太初凡六主。共四十四年。其臣姚萇之子姚興滅之。

後秦姚萇。赤亭羌人。苻堅之臣。弒主據長安。白雀建初傳姚興。皇初姚泓。永和凡三主。

三十四年。晉安帝時。劉裕滅之。西秦乞伏國仁。鮮卑人。苻健之臣。據金城。建義傳

至弟乾歸。太初更始又傳熾磐。永康建弘暮末。永弘凡四主。前後共四十六年。赫連勃勃滅之。

夏國赫連勃勃。匈奴人。晉安帝時。在姚興手下。據朔方統萬。背秦而稱天王。龍升

鳳翔昌傳赫連昌。承光赫連定。勝光凡三主。二十二年。北魏太武帝滅之。

後涼呂光。略陽氐人。苻堅之臣。據姑臧。龍飛傳呂紹。呂纂。咸寧呂隆。神鼎凡四主。一十

八年。姚興滅之。

南涼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呂光之臣。據廣武。太初傳其弟利鹿孤。建和儁檀。弘昌嘉平

凡三主。十九年。乞伏熾磐滅之。

前燕慕容廆。昌黎鮮卑人。晉初為都督。其子慕容皝據鄴都。傳慕容儁。元璽光壽慕

容暉。建熙凡四主。八十五年。苻堅滅之。

後燕慕容垂。皝之子也。為苻堅之臣。叛秦而據中山。建興傳之慕容寶。永康慕容盛。

建平長樂慕容熙。光始凡四主。二十五年。其臣馮跋滅之。

北燕馮跋。信都胡人。後燕之臣。叛據昌黎。太平其弟馮弘。太興繼之。凡二主。二十八

年。魏太武滅之。

西燕慕容冲。慕容垂之弟。據平陽自立。更始傳之慕容忠。慕容永。中興三主。共十年。慕容垂兼之。

南燕慕容德。垂之弟。復據廣固自立。建平傳之慕容超。太凡二主。十一年。晉劉裕滅之。

西涼李暠。燉煌胡人。後涼呂氏之臣。建初傳其子歆。嘉興其二主。二十五年。沮渠氏滅之。

北涼沮渠蒙遜。盧水胡人。事呂光。又臣段氏。又臣晉臣魏。後據張掖郡。天璽安元始永承元義和承元傳子牧。牧。隄。永凡二主。三十九年。魏太武滅之。

凡此共十六國。謂之五胡雲擾。中間賢愚不等。略舉大端。南北史。亂紛紛。三百餘載。

南北史。李延壽撰。自晉惠帝永興甲子劉淵稱帝。至隋文帝開皇辛丑。南北始一。共三百二十三年。
五胡人。十六國。據土稱尊。

期驕唐日甚。忌李壽威名。以為車騎將軍。使出屯涪城。壽李驥之子。雄之弟也。起兵襲成都。壽子勢時為翊軍校尉。帥衆開門納壽。壽遂克成都。屯兵宮門。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為縣公。幽之。期自縊。壽篡位。涪城。今成都綿州。

自為君。改國號。漢主中興。

壽自稱帝。改國號漢。改元漢興。

太子勢既登朝。殺其弟廣。

壽卒。太子勢立。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襲廣於涪城。廣自殺。

晉桓溫一燭火。束手遭擒。

勢驕淫。不恤國事。晉桓溫帥師伐之。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勢悉衆出戰於窄橋。溫大破之。乘勝長驅。縱火燒其城門。勢遂降。送建康。封歸義侯。而漢亡。窄橋。在成都府西四里。

同世界。漢劉淵。匈奴部帥。

晉武帝咸寧中。李特劉淵同時分據。惠帝永興元年。淵稱漢帝。李稱雄成。都王。此二國創立最先。初。南單于自謂其先主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曹操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南匈奴為五部處之。并州境內。以左賢王劉豹為左部帥。至晉咸寧五年。豹卒。豹子淵為左部帥。呼廚泉。南單于王名。劉淵叔祖也。

晉懷時稱漢帝祖漢爲君。

初晉太弟穎表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從祖右賢王宣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呼延攸詣穎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東瀛公騰等兵起。淵請帥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淵歸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尋稱漢王。淵曰。昔漢久長。恩結於民。吾漢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及。其建國號曰漢。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至晉懷帝永嘉戊辰。淵遂稱帝。

擁大衆據平陽威加塞上。

初淵至左國城。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遂都左國城。後胡晉歸者愈衆。復徙都蒲子。及稱帝。太史令宣于修之以星變言于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史斷曰。蓋起之衆。輻輳歸之。石勒王彌之輩。皆北面稱臣。平陽府名隸山西。蒲子今平陽府隰州。

子劉和方卽位見弑於聰。

淵寢疾。以子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淵卒。太子和卽位。和性猜忌。恐聰權重。不利於已。率兵攻聰於單于臺。不克。聰卽弑和而自立。

聰得志聽兇兒芟除骨肉。

聰以子粲爲相國。粲與太弟又有隙。與靳準等計。使謂父曰。適逢中詔。云京師有變。宜衷甲以待。父信之。準等白聰曰。太弟將爲亂。自與宮臣皆衷甲矣。聰使探之。果然。命準誅其官屬。廢粲。又爲百部王。粲尋使準弑之。

入洛陽擒晉主九載而薨。

晉永嘉五年。聰使呼延晏石勒等寇洛陽。克之。擒晉懷帝。建興三年。使劉曜陷長安。擒晉愍帝。聰在位凡九年。

子劉粲殺叔父宣淫庶母。

聰寢疾。以上洛王景濟南王驥輔政。太子粲即位。改元漢昌。聰后靳氏樊氏宣氏王氏。俱年未二十。有色。粲皆烝焉。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近聞上洛濟南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即除之。粲不納。準使二靳氏復乘間言之。粲遂收景驥殺之。國事一委於準。上洛。縣名。今西安府商州。濟南。府名。屬山東。

一家門遭靳準。駢死宮庭。

粲荒淫不道。靳準執粲弑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

弟劉曜滅靳家改稱前趙。

曜。聰之弟。淵之族子。早孤。養於淵。時爲大司馬。封始安王。聞靳準之亂。起兵長安。與石勒共討準。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漢將軍喬泰等斬準。推靳明爲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勒進兵攻明。明奔漢。曜收靳氏男女皆斬之。先曜聞亂。進軍至赤壁。遂即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爲趙公。後徙都長安。改國號趙。赤壁。水名。源發平陽府趙城縣霍山西南。流至岳陽縣西漏崖入地。過南三十里。復出合澗水。

歷戰征射貫鐵。雄武馳名。

曜幼聰慧。及長。雄武魁偉。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聰常以爲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張茂降。難當服。稱臣納貢。

曜西擊涼州張茂。茂遣使稱藩。曜封茂爲涼王。曜親攻氏羌楊難敵。難敵退保仇池。遣使稱藩。曜以爲武都王。武都仇池。皆郡名。今總爲鞏昌府成縣。

瑣按楊難當於宋元嘉六年廢武都王楊元子保宗。而自立爲大秦天王。此應屬楊難敵。當字誤。

志驕酣。被石勒。一戰而擒。

後趙王石勒遣石虎攻趙蒲阪。曜自將救之。虎敗。曜遂攻金墉。勒命石堪等會衆陽。自統步騎濟自大塢。至成臯。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忽知勒自來。色變。使人撤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勒率步騎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曜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出閭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陣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擒。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矣。曜至襄國。勒殺之。曜子熙立。次年亦沒於趙。前趙遂亡。蒲阪。今平陽府蒲州。成臯。今開封府汜水縣。鞏訾。皆縣名。鞏。卽河南府鞏縣。洛西水之西也。

石勒氏。據襄國。時稱後趙。

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并州飢。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被掠。賣爲茌平人師權奴。權奇其狀而免之。勒乃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爲盜。及公師藩寇掠趙魏。桑等赴之。後爲晉苟晞所敗。桑死。勒降漢。劉淵任以爲將。所向皆克。張賓謂勒曰。鄴有三臺之固。宜據之以營河北。河北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矣。時晉劉琨以兄子演鎮鄴。賓曰。攻之末易猝拔。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勒

遂進據襄國。晉太興二年。勒遂與曜絕。曰：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耶？自稱趙王。是爲後趙。上黨。今山西潞安府武鄉縣。屬沁州。羯本單于別部。散居上黨武鄉者。因號焉。

荏平。縣名。屬山東東昌府三臺。前臺名銅爵。魏曹操築。在彰德府臨漳縣治南。中臺名冰井。在縣治西南。後臺名金虎。亦在西南。南北聯屬。各高四十餘尺。襄國。今北直隸順德府。石

勒。字世龍。

十四歲入洛陽。倚嘯東門。

勒年十四。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有奇志。恐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勒已去。

大英雄。環甲冑。幾平海內。

勒躬環甲冑。所向莫敵。用兵如神。

任張賓。呼右侯。特重謀臣。

中邱人張賓。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子房。初。勒狗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其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勒用以爲謀主。及勒卽位。加賓大執法。封濮陽侯。呼曰右侯。而不名。

志磊落。喜聽書。羞談曹馬。

勒問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曰：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

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嘗聽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稱天王。剛四載。老病身傾。

太子弘。止一年。遭逢石虎。

晉咸和五年庚寅二月。勅自稱大趙天王。立世子弘爲太子。子宏爲大單于。以從子虎中山公爲太尉。虎怒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待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至九月。勅自稱皇帝。至癸巳七月。勑病卒。弘卽位。虎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次年。弘自齋壘。詣魏宮請禪位。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耶。弘流涕還宮。謂程太后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尙書奏請依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不可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弘爲海陽王。自稱居攝天王。中山。今眞定府定州。

殺其身。及其母。負痛難伸。

石虎先殺太后劉氏。後幽弘及太后程氏。尋皆殺之。

石虎氏。自稱尊。連屠親子。

晉建武丁酉。虎稱趙天王。建元己酉。虎卽帝位。虎太子邃。素驕勇。虎愛之。嘗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弟兄殘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旣而邃驕淫殘忍。虎亦荒耽酒色。喜怒無

遂進據襄國。晉太興二年，勒遂與曜絕曰：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耶？自稱趙王。是爲後趙。上黨，今山西潞安府武鄉縣，屬沁州。羯本單于別部，散居上黨武鄉者，因號焉。

荏平，縣名，屬山東東昌府三臺。前臺名銅爵，魏曹操築，在彰德府臨漳縣治南。中臺名冰井，在縣治西南。後臺名金虎，亦在西南。南北聯屬，各高四十餘尺。襄國，今北直隸順德府石

勒，字世龍。

十四歲入洛陽，倚嘯東門。

勒年十四，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有奇志，恐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勒已去。

大英雄，擐甲胄，幾平海內。

勒躬擐甲胄，所向莫敵，用兵如神。

任張賓，呼右侯，特重謀臣。

中邱人張賓，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子房。初，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其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勒用以爲謀主。及勒卽位，加賓大執法，封濮陽侯。呼曰

右侯而不名。

志磊落，喜聽書，羞談曹馬。

勒問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曰：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

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嘗聽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稱天王。剛四載。老病身傾。

太子弘。止一年。遭逢石虎。

晉咸和五年庚寅二月。勅自稱大趙天王。立世子弘爲太子。子宏爲大單于。以從子虎中山公爲太尉。虎怒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待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至九月。勅自稱皇帝。至癸巳七月。勅病卒。弘卽位。虎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次年。弘自齋壘。詣魏宮請禪位。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耶。弘流涕還宮。謂程太后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尙書奏請依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不可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弘爲海陽王。自稱居攝天王。中山。今眞定府定州。

殺其身。及其母。負痛難伸。

石虎先殺太后劉氏。後幽弘及太后程氏。尋皆殺之。

石虎氏。自稱尊。連屠親子。

晉建武丁酉。虎稱趙天王。建元己酉。虎卽帝位。虎太子邃。素驕勇。虎愛之。嘗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弟兄殘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旣而邃驕淫殘忍。虎亦荒耽酒色。喜怒無

常數咎捶遂。遂謀殺虎。事覺。虎廢遂。殺之。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立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後虎愛次子秦公鞮。欲立之。以宣年長。猶豫未決。宣謂楊杯曰。汝能殺鞮。以鞮國邑封汝。鞮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豈不濟矣。杯等殺鞮。虎哀驚。久絕方蘇。旣而事覺。虎幽宣於席庫。以鐵環其額而鎖之。斫眼潰腹。縱火燒之。虎登中臺觀之。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尤愛之。於抱中取而戮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以發病。阿鐵。遂小字。

用純灰滌腸胃。終養兇兒。

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兇子。

末年來。傳位與幼兒石世。

初。虎將軍張豺。獲劉曜幼女。納於虎。嬖之。生幼子齊公世。宣死。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豺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遂立世爲太子。虎卒。世遂嗣位。

石遵來。又殺世。推刃天倫。

初。虎病甚。以彭城王遵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於太子。矯詔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還至河中聞喪。征虜將軍石閔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說遵曰。殿下長日賢。先帝亦有意以爲嗣。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遂還趣鄴。耆舊羯士皆出迎之。遵入升前殿。斬豺於市。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

不記得。勒遺言。深思周霍。

初。勒病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大雅。勒太子弘字。

前人死。後人屠。報應分明。

鑒殺遵。閔殺鑒。石祇稱帝。

勒死。虎殺其子弘。虎死。遵殺其子世。初。遵殺世。武興公閔之力居多。及即位。惡閔權重。召義陽王鑒謀誅之。鑒以語閔。閔遂劫李農等殺遵而立鑒。以閔爲大將軍。農爲大司馬。鑒又惡閔農之逼。使樂平王苞等攻閔農。不克。閔尋殺鑒而自立。並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閔本姓冉。爲石氏所養。至是復姓冉。改國號曰大魏。時趙新興王石祇鎮襄國。聞冉閔之亂。遂即位稱帝。義陽。今汝寧府信陽州。樂平。縣名。屬太原府。新興。今太原府忻州。

一三二年。都做了。橫死猖神。

祇在位三年。使其將劉顯攻閔。閔大敗顯軍。顯懼。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顯歸。祇而自立。趙亡。閔在位三年。攻克襄國。殺顯。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儁遣慕容恪擊之。燕兵十戰皆不勝。恪乃分軍爲三部。以鐵鎖連馬爲方陣而前。分兩軍從旁夾擊。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馬忽斃。爲燕兵所執。送龍城斬之。魏亡。

留却下。身後報。死猶餘恨。

三百鞭。一柱殿。漂蕩屍靈。

初麻襦見石季龍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後燕王慕容儁夢石虎齧其背。乃令人發屍於東明觀。其屍僵而不腐。儁數其殘暴之罪。令武士鞭之三百。投屍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此也。石虎字季龍。

前涼主晉懷時西平張軌

張軌安定烏氏人。晉懷帝時爲涼州刺史。永嘉二年封西平公。涼州今陝西涼州衛。西平今陝西西寧衛。

牧涼州封太尉一代忠臣

晉愍帝建興二年以軌爲太尉涼州牧。初王彌寇洛陽。軌遣都護北宮純入衛。後復馳檄關中翼戴帝室。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忠臣誌見下張實註下。

子張實嗣其宗入朝獻璽

軌卒。子實立。初惠帝失璽於蕩陰。涼州軍士得之。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實。實曰。是非人臣所得而留。乃獻之長安。書法曰。軌能匡輔晉室。子實嗣位。一書得璽獻之。一書遣兵入援。一書遣韓璞將兵伐漢。一書遣使上表。皆予其忠也。實可謂世篤忠貞者矣。

甫七年遭帳下爲璽傷身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實左右皆信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實帳下閻涉等謀殺實而奉弘。實知其謀。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實。實所遣兵執弘輶之。誅其黨與數百人。實立於晉愍帝建興甲戌。弒於晉元帝太興庚辰。在位七年。京兆今西安府。天梯山在陝西涼州衛城南八十里。

叔張茂立三年拜降劉曜。

左司馬陰元等以賈子駿尙幼乃立駿叔茂嗣位以駿爲世子立三年趙王劉曜擊之茂出屯石頭疑寡不敵衆遣使稱藩曜拜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封涼王剛半載子駿爲君。

曜封茂爲涼王半載即卒實子駿即位。

向中華去趙封仍稱晉將。

駿聞趙兵爲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張淳稱藩於成主李雄假道通表建康。

二十年假王號氣勢憑陵。

駿立一十二年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土馬強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所立官僚府寺擬於王者隴西今臨洮府。

傳位與子重華攻秦擊趙。

駿卒子重華嗣位晉仍遣使拜西平公重華自稱涼王重華攻秦上郢拔之趙王虎以重華新立遣麻秋等擊涼進攻抱罕重華使謝艾擊敗之秋等退守大夏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帥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上郢縣名故城在秦州抱罕城名一統志故城在陝西河州衛西。

庶兄來弒幼主骨肉分爭。

重華卒。子曜靈立。年甫十歲。重華庶兄祚有勇。與嬖臣趙長等結爲兄弟。曜靈立未一月。長等廢之而立祚。祚自稱涼王。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使索孚代之。瓘斬孚起兵。傳檄州郡。廢祚。復立曜靈。將軍宋混應之。祚殺曜靈。混軍至姑臧。瓘弟瑁開門納之。長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馬氏立曜靈弟元靚爲主。諸將收長殺之。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鬪者。亦見殺。姑臧縣名。故城在陝西涼州衛東。河州。一統志云。卽陝西河州衛。

張元靚立九年死於叔父。

元靚始七歲。張瓘推爲涼王。在位九年。叔父天錫專權執政。元靚庶母郭氏謀誅之。事泄。天錫遂執元靚母子弑之。

張天錫奪姪位。酒色荒淫。

天錫殺姪篡位。自稱涼州牧西平公。荒於酒色。不親庶務。人情憤怨。

傳七代。亂離中。四場家禍。

自張軌至天錫。凡七主。曜靈張祚。不與其內。而實曜靈祚元靚俱被殺。

有虛名。無實位。降與苻秦。

前涼諸主。止有稱王虛名。俱未卽眞。天錫在位十三年。秦王苻堅命王猛爲書諭之。天錫懼。遣使稱藩。堅拜爲涼州刺史西平公。後堅以天錫臣道未純。遣尙書郎梁殊徵之。天錫射殺之。秦將軍苟長等濟河。天錫遣將掌據拒戰。敗死。秦兵至姑臧。天錫出降。秦封爲歸義侯。前涼亡。

前秦者。略陽人。蒲洪子健。

苻弘。略陽氏人。其家池中蒲生。長五尺。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爲氏焉。又隴右大雨。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遂名洪。後以讖文。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晉懷帝永嘉中。洪自稱略陽公三秦王。尋爲故趙將麻秋所殺。子健收秋斬之。嗣位。是爲前秦。略陽縣名。屬漢中府。氏本西南夸種。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

永和。辛亥歲。卽位稱秦。

晉穆帝永和辛亥七年。健卽天王大單于位。國號秦。八年。健以單于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人子。自稱皇帝。

子苻生。性暴虐。瞎兒一淚。

健第三子淮南王生。幼無一目。而性尤暴虐。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生怒。引佩刀自刺。目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愛刀架。不堪鞭箠。洪欲除之。健曰。兒長自應改。何以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健卒。生嗣位。

屠功臣。恣殺害。被弑宮庭。

初。健寢疾。以太傅毛貴尙書令梁楞僕射梁安等受遺詔輔生。後有星變。中書令胡文言。三年內國有天喪。大臣戮死。生曰。皇后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等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貴楞安。生在位二年。自公卿以下。凡殺五百餘人。生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東海王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師壯士入雲龍門。堅帥麾下繼進。宿衛壯士。皆

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

壯烈堅大作爲賴逢王猛。

堅既弑生，法讓堅適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堅雄壯有胆略，時譽歸之。北海王猛，個儻有大志，隱居華陰，尚書李婆樓薦猛於堅，謂其謀略不世出。堅招至，一見如舊友。自謂劉元德之逢諸葛孔明也。後堅爲後秦王，姚萇所執，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縊之。諡堅曰壯烈大王。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封清河侯。

廿八載併強燕，政治嚴明。

堅在位二十八年，晉帝突隆和庚午，堅遣王猛伐燕，猛長驅入鄴，所過郡縣，望風降附，燕主暉出降，遂併燕地，猛號令嚴明，法簡刑寬，燕民各安其業。

景略逝，寵鮮卑，養留蜂蠆。

王猛寢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戎羌，我之讎敵，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泣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然堅寵慕容垂等如故，不用猛言，終受其禍。

擬投鞭斷江流，弱晉平吞。

堅會羣臣，謀大舉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曰：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未可伐也。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有何險之足恃乎。左僕射權翼、陽平公融等皆諫，不聽。

冠軍垂，龍驤萇，各懷異志。

初。燕慕容恪病。勸燕主暉倚任吳王垂。太傅評忌之。及垂與晉桓溫戰於枋頭。大破之。垂還。鄴威名益振。評謀誅之。恪子楷告垂。垂曰。骨肉相殘。首亂於國。不忍爲也。寧避之於外耳。遂奔秦。先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王猛勸堅除之。堅不從。以垂爲冠軍將軍。石祗稱帝。以姚弋仲子襄爲驃騎將軍。石氏滅。襄歸晉。後叛降於燕。桓溫擊敗之。襄遂據襄陵。將進圖關中。遂據黃落。秦將軍鄧羌擊斬之。弟襄帥其衆降。至是堅大舉。朝臣皆不欲堅行。獨垂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我之仇讎。何可聽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以垂督步騎爲前鋒。以襄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初。苻健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使翼日授之。卒建帝業。至是堅謂襄曰。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及堅與晉戰。敗。中流矢。單騎走。諸軍盡沒。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赴之。垂子實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時不可失也。垂曰。秦王以國士遇我。此恩何可忘也。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後垂襄俱各叛秦。

八公山逢桓謝鶴唳風聲。

註見四卷
風鶴句下。

慕容冲攻長安出遼五將。

被姚萇活殺勒懊悔平生。

西燕主慕容冲起兵平陽。進逼長安。堅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千里無烟。堅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遂出奔五將山。後秦王姚萇遣吳忠帥騎圍之。秦兵散走。執堅。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初。堅聞垂攻鄴。北地長史慕容泓等俱起兵。乃悔。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北三十里。亦名武將山。

長樂丕走晉陽稱尊繼統。

堅子長樂公不顧鄴。垂攻之。丕將西赴長安。入至晉陽。聞長安不守。乃發喪。遂於晉陽稱帝。長樂縣名。今真定府冀州。晉陽。今太原府。

慕容永殺將來死在刀兵。

西燕王慕容永遣使詣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於襄陵。秦兵大敗。丕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晉將馮該自陝邀擊。殺之。襄陵縣名。屬平陽府。東垣故城。在真定府城南八里。

衆臣宰立苻登正名討賊。

苻登。秦之疎屬。封南安王。聞丕死。衆臣立之。稱帝於南安。率兵伐後秦。立世祖神主於軍中。凡所欲爲。必啓而後行。將士皆刻鋒鏑爲死休字。所向無前。南安。今鞏昌府。

十餘年空攘攘敗與姚興。

晉寧康十九年。後秦主姚興擊登。殺之。自慕容垂等起兵至此。凡十一年而前秦亡。

後秦王起姚萇苻堅司馬。

姚萇。赤亭羌人。燕慕容泓起兵華陰。秦王堅遣苻叡擊之。以萇爲司馬。赤亭。今鞏昌府隴西縣。羌本西方牧羊人。三苗姜姓之別裔。華陰縣名。屬西安府。

自淝河兵敗後背主稱秦。

萇自淝水兵敗後。陰蓄異志。會堅遣苻叡擊燕。叡敗見殺。萇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羌豪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是爲後秦。晉孝武寧康十一年。

取長安
稱帝

既得志。弑其君。及其主后。

萇先弑前秦主苻堅。及苻登立。萇擊之於安定。敗之。秦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

天官兵。鬼使者。竟斃陰刑。

萇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刺中萇陰。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而死。

子姚興。滅苻登。尊賢禮士。

萇卒。子興祕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秦。執秦主登。殺之。興命羣臣皆舉賢才。隨時任用。接臣下以禮。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戡內難。殲強敵。識勢知兵。

戡內難。註見下奪嫡句下。殲強敵。註見前滅苻登句下。

還燕俘。昇晉城。頗饒才略。

南燕王超母妻在秦。超遣使稱藩。獻樂妓於興。興遣其母妻還之。晉劉裕求和於秦。因求南鄉諸郡。羣臣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裕拔起細微。討桓元。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

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畀晉。南鄉故城在南陽府南陽縣西一百里。

任賢能。恢疆土。共服驍英。

秦隴西公姚碩德興事之如家人禮。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碩德軍令嚴整。撫納吞夏。分置宰守。涼王呂隆兄弟相賊。政亂民飢。興遣碩德直趨姑臧。隆遣呂超逆戰。碩德大破之。隆降。於是西涼公暉。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碩德表隆為涼州刺史。遣使授南涼北涼西涼官爵。

只末年。愛少子。幾乎奪嫡。

興末年寵愛廣平公弼。僕射梁喜言於興曰。廣平公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興曰。豈有此耶。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弼黨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殺之。奉興幸弼第作亂。未果。興還宮疾篤。尹冲帥甲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

到頭來。傳位與。太子姚泓。

興卒。太子泓立。

晉劉裕。入潼關。降為繫虜。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所向皆克。遂入潼關。遣將軍王鎮惡自河入渭。泓使姚丕守渭橋拒之。鎮惡大破丕軍。泓遂出降。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四十里。渭水名。源出臨

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蓋屋興平。咸陽渭南等縣。直至華陰縣界。入於黃河。

可憐哉。亡國主死在金陵。

裕執泓送金陵。斬之後秦亡。

西秦主乞伏氏苻秦勇將。

乞伏國仁。本隴西鮮卑。居勇士川。爲前秦主堅前將軍。

見秦衰。背其主。隴右稱尊。

國仁從堅寇晉。叔父步頽聞秦師敗。率隴西叛之。堅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頽合衆叛。據隴右。晉孝武寧康十年。自稱單于。是爲西秦。隴右卽隴西。今臨洮府。

傳位與弟乾歸。十年而止。

被姚興擒父子。委質稱臣。

國仁卒。弟乾歸立。乾歸擊殺前秦王苻登子崇。盡有隴西之地。自稱西秦王。凡十年。後秦王興遣姚碩德伐之。乾歸戰敗。奔金城。乞降於南涼利鹿孤。秦兵退。乾歸謀歸。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爲所殺。乃送太子熾磐於西平。南奔抱罕。遂降於秦。熾磐旋亦逃歸。秦使乾歸還鎮苑川。後乾歸如秦。興以乾歸寢強難制。留爲主客尙書。其子熾磐行西夸校尉。監其部衆。後自秦逃歸。復稱王。苑川。城名。故城在蘭縣西。

乾歸死。子熾磐報讎而立。

晉義熙八年，乾歸為乞伏公府所殺，公府走保大夏。子熾磐遣其弟智達討公府獲之，輟之譚郊。熾磐乃自立為河南王。大夏，漢縣名，故址在陝西河州衛境內。

號文宣。當宋氏有子傳承。

宋文帝元嘉五年，熾磐卒，子暮末嗣位。璜按熾磐諡文昭王，此稱文宣，疑誤。

子暮末遇饑荒時乖運蹇。

秦地震，野草皆自反，又正月不雨，至於九月城中大飢，人相食。

赫連家敗寡弱，剗滅無存。

宋元嘉八年，夏主赫連定擊秦，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秦城內大飢，暮末窮蹇，遂出降，定殺之，奪其族，西秦遂滅。

大夏主赫連氏名稱勃勃。

叛其君居統萬，反面攻秦。

勃勃，劉衛辰之第三子，南單于苗裔，其祖從母姓劉。勃勃改姓赫連氏，言其微赫與天連。初，魏王拓跋珪滅衛辰，勃勃奔秦，秦王姚興奇之，以為將軍，使鎮朔方，會秦與魏和，勃勃怒，遂叛秦，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戎，斬秦將楊丕等，復侵掠嶺北諸城，與使僕射齊難討之，為勃勃敗，擒之，後取長安，遂稱帝於瀚上。初，勃勃築城於朔方郡。

北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所築新城。宜名統萬。至是遂定都焉。朔方。今陝西寧夏衛。

取長安如破竹。謀臣買德。

晉劉裕伐秦。克長安。擒秦主泓。裕東還。留子義真守之。勃勃問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勢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遣兵向長安。會關中大亂。義真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勃勃遂進據咸陽。長安採樵路絕。裕聞之。名義真東歸。以朱齡石代鎮長安。勃勃帥衆追義真。至青泥。晉兵大敗。義真僅以身免。齡石奔潼關。夏兵追殺之。遂定長安。勃勃享將士。舉屬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筭無遺策矣。中原卽中國。皇極經世書云。中原之地。方九千里。是也。咸陽。縣名。屬西安府。

置鋸鑿。嗜殺戮。縱恣威刑。

勃勃性僞虐。置鋸鑿於左右。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唇。諫者截其舌。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射甲不入。斬弓人。射入卽斬鎧匠。

傳位與親子昌。三年過眼。

勃勃卒。子太原公昌立。在位僅三年。

魏太武舉兵來。擄入平城。

魏太武帝燾。以輕騎濟河襲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昌堅守不戰。魏乃退兵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乃將步騎三萬出城。

爲兩翼。鼓譟追之。魏分爲左右隊奮擊之。昌大敗。遂奔上郡。魏將軍尉眷監軍侍御史安頡進攻之。昌自出搏戰。魏軍爭赴之。昌敗走。頡追擒之。送入平城。賜爵會稽公。後昌謀叛。魏殺之。

赫連定就平涼稱王建號

平原王定。昌之弟也。初魏西伐。昌遣定與魏司空奚斤等相持於長安。及失統萬。定奔上郡。至是昌被執。定收其餘衆奔平涼。改元勝光。平涼府名。隸陝西。

恰三年仍舊貫束手遭擒

定遣使請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魏大武聞之。帥兵伐夏。遂如統萬。襲平涼。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定自安定北救平涼。與弼遇。弼擊敗之。定走鶻觚原。魏進攻之。夏衆大潰。定走上郡。魏遂取安定。克平涼。定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吐谷渾王慕瓚遣騎乘其半濟激擊之。執定以歸。送於魏殺之。而夏亡。定在位僅三年。鶻觚原。在平涼府靈臺縣東北三十里。

後涼主三河王名光姓呂

呂光。略陽氏人。初爲前秦王苻堅驍騎將軍。後自稱三河王。

父婆樓事苻堅開國勳臣

光。呂婆樓之子。爲秦尙書。堅殺苻生。婆樓與王猛立堅爲帝。堅以婆樓爲給事黃門侍郎。掌樞密。

總強兵征西域龜茲破滅

光統秦兵七萬征西域。及流沙三百里。焉耆國王泥流。率旁國皆降。進攻龜茲。龜茲王帛純求救。猶胡。猶胡王引諸國兵七十餘萬以救之。光與戰。大破之。帛純出走。光入其城。恩威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龜茲。焉耆。猶胡。俱西域國名。流沙。河名。地屬五服之外。西境之最遠者。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振旅還聞國難縞素於君

光自龜茲還。聞秦王堅死。乃縞素出師。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自稱涼州牧酒泉公。酒泉。今陝西肅州是。

恢謀略據姑臧稱王改號

晉孝武寧康二十一年。光據姑臧。稱涼天王。改元龍飛。國號涼。

載羅什至中華翻譯諸經

鳩摩羅什。天竺人。世為國相。父羅炎。避位出家。度葱嶺。龜茲國王聞其名。請為國師。以妹配之。生羅什。年七歲。日誦千偈。西域諸國服其神。後每至講說諸經。諸王皆長跪聽之。至呂光破龜茲。載入中華。後秦王姚興滅涼。得羅什。以為國師。使居逍遙園。命翻譯西域諸經論。由是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葱嶺。西域山名。

建號來不多時風燈燄息

衆兒郎自讎殺庶篡稱尊

光稱涼王三年。疾甚。立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紹庶兄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及光卒。光弟子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宜早除之。紹不從。弘謂纂曰。主上闇弱。兄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弘於是夜帥壯士攻廣夏門。入升殿。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纂忌弘功高。弘遂作亂。纂擊敗之。弘奔南涼。過廣武。呂方執弘送獄。纂遣人殺之。廣武古地名。故城在臨洮府蘭縣西二百二十里。

超弑纂。立兄隆。亡家喪國。

被姚興。除散騎。俯伏稱塵。

纂嗜酒。宴番禾太守呂超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勸纂飲。纂醉。超殺之。而立兄隆為天王。後秦王興遣姚碩德伐涼。自金城濟河。直趣姑臧。隆遣超等逆戰。碩德大破之。遂圍姑臧。隆遂降。碩德表隆為涼州刺史。至晉安帝元興二年。興徵隆入朝。除為散騎常侍。而後涼亡。番禾。晉盤和。其地屬涼州衛。

短局促。十八年。相傳四主。

呂光傳紹纂隆。凡四主。止一十八年。

因饑荒。支不住。做了凡民。

姑臧穀踊貴。斗米值錢五千金。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

南涼王秃髮氏烏孤創首。

秃髮烏孤。鮮卑人。與拓拔氏同祖。後徙居河西。河西。本月氏國之地。漢武帝置酒泉武威張掖燉煌金城等郡。號河西五郡。今陝西甘肅鎮是也。

呂光朝任都統反據金城。

晉孝武寧康十九年。涼王呂光以烏孤爲河西大都統。安帝隆安元年。叛光。攻涼。取金城據之。自稱西平王。是爲南涼。金城。郡名。今爲陝西寧夏衛。

傳乃弟利鹿孤仍傳乃弟。

烏孤卒。傳弟武威王利鹿孤。更稱河西王。鹿孤卒。復傳弟傳檀。武威。今陝西涼州衛。

至傳檀獻羊馬納款姚秦。

初。利鹿孤稱臣於秦。至傳檀。獻姚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署爲涼州刺史。

輕蒙遜。藐熾磐。興師討叛。

被西秦。拿敗了。鳩死其身。

唾契汗乙弗等部叛。傳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飢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傳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不能猝來。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襲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徙虎臺等於抱罕。傳檀兄子樊尼馳告傳檀。將士聞難。皆散。傳檀曰。吾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歲餘。熾磐使人鳩之。唾契汗一部之姓。乙弗。亦一部之姓。契。音喫。汗。音寒。樂都。今陝西西寧衛。

十九載。短光陰。弟兄三箇。

自烏狐傳傳檀弟兄
三主。共一十九年。

功不成。名不就。禍及兒孫。

傳檀子虎臺。亦
為熾磐所殺。

前燕主。鮮卑氏。慕容番類。

慕容氏。昌黎棘成鮮卑人。世居北奄。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按姓纂。鮮卑涉歸。進拜單于。遵循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故以為氏。

初祖廆。為晉將。鎮守幽并。

慕容廆在晉武帝時入寇。後拜為鮮卑都督。自遼東徙居大棘城。元帝太興二年。廆擊破宇文部。遣使獻捷。元帝以廆都督幽并二州。封遼東郡公。幽州。今順天府。并州。今永平府。廆。

音灰。

廆子皝。僭稱號。傳之子儁。

廆卒。子皝嗣。晉以皝為鎮軍大將軍遼東公。成帝咸康二年。皝僭稱燕王。皝卒。子儁襲位。皝。音黃。

永和。中。即帝位。海內橫行。

晉穆帝永和八年。僞詐言獲傳國璽。遂自薊遷都於鄴。稱帝國號大燕。

慕容恪匹霍光扶持社稷

僞卒子暉立。是爲幽帝。暉以叔慕容恪爲太宰。專錄朝政。恪虛心待士。量才授任。力扶社稷。崔浩謂魏主曰。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

吳王垂破桓溫深曉行兵

慕容垂。號第五子。僞僭號。封垂爲吳王。晉桓溫伐燕。燕主暉大懼。謀奔和龍。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使垂拒溫。又使樂嵩請救於秦。溫與垂戰於枋頭。大敗。又聞秦兵將至。乃犇還。燕將急欲追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燕范陽王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下。與垂夾擊溫。大破之。和龍。卽燕所築龍城。因有二龍見於龍山。遂命所居新宮曰和龍。後契丹又改曰黃龍府。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八十五里。淇水之北。襄邑。今歸德府睢州東澗。水名。在河南府盧氏縣北。

幽帝暉陷河南纔方得志

暉初遣傳顏率騎一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後燕李洪敗晉兵於懸瓠。拔許昌汝南諸郡。慕容恪使悅希軍盟津。孫興軍成臯。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悉爲所陷。旋取洛陽。懸瓠。城名。卽今

汝寧府盟津。卽孟津。

被苻堅興士馬擄入西秦

初。燕請救於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及晉兵退。障不與。秦主堅遣王猛伐燕。長驅圍鄴。堅又自帥精騎十萬赴之。燕散騎侍郎徐蔚開鄴北門納秦兵。障奔龍城。堅追及於高陽。執之。遷於長安。封為新興侯。龍城。初燕築城於龍山之西。命曰龍城。在永平府西四十里。高陽。縣名。屬保定府。

垂降秦封冠軍。叛秦而起。

初。慕容垂破桓溫兵還鄴。燕太后可足渾氏與太傅評忌之。謀誅垂。垂奔降秦。秦王堅拜垂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後堅淝水之敗。返至澠池。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鎮慰之。堅許之。垂至安陽。秦苻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叛秦。攻洛陽。堅驛書使垂討之。垂遂停河內募兵。夜襲秦苻飛龍兵。盡殺之。復遣人告於慕容農等。悉起兵叛秦。澠池。縣名。屬河南府。安陽縣。屬彰德府。河內。今懷慶府。

據中山稱後燕。祖業重興。

晉孝武寧康九年。垂自稱燕王。都中山。至十一年稱帝。是為後燕。中山。今真定府。

舉事時年已老。謀猷無敵。

垂起兵舉事。年已七十。有文武全才。謀猷無敵。

參合陂報讎心。襲魏平城。

垂遣太子寶攻魏。魏道武擊敗之。寶夜遁。魏急追之。至參合陂。寶大敗。僅以身免。寶軍數萬人。皆放仗斂手就縛。擒其王公文武數千。垂恥之。復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

魏不意。直指雲中。襲魏平城。克之。盡取其部落。初。垂至寶前敗所。見積骨如山。設祭弔之。號哭震地。垂慚忿。至是發病而還。遂死於上谷。參合陂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天門。關名。在太原府城西四十里。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上谷。今保安州。

錯疑心。賢后言。驪姬誤視。

傳位與不才兒。怎保家門。

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鑿。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照。寶立爲太子。初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垂后後段氏言於垂曰。寶姿質雅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負氣。嘗有輕寶之心。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多譽之者。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爲驪姬。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麟聞而憾之。垂卒。傳位於寶。

寶卽位。弑慈親。龍城被困。

寶嗣位。遣趙王麟逼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逼殺其母。安能保其社稷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龍城被困。註見下。

走黎陽。遭禍患。父子同坑。

魏道武伐燕。尅信都。寶自擊之。營於滹沱水北。魏軍衝之。寶大敗。奔還中山。魏進圍之。燕清河王會引兵赴難。至薊城。適趙王麟作亂。謀弑寶不克。出奔西山。寶恐麟奪會軍。據龍城。乃

夜與太子策及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等出赴會軍。會亦作亂。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至龍城。長上段速骨作亂。與燕尙書蘭汗通謀。攻陷龍城。寶及長樂王盛等南走。蘭汗復襲擊速骨。殺之。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於薊城。盛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徐歸龍城。未晚也。寶從之。行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告范陽王德奉迎。寶既遣思。而聞德已稱制。又懼而北走。行至鉅鹿。會汗復遣迎之。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謂必無二。乃還。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而弑之。並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黎陽。今大名府濬縣。西山有二處。一在順天府西三十里。一在河間府青縣西南五里。鉅鹿。今順德府。昌黎。縣名。屬永平府。

慕容盛討元兇攝行統制

初。寶還龍城。子盛固諫不聽。乃與將軍張眞下道避匿。及聞寶死。盛欲赴哀。眞止之。盛曰：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汗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爲侍中。親視如舊。汗子穆謀殺盛。未果。李旱張眞皆盛所素厚也。穆引爲腹心。旱眞潛與盛結謀。會汗穆皆醉。盛因踰垣入東宮。與旱等殺穆。諸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盛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不三年逢殺手不得全身

盛嗣位未三年。段太后兄之子璣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

叔父熙遭養子高雲篡弑

燕河間公熙。得幸於太后丁氏。太后乃廢盛太子定。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即天王位。熙將軍馮跋得罪於熙。亡命山澤。舉大事。潛入龍城。匿於孫護家。會熙后苻氏卒。熙出送葬。跋與將

軍張興等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爲主。雲，高句麗之支屬也。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執熙殺之，復姓高氏。高句麗，東夸國名。

被將軍馮跋氏占了家門。

高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常蓄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將軍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位，而後燕亡。

馮跋氏自稱王北熙初主。

馮跋，信都胡人，爲後燕將軍，篡位稱燕天王，是爲北燕太祖。

弟馮弘殺兄子自立爲君。

燕太祖寢疾，命太子翼攝國事。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病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中給事胡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率壯士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踰閣而入，太祖驚死，弘遂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僭即天王位。

無主宰兩徘徊稱藩宋魏。

弘遣高顯稱藩於魏，太武以季女充魏掖庭，魏徵其太子王仁入朝，弘不送質，魏伐之，收其禾稼，徙民而還，弘爲魏所攻，乃遣使稱藩奉貢於宋，宋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不得已奔高麗，死在遼城。

宋元嘉十三年。魏太武遣長樂王丕等伐弘。弘日危蹙。乃遣陽伊請迎於高麗。魏攻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將隨陽伊迎弘。弘遂出奔。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讓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怨高麗。遣使求迎於宋。宋主迎之。高麗遂殺弘。

西燕主慕容冲平陽自立。

冲。幽帝暉之兄。初。慕容泓起兵華陰。冲起兵平陽。秦竇衝擊冲。敗之。冲奔泓。泓謀臣高蓋殺泓而立冲。晉孝武寧康十年。冲稱帝於阿房。是爲西燕。阿房。卽秦始皇所築。

入長安遭殺害。兄子忠承。

冲攻秦。秦王堅走五將山。冲遂入長安。冲左將軍韓延殺冲。而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慕容恆慕容永襲殺段隨。而立宜都王子顛。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顛。恆又立冲之子瑤。永又殺之。立弘之子忠。至開喜稱帝。宜都。今荊州府彝陵州宜都縣。開喜。縣名。屬平陽府。

慕容永弒其君。終還一報。

慕容永弒其君段隨。又弒瑤。又弒忠。凡三弒其君。而自立爲河東王。進據長子稱帝。終爲慕容垂所誅。河東。今平陽府蒲州。長子。縣名。屬潞安府。

慕容垂叩智囊掃蕩塵氛。

慕容垂謀伐永。諸將以永國未有釁。司徒范陽王德固勸伐之。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敢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圍長子。拔之。執永斬之。西燕遂亡。

南燕主慕容德垂之愛弟。

慕容德。毓之少子。垂之弟。最爲垂所親愛。封范陽王。范陽。今涿州。

復殘基。據廣固。講武屯兵。

後燕王寶以德鎮鄴。魏攻寶。寶東走。魏復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初。秦主登之弟廣依德。德處之乞活堡。至是自稱秦王。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辨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韓範曰。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潘聰曰。廣固城地形阻峻。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進攻廣固。晉幽州刺史辟閭渾奔魏。德追斬之。遂克廣固。因定都稱帝。範上疏曰。晉室衰亂。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德因講武城西。凡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車七千乘。廣固故城。在青州府城西。

調臣下。比少康。猶輕光武。

德問羣臣。朕可方古何主。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耶。

乏儲嗣。迎其姪。子母歸秦。

慕容超。嗣叔位。五樓用事。

初。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從秦王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德與燕主垂舉兵。張掖。秦收德兄納及諸子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竊以逃羌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徙長安。而平卒。段氏爲超妻。其女。超恐爲秦所錄。乃伴狂行乞。德遣人往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

變姓名逃歸。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以金刀獻德，德悲慟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德無嗣，遂立超爲太子。及德卒，超嗣位。超母妻猶在，秦乃遣使稱藩，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與乃遣其母妻還之。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心腹。五樓遂擅權用事。張掖，今陝西甘肅鎮甘山，是其地也。

棄良言不守險大峴過兵

晉劉裕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然後徐簡精騎，絕其糧道，勅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超不從。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喜曰：兵過大峴，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太峴，山名，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里。

晉合圍秦不救突馳無計

劉裕使參軍胡藩潛師出燕兵後，戰於臨朐，大破之。超遁走廣固，裕築長圍守之。超求救於秦，秦王與使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師不還，當長驅而進。裕曰：我克燕之後，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曰：廣固未拔，而羌寇奄至，何以待之。裕曰：彼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是張大之辭耳。秦救果不至，裕悉衆攻廣固。南燕尙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裕追獲之。臨朐，縣名，屬山東青州府。

往亡日被劉裕捆縛生擒

初，劉裕悉衆攻廣固，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卒擒送建康斬之。南燕亡。往亡，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其日謂之往亡日。

四慕容根本是一家宗派。

前慕容容皝。廐之子。後慕容容垂。皝之子。西燕慕容冲。垂之弟。南慕容容德。亦垂之弟。一派相承。

或相承。或相併。各自為君。

後燕繼前燕而起。南燕承後燕而興。西燕為後燕所併。

西涼主呂氏亡燉煌起事。

李嵩。隴西成紀人。北涼段業叛後涼。以嵩為燉煌太守。晉昌太守。唐瑤叛北涼。移檄六郡。推嵩為沙州刺史涼公。是為西涼。成紀。今鞏昌府秦州。燉煌故城。在陝西肅州衛城西五百二十里。晉昌。今太原府忻州。沙州。即肅州衛。

武昭王名李嵩。文藝馳名。

嵩後諡武昭王。嵩少好學。尤善文義。有令名。嘗著述志賦槐柳賦大酒容賦。

傳一代。嗣子歆。不曾展志。

被沮渠。兵戰死。剗滅無存。

嵩卒。子歆立。宋高祖永初元年。北涼王沮渠蒙遜伐涼。歆戰於蓼泉。兵敗被殺。西涼遂亡。

北涼主盧水胡沮渠蒙遜。

事呂光臣段業反覆爲人。

沮渠蒙遜。盧水胡人。先爲後涼呂光之臣。後叛涼攻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蒙遜從兄男成。說光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男成等唱大義。從屈府君撫臨鄙州。業許之。男成推業爲涼州牧建康公。蒙遜帥衆歸之。業以爲鎮西將軍。是爲北涼。晉安帝隆安五年。蒙遜殺段業而自立。亦號北涼。盧水胡。卽北地胡也。金山。一統志云。在陝西永昌衛城北二里。又在故昌

松縣南。

謀反叛殺親兄借刀他手。

初。蒙遜欲叛段業。謂從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因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密遣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遂收男成殺之。蒙遜泣告衆曰。吾兄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怒。遂擊業殺之。

滅西涼。佯敗北。慣會行兵。

蒙遜欲伐西涼主李歆。先引兵攻浩亶。旣至。潛師還屯川巖。歆乘虛襲張掖。蒙遜聞之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亶。將進兵攻黃峪。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母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吾母。復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遂滅西涼。浩亶。本河名。在臨洮府金縣南二十里。一名閣門河。源出焉塞山峽中。流經縣東入黃河。漢義渠安國將騎備羌。築城於此。因名浩亶城。川巖。地名。黃峪。惟臨洮府蘭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黃峪山。未知是否。

自稱號。張掖公。仍投晉魏。

蒙遜先稱涼州牧張掖公。尋稱河西王。後遣使詣晉益州刺史朱齡石。上表於晉云。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遣宗舒入貢於魏。又遣子入侍。魏拜為涼王。

子牧健。降魏國。俯首稱臣。

蒙遜卒。子牧健立。魏太武伐之。牧健遣其弟董來出戰。望風奔潰。魏兵至姑臧。圍之。姑臧潰。牧健降魏。仍拜為征西大將軍河西王。

如此樣。十六家。強胡猾羯。

似浮雲。黑暗了。半壁乾坤。

長中短。短中長。六十四主。

十六國。共六十四主。

二十八。全天命。壽考終身。

蜀李雄。李壽。李勢。前趙劉淵。劉聰。後趙石勒。石虎。前涼張軌。張茂。張駿。張重華。前秦苻健。後秦姚萇。姚興。西秦乞伏國仁。乞伏熾磐。夏赫連勃勃。後涼呂光。南涼秃髮烏孤。秃髮利鹿瓜。前燕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儁。後燕慕容垂。北燕馮跋。南燕慕容德。西涼李嵩。北涼沮渠蒙遜。共二十八主。俱得以壽考終。

遭地網。陷天羅。三十有六。

被弑者凡
三十六主。

血污中多一半。不得全身。

鬧攘攘。占春風。喧簷燕雀。

亂紛紛。消散去。過耳蟲蚊。

忽地起。溷江龍。興風作浪。

霎時間。沒命鬼。滅影潛形。

半天下。廣孳生。番人種類。

徧關河。薰染做。血氣羶腥。

書生懊憾春秋後。

事既不同時又異。

管仲齊桓不再生。

也由天地也由人。

六代瓜分世界。五胡雲擾中原。縱橫三百有餘年。幾度交鋒索戰。

馬過生靈

齏粉。血流河洛腥羶。耳聞猶自不堪言。有眼休教看見。西江月。

東風刮散桃花雨。

明日天晴別是春。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七

第七段 說隋唐二代 臨江仙

一片殘山并剩水。年年虎鬪龍爭。秦宮漢苑晉家營。川源流恨血。毛髮凜威靈。
白髮詩人閒駐馬。感時懷古傷情。戰場田地好寬平。前人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詩曰。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烏江流水潺潺響。彷彿虞姬哭霸王。
霸王烏江血未乾。長陵樹老朔風寒。千年暗草埋金谷。幾輩征夫老玉關。去
鳥銷沉雲漠漠。野花零落水潺潺。豪華一去無踪跡。留得虛名紙上看。
廣坐休將詩漫講。當場再把話評論。要知古往今來事。須問玲瓏剔透心。萬
卷詩書曾著意。十年窗下苦勞心。編成忠孝賢良傳。寫就欵欵感歎文。濟濟

堂堂誇好漢。轟轟烈烈顯功名。凌雲壯氣冲牛斗。對月高歌泣鬼神。山雨洗青千古恨。海風吹醒萬年魂。脣鎗嚇破奸邪膽。舌劍恢弘壯烈人。玉軫頻調諧妙韻。冰絃細撥奉知音。知音肯共梅窗月。一曲梅花字字真。

昨來說至五胡擾亂。總是翻雲覆雨。今日把隋唐故典。看怎生作浪興風。

隋者文帝楊堅。其父楊忠。周靜帝之臣。官封隋國公。死後。堅嗣爵。其女乃靜帝之母。楊堅乃靜帝外公。篡了外孫寶位。是為隋。

文帝。改元開皇。至九年己酉。南取陳後主。并天下為一統。開皇仁壽在位二十四年傳

煬帝。大業在位十三年

恭帝。義寧在位一年

凡三主。三十八年。唐公李淵奪之而隋亡。

唐者。唐公李淵。初為晉陽留守。後受隋恭帝禪。稱唐。太宗。貞觀在位二十三年

高祖。武德在位九年傳之。高宗。永徽顯慶咸亨上元龍朔麟德乾封總章開

耀 永淳 弘道
在位二十四年

武后 光宅 垂拱
永昌凡七年

大足 長安
又十四年

傳 睿宗 景雲 太極
在位二年

肅宗靈武卽位恢復兩京
至德 寶應

代宗 廣德 永泰 大曆
在位十七年

順宗 永貞 在位一年

穆宗 長慶 在位四年

文宗 大和 開成
在位十三年

宣宗 大中 在位十三年

僖宗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啟 文德 在位十五年

哀宗 天祐 在位三年

中宗 嗣聖 廢居房州十四年 召還東宮又七年

改唐爲周 天授 如意 長壽 延載 天冊 萬歲 萬歲通天 聖曆 久視

中宗賴狄張復位反周爲唐 神龍 景隆 復位五年

元宗 開元 天寶 在位四十四年 安史擾亂

傳 乾元 上元 在位七年

德宗 建中 興元 貞元 在位二十六年

憲宗 元和 在位十五年

敬宗 寶曆 在位二年

武宗 會昌 在位六年

懿宗 咸通 在位十四年

昭宗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在位十六年

共二十一主。享國二百八十九年。而朱溫滅之。是為梁朝。

隋煬帝之末。天下有六十四處烟塵。十八處改年建號。今略題大概。說箇始末。

因繇。

隋文帝強奪了外孫寶位。

隋高祖文帝。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襲爵進為王。堅女為周宣帝賢后。及宣帝子靜帝立。是為堅外孫。堅以太后父秉政。遂弑靜帝。奪周祚稱帝。

八年來興士馬。大舉平陳。

開皇八年。文帝大舉伐陳。以子晉王廣清河公楊素為行軍元帥。以高穎韓擒虎賀若弼等分道並進。若弼自廣陵濟江。擒虎自橫江宵濟。陳緣江諸戍。望風盡走。清河。縣名。屬廣平府。廣陵。縣名。今廢入江都縣。故址在揚州府北二十八里。橫江浦。在和州界。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處。楊素。字處道。高穎。字昭立。彥人。

陳後主被擒來。稱臣頰首。

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將蕭摩訶。擒虎入建業。陳後主叔寶投於井。軍人以繩引出。執送長安。獻俘太廟。封叔寶為長城公。蔣山。即江寧鍾山。

捲江東包宇宙。一統乾坤。

滅梁平陳。席捲江東。混一南北。至此天下一統。

躬節儉。省差徭。叛降不納。

帝躬履節儉。乘輿服御破敝者。隨令補用。自非宴享。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輕徭薄賦。先陳郢州城主張子璣叛。陳以降。帝弗納。吐谷渾太子訶叛。父請降。帝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鬼王旣欲歸朕。朕唯教鬼王爲臣子之法。亦弗納。郢州劉宋所置。今爲武昌府。卽湖廣省。訶吐谷渾太子名。封鬼王。

制義倉。勤聽政。果斷剛明。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從之。帝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性尤嚴重。令行禁止。革弊釐政。果斷剛明。

只可惜。暗託付。獨孤謀誤。

退勳臣。易太子。轉眼無恩。

帝與后獨孤氏甚相愛。后性妬忌。帝寵憚之。后見朝士及諸王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初。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帝幸之。后陰殺之。帝怒。單騎入山谷。高顯諫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后聞顯謂已爲一婦人。銜之。會顯妾生男。后諷帝黜退之。太子勇多內寵。妃元氏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心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賢廣。廣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鳩害。后忿然曰。我在尙爾。我死後當魚肉汝矣。遂數譖勇。帝由是廢太子勇。立廣爲太子。後帝寢疾。召廣入居殿中。廣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僕射楊素。素條列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侍疾。旦出更衣。爲廣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帝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願氏曰。楊堅牽制婦人。至其晚年。暗於付託。文帝后獨孤伽羅。

生長下。惡冤家。凶神逆子。

到頭來。遭獵食。死不分明。

帝知廣不足付大事。乃呼尚書柳述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廣。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楊素聞之。白廣。矯詔執述等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帝崩。中外頗有異論。

隋煬帝不成才。兇強惡劣。

煬帝。文帝第二子。後追謚曰煬。捷錄曰。嗣政以來。殺戮濫加。虐焰大張。九州為爐。致天下沸湧灼爛。號呼騰踏。莫有救止。謚法。好內遠禮曰煬。

殺親兄。烝庶母。犬豕存心。

帝矯稱高祖之詔。賜兄故太子勇死。文帝妃陳氏為宣華夫人。文帝崩。廣遣使者封小金盒賜夫人。夫人以為鳩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廣遂烝焉。又文帝妃蔡氏容華夫人自請言事。亦為廣所烝。

大寶殿。弑親爺。稱尊即位。

初。廣侍疾於大寶殿。令張衡入侍。文帝遂崩。後大業八年。殺張衡。臨刑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觀此。則廣之殺父無疑矣。

倚富強。矜智勇。恣意荒淫。

自開皇仁壽以來，倉庫盈溢，國富兵強，煬帝承藉餘緒，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侈靡土木，無所不爲，荒淫無度，造有迷樓御女車等事。

悅女色。縱奢華。泥沙錦繡。

帝恣意女色，宮掖不可勝計，嘗詔淮南等處閱視民間女子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又築西苑，其內爲海，海內綠渠爲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淪則易以新，常如陽春，龍舟皆以錦綵爲袍，又或以繪帛纏樹，淮南，卽今揚州。

弄刀兵。貪土地。螻蟻人民。

煬帝狹殷周之制度，尙秦漢之規模，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人不堪命，自是海內騷然，邵康節作隋詩曰：螻蟻人民貪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朔方，今陝西寧夏衛，遼左，卽遼東，邵康節，名雍，字堯夫，諡康節，范陽人，流寓河南，富弼司馬光，治第留之，扁其室曰安樂窩，號安樂先生。

廣倉廩。築長城。勞煩百姓。

置洛口倉，築倉城周二十餘里，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築倉城周十里，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尋更自榆谷而東，又復築之，百姓死徙者遍道路，洛口倉，在河南府鞏縣西，煬帝聚粟於此，榆林，隋初置榆林縣，後改爲郡，故城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紫河，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長城，在臨洮府城北，秦始皇北築長城萬里，起自臨洮，卽此處，榆谷，在臨洮府蘭縣西一百里，有大小榆谷。

開汴河。實苑囿。蓋造宮庭。

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通於淮。又發河北男女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命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禾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通濟渠。即汴河故道。一統志云。其源舊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東城內。又東合蔡河。名莫若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於淮。累因河決。其蔡河湮滅無迹。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穀洛淮泗。皆水名。汴。河名。河北黃河之北也。永濟渠。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為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沁水。源出沁州源縣綿山。穿太行。達濟源。經武陟入黃河。顯仁宮。在河南府洛陽縣阜澗。江都。縣名。屬揚州府。離宮。天子出遊之宮也。

跨遼海。討高麗。勞民動衆。

徵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說帝討之。帝詔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自腰以下。皆生蛆。徵天下兵會於涿。凡一百一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人。旌旗蔽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者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歷遼東。跨大海。自將討之。如是者三。高麗城守不下。諸軍將多覆沒。後徵兵。每失期不至。高麗亦困敝乞降。乃止。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天下騷動。始相聚為羣盜。幽州。今順天府。東萊。今萊州府。涿。今涿州。

造龍舟。恣遊賞。北狩南巡。

遣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船及雜船數萬艘。每御龍舟。挽士八萬餘人。南幸江都。舳艫相接。旌旗蔽野。又數北狩朔方。歷榆林雲中。沂金河。突厥啓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金河。一統志云。在大同府古雲內州東南一百五十五里。西流入天瑞治。呼韓邪屠耆。皆單于之號。其俗謂

賢曰者。突厥。
北夸國名。

勤採獵。取鷹師。論千撥萬。

勤於遊獵。連谷隴。西拔延山等處。長圍周二千里。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煬帝以洛陽爲東京。尋改東京爲東都。

聚音樂。陳百戲。誇耀番人。

初。突厥啟民可汗入朝。帝大徵散樂以誇之。後諸番來朝。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歲以爲常。百戲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扳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故名。

惡毒氣。廣熏蒸。普天之下。

歹名兒。張掛徧。率土之濱。

李密微煬帝十罪云。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天地難容。人神嗟憤。書罪無窮。流惡難盡。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李密。字法士。

民心變。起烟塵。六十四處。

是時天下大亂。盜賊蜂起。凡六十四處。

知世郎。王簿者。倡首山東。

鄒平民王簿擁衆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鄒平。縣名。屬山東濟南府。長白山。在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山跨鄒平縣一十里。又名會仙山。齊。今濟南府。府。濟寧州。

張金稱高士達因而聚衆。

鄒人張金稱聚衆於河曲。齊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鄒。縣名。今東昌府夏津縣。河曲。縣名。屬太原府。齊。縣名。故城在河間府景州城內。清河。隋縣名。今東昌府武城縣。

孫安祖劉霸道發怒生嗔。

孫安祖。漳南人。竇建德集無賴少年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盜。平原東有豆子甌。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喜俠。食客常數百人。遠近多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勇賊。漳南。漳水之南也。漳水。在順德府平鄉縣西南。高雞泊。在大名府界。平原。縣名。屬濟南府。豆子甌。地名。在平原縣東。阿勇。賊之號。甌。音剛上聲。

竇建德苗海潮東西響應。

渤海竇建德。起兵漳南。自稱長樂王。下邳苗海潮聚衆爲盜。後附杜伏威。渤海。今河間府滄州。長樂。今真定府冀州。下邳。今淮安府邳州。

郝孝德孫宣雅遠近傳聲。

平原郝孝德。渤海孫宣雅。各聚衆十萬。與王簿等結連。

吳朱燮晉管崇江東舉事。

吳人朱燮爲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晉陵人管崇。羣盜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屯揚子。以備南賊。崇遣將陸顛襲破之。衆至十萬。吳。今蘇州府崑山縣。屬蘇州府。晉陵。郡名。今常州府。揚子。江名。在儀真縣西。經通泰二州。入於海。

杜伏威輔公祏淮楚稱兵。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轉掠淮南諸郡。據歷陽。伏威僭號吳王。章邱。縣名。屬濟南府。臨濟。今青州府臨淄縣。歷陽。今江南和州。

王須拔魏刁兒剪滅燕趙。

上谷人王須拔。起兵平恆。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北連突厥。南寇燕趙。上谷。今保安州。燕。今順天府。趙。今真定府趙州。

甄翟兒扶助起殘害人民。

甄翟兒初爲魏刁兒部將。所至殘害。後復號歷山飛。轉寇太原。

郭方預孟海公各誇英勇。

北海人郭方預。自號盧公。攻陷郡邑。濟陰人孟海公。據周橋。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北海。隋郡名。今青州府。濟陰。今兗州府曹州。

燕格謙齊孟讓儘力橫行。

渤海賊帥格謙。據豆子嶺。自稱燕王。齊人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盱眙。縣名。屬鳳陽府。都梁宮。在盱眙縣西南三里。今名都梁臺。遺址尙存。

楊元感益招呼蒲山李密

楚公楊元感素之子，煬帝征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舉兵反。蒲山公李密初為左親侍，至是元感以密為謀主，引兵向洛陽。隋屈突通擊之，元感敗死，密亡匿。後翟讓起兵，推密為主。號魏公。蒲山縣名，未詳處所。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三十里有蒲山。瀕海。黎陽今大名府。濬縣魏郡名。今大名府。

太原公攬撥起留守唐公

隴西成紀人李淵，父昉，仕周封唐公。淵襲爵為太原留守。子世民說淵曰：主上無道，百姓困窮，不若順民心以興義兵。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又說之。晉陽令劉文靜說宮監裴寂勸淵舉兵。寂謂淵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然之。司馬許世緒、司鐸武士彟皆共勸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已上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乃命世民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遂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移檄郡縣。成紀今鞏昌府秦州。

史萬寶李仲文長安接應

何潘仁邱師利整衆相從

向善志力扶持孫華鼓舞

淵塔柴紹赴太原，妻李氏歸鄂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鄂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就神通合勢攻鄂縣，下之。李氏又使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皆從之。馮翊人孫華聚衆數萬最強，亦附焉。自是關中羣盜悉降於淵。鄂縣屬西安府。司竹園在西安府藍

屋縣東。周迴百里。
馮翊。今西安同州。

梁師都煽惑起薛舉稱秦。

朔方郎將梁師都。殺郡丞。據郡反。稱帝。國號梁。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金城。自稱西秦霸王。攻陷隴右諸郡。後稱秦帝。徙據天水。金城。隋郡名。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天水。今鞏昌府秦州。

王德仁劉苗王喧呼北地。

王德仁起兵於鄆。擁衆保林慮山。自號太公。離石胡劉苗王。自稱天子。以其弟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林慮山。一作隆慮山。在彰德府林縣西北二十五里。離石。地名。在太原府。劉淵嘗都於此。苗王淵之裔。故曰離石胡。

母端兒敬盤陔叫喊龍門。

賊帥母端兒。擁衆據龍門。帝召李淵討之。敬盤陔爲絳郡賊帥。李淵亦擊降之。龍門。今平陽府河津縣。絳郡。今平陽府絳州。

左才相李子通依山據海。

左才相起兵齊郡。僭號博山公。東海賊帥李子通起兵海陵。自號楚王。寇江都。後稱吳帝。東海。隋郡名。今淮安府海州。海陵。今揚州府泰州。

沈柳生梁蕭銑打鬧江陵。

巴陵校尉董景珍等據郡叛。以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迎奉之。甫募兵。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衆曰。巴陵豪傑。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

當從我矣。乃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衆從之。進克江陵。遂稱梁王。巴陵縣名。屬岳州府。羅川。隋縣名。今慶陽府真寧縣。

劉武周郭子和山西結黨

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北連突厥。翊衛郭子和。亦起兵於榆林。自號永樂王。北赴突厥始畢。以武周爲定楊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乃更以爲屋利設。馬邑縣名。屬大同府。永樂。今保定府滿城縣。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典兵者曰設。屋利乃一設之號。

林士弘操師乞江廣憑陵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爲大將軍。帝以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之。殺師乞。士弘代統其衆。攻殺子翊。自稱帝。國號楚。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鄱陽縣名。屬江西饒州府。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九江。今江西九江府。番禺。縣名。屬廣東廣州府。

徐世勣王伯當滎陽抄掠

王當仁周文舉鞏洛崢嶸

翟讓起兵離狐。徐世勣年十七。說讓曰。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時又有濟陽王伯當。外黃王當仁。韋城周文舉。皆擁衆爲盜。李密說之。皆附於讓。進攻滎陽。殺通守張須陁。離狐縣名。故城在兗州府曹縣界內。滎陽縣名。屬開封府。濟陽縣名。故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外黃縣名。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北。韋城縣名。故城在大名府滑縣東南五十里。

劉元進沈法興聚朋江表

餘杭劉元進起兵據吳郡朱燮管崇等推為天子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稱王毘陵餘杭縣名屬杭州府吳興今湖州府毘陵今江南常州府

左孝友盧明月發恨齊東

齊郡賊左孝友衆十萬屯躡狗山涿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躡狗山未詳處所祝阿今兗州府東阿縣

楚朱粲楊士林互相攻討

城父朱粲始為縣左史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引兵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粲敗奔菊潭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以為潁州道行臺城父故城在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荆今荊州沔今湖廣沔陽州菊潭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潁州今南陽府泌陽縣

裴長才白瑜娑嘯聚山林

賊帥裴長才衆二萬與王薄孟讓等結連進攻章邱靈武白瑜娑劫牧馬連突厥隴右謂之奴賊靈武隋郡名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

李公逸單雄信糾合翟讓

韋城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岡為羣盜單雄信聚少年往從之雍邱盜李公逸亦附焉後據興樂倉擊敗東都兵推李密為魏公略取河南諸郡雍邱今開封府杞縣

王世充乘勢反占了東京

王世充。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母嫁王氏。遂冒其姓。煬帝以世充為江都官監。後輔越王侗於洛陽。為僕射。世充自稱鄭王。尋弒侗稱帝。據東京。

高開道。起漁陽。自稱燕主。

高開道。格謙部將。謙死。開道收餘衆。後據漁陽。自稱燕主。漁陽。今順天府薊州。

宋金剛。興易水。自在縱橫。

宋金剛起兵易州。為竇建德所敗。降於劉武周。武周號曰宋王。易州。屬保定府。

涼李軌。自稱王。河西據土。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抱罕。盡有河西五郡。河西。即今甘肅鎮。

徐圓朗。居海島。陷了東平。

魯郡徐圓朗攻陷東平郡。遂據兗州。并有海岱。魯郡。今濟南府東平。州名。屬兗州府。

虎賁郎名羅藝。幽州抗命。

虎賁郎羅藝。起兵涿郡。殺渤海太守唐禕等。柳城懷遠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柳城故城。在永平府城西二十里。懷遠。鎮名。

守新鄉。劉黑闥。背主降人。

劉黑闥。漳南人。與竇建德善。後事王世充。常竊笑其所爲。世充使守新鄉。黑闥遂降建德。署爲將軍。新鄉縣屬衛軍府。

辛未歲爲饑荒干戈亂起。

大業七年辛未。煬帝征高麗。死者相枕。民生計無遺。加之饑饉。采樹皮葉。或擣糞煑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相聚爲羣盜。

丙子年。隋煬帝遊幸蕪城。

大業十二年丙子。帝如江都。以越王侗留守。任崇崔民象王受仁等以盜賊充斥。不宜遊幸。上表極諫。皆殺之。遂幸蕪城。復營宮室。自是不復返東都矣。蕪城。卽古邗溝城。吳王濞故都。後荒蕪。鮑照作蕪城賦。鮑照。字明遠。杜詩所謂俊逸鮑參軍也。今黃梅縣治。卽照宅。

丁丑年。十二處改稱年號。

按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改年號者止八處。恭帝侑義寧元。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定楊可汗劉武周大興元。梁王梁師都永隆元。秦王薛舉泰興元。梁王蕭銑鳴鳳元。楚帝林士弘太平二年至戊寅。又改元者四。後恭帝侗皇泰元。唐高祖武德元。涼王李軌安樂元。楚王朱粲昌達元。兩年改號共十一處。

李世民十八歲舉義興兵。

李世民。唐公淵之第二子。年十八。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劉文靜見而異之。謂裴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世民就文靜定計。乘間說淵舉義。淵大驚。世民曰。天時人事如此。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遂起兵太原。

扶立起老公令大唐高祖。

李淵起兵後立隋代王侑爲帝。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及煬帝被弑。淵遂受隋恭帝禪。稱皇帝。國號大唐。是爲唐高祖。

據長安平禍亂濟世安民。

淵起兵太原。遣世民擊西河郡。拔之。尋取霍邑。進圍河東。世民說淵西趣長安。乃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世民狗渭北。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遂進克長安。悉除隋苛禁約法十二條。初。世民年四歲。有書生見而異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故採其語。名曰世民。西河。隋郡名。今山西汾州。霍邑。今平陽府霍州。河東。今平陽府。

戊寅年隋煬帝江都遇害。

宇文家冤業報化及行兇。

戊寅恭帝侑之義寧二年也。煬帝在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共謀亡去。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乃召驍果。夜自元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虔通逼帝出宮。化及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曰。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帝遂遇害。初。文帝篡宇文氏之天下。盡滅其族。而其子孫終見弑於宇文氏之手。冤業之報。信不爽也。亟還與手。請急引還與下手弑之也。

趙王杲。可憐兒。長號見殺。

趙王杲。煬帝愛子。時年十三。化及作亂。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斬之。血湔帝衣。

大麻繩。網頸下。送了三魂。

化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賊黨馬文學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殺之。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埋之。

拋撇下。兩孤孫。權臣侮弄。

煬帝三孫。代王侑。燕王倓。趙王侗。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倓爲化及所害。李淵入長安。立侑爲帝。後禪位於唐。封儻國公。是爲恭帝。王世充輔侗於東都。世充篡位。封爲潞國公。後裴仁基等謀誅世充。事泄。世充齎鴆詣侗。侗布席禮佛曰。從今以往。願不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縊殺之。僞諡爲恭帝。儻。今東平儻亭是。潞。今山西潞州。

四十年。隋社稷。化作灰塵。

隋自文帝至恭帝。共三十八年。禪於唐而隋亡。

唐高祖。創業成。李家天下。

時方士言。楊氏將滅。李氏當爲天子。唐公李淵。承亡隋之敝。受恭帝禪即位。是爲高祖神堯帝。後武后時。蘇安恆疏言。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顏見唐家宗廟。臣以爲天意人。還歸李家。太后亦不罪。

小秦王佐乃父打就乾坤。

李世民年十八，勸父舉義，高祖即位，爵封秦王。時軍中號爲小秦王。顧氏曰：太宗以不世出之英主，首建大謀，佐父削平海內，尺土寸基，皆其功也。又曰：六年之間，定宅九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爲之子也。

縛建德降世充親擐甲冑。

帝命秦王督軍伐鄭主。王世充屯於北邙，屈突通引兵至，世充戰敗，秦王遂圍洛陽。世充求救於夏王竇建德，建德救之。郭孝恪謂秦王曰：世充窮蹙，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秦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守東都，自將驍勇趣武牢，北濟河南，建德悉衆出牛口，秦王率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禦，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擒之，囚至洛陽，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被擒，雖得出，將必無成。世充遂降，秦王選精銳千騎，皆皂衣元甲，分爲左右，使尉遲恭秦叔寶將之，每戰，秦王自被元甲帥之，以爲前鋒，所向摧敗，敵人畏之。鄭今開封府鄭州北邙山名，在河南府城北一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亙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此，東都卽洛陽，武牢卽虎牢關，牛口，峪名，在眞定府臨城縣西二十五里。

破武周擒仁杲自運戈兵。

定楊可汗劉武周攻并州，晉陽士豪薛深開城納之。齊王元吉奔長安，關中大震，帝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曰：太原王業所基，河東殷實，願假精兵三萬，必復汾晉。帝乃發關中兵使擊之。秦王與武周將宋金剛相持，金剛食盡北走，秦王追及金剛將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者二

日不解甲者三日。金剛將尋相尉遲敬德悉降。武周聞金剛敗，棄并州走突厥。金剛走死。并州悉平。仁杲，薛舉之子，舉卒，仁杲襲位爲秦王。攻唐涇州，秦王擊破之，進至高塢。仁杲使宗羅曠拒戰，秦王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曠大潰。秦王率二千餘騎追之，圍其城。仁杲計窮出降，斬之。并州，今太原府汾，今山西汾州。晉唐初州，今平陽府呂州。隋初所置。故城在平陽府霍州西五里。雀鼠谷，在汾州介休縣西南二十一里。涇州，屬平涼府。高塢，地名，在隴西原北，淺水原之北也。

行戰討掃烟塵一十四載。

秦王起兵時年十八，至卽位年三十一，歷戰討以定天下者，凡一十四年。

攻堅城陷強敵幾度勞心。

凡攻城陷陣，秦王身先士卒，謀略無比，所向皆克。

用人物總賢才房謀杜斷。

帝以秦王爲天策上將，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等共十八人爲學士。秦王使如晦參謀帷幄，軍中多務，剖決如流，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後秦王卽位，並以爲僕射，兩人引拔士類，常如不及。帝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元齡善謀，如晦善斷，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如晦，字克明。

封萊國公，杜陵人。元齡，字喬孫，世居臨淄，諡文昭。

尉遲恭秦叔寶慣戰能爭。

尉遲敬德先爲宋金剛將。善避稍。每單騎入賊。羣刺之不能能傷。金剛敗。敬德遂降。後金剛降將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秦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騎萬餘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世充敗走。秦王謂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建成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固辭。秦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從討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功居多。以功累封鄂國公。初。世充以秦叔寶爲將軍。叔寶疾其多詐。會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遂降。秦王厚禮之。以爲總管。從征戰有功。累官左武衛大將軍。封胡壯公。

九曲地名。在隴西。尉遲恭字敬德。馬邑人。秦叔寶名瓊。歷城人。

臨湖殿舉干戈。三王定統。

帝以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建成喜酒色遊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秦王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與元吉協謀。欲共害之。密請殺秦王。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房元齡等密勸決計。會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其狀授秦王。王因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仇。帝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秦王帥長孫無忌等伏兵於元武門。張婕妤竊知秦王表意。馳語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秦王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於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一人首示之。乃散去。帝方泛舟海池。秦王使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帝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帝乃召秦王撫之。秦王跪吮帝乳。號慟久之。遂立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無忌字輔畿。洛陽人。

老糊塗。無決斷。同氣相刑。

初，秦王勸帝起兵。帝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及即位，不立世民而立建成。後建成忌之，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以圖世民。文幹反，帝召世民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不能事。汝取之易耳。」世民旣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帝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而止。後秦王與太子嫌隙益深，以洛陽形勝之地，欲出保之。帝謂世民曰：「首建大謀，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建成恐秦王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一匹夫耳。乃密令人上封事，帝遂止。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遂有六月四日臨湖之變。司馬公曰：「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卒爲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惜哉。」慶州，今陝西慶陽府。蹠，履也。謂殺血人流。履涉之也。建成後追封爲隱太子。

唐太宗登寶位神文聖武

武德九年六月，高祖立世民爲皇太子，卽自稱太上皇，詔傳位太子世民，固辭不許。八月，太子卽位，是爲太宗文武皇帝。

璜按史載：明皇八年，太白山人李渾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鉞求獲之，帝以符瑞，上高祖謚曰神堯。太宗曰文武，羣臣請上明皇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今以太宗稱神文聖武，考無所據。

舉讎臣放怨女發政施仁

初，建成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帝詔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帝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於嵩

州。以爲建議大夫。後帝宴羣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帝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帝卽位初。首放宮女三千餘人。貞觀二年。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雖出宮人。無用者尙多。帝又簡出三千餘人。嵩州。本西南夷。印都國地。屬四川。王珪。字叔玠。祁縣人。魏徵。字元成。下曲陽人。

興學士。講經書。招賢納諫。

帝置弘文館。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方罷。帝求賢若渴。納諫如流。弘文館。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世南。字伯施。餘姚人。褚亮。字希明。錢塘人。思廉。武康人。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德言。字文行。

輕差徭。薄稅斂。惜愛生靈。

帝愛養百姓。輕徭薄稅。日賑恤蠲租。屢見舉行。

罷鷹犬。吞蝗蟲。人心頂戴。

帝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畿內蝗。帝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盜賊消。糧食賤。海內昇平。

帝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曰。朕當去奢省煩。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同漢高符魏祖的眞英主。

初。晉陽令劉文靜見世民。謂裴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後高祖使李密迎世民於幽州。密一見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文靜。武功人。裴寂。蒲州人。開山。鄂縣人。

裴寂。蒲州人。開山。鄂縣人。

畫凌烟圖王會彪炳丹青。

帝圖功臣於凌烟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裴忠壯公段志元。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鄆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鄆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十四人。時遠方諸國朝貢者甚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凌烟閣。在西安府城中。唐之西內太極殿之東。士廉名儉。李靖。字藥師。三原人。蕭瑀。字時文。志元。臨淄人。柴紹。字嗣昌。順德。無忌子。公謹。字弘慎。繁水人。君集。三水人。世勣。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賜姓李。

大體段好規模。高出千古。

歐陽修謂帝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尹氏曰。太宗武定亂略。文致太平。論功較德。直與古帝王並驅爭先。

就中間。剛扭捏。不滿人心。

舉大事。自早徵。劫父臣虜。

高祖初爲太原留守。與宮監裴寂有舊。每相宴語。或連日夜。世民欲起義。恐父不從。乃因寂關說。寂先以晉陽宮人侍淵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及起兵晉陽。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自爲手啟。卑辭厚禮。遣始畢可汗。始畢得啟云。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遣其柱國康鞘利送馬千匹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遣文靜至突厥請兵。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胡氏曰。隋煬弑父殺兄。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舉兵討之。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爲救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也。收召豪傑。分擊二京。義聞旣震。天下歸唐。其執禦之。惜乎乘時舉事。雖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亂人倫。納弟婦。貽誚辰嬴。

巢刺王元吉妃楊氏。帝納之。有寵。生子曹王明。文德皇后長孫氏崩。帝欲立楊氏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實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爲弟婦也。帝先追封元吉爲海陵刺王。後詔號巢刺王。按謚。愎狠遂過。不思忌愛曰刺。巢。封邑名。今無爲州巢縣。辰嬴。懷嬴也。晉太子圜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後圜逃歸。是爲懷公。故嬴氏號懷嬴。及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蓋重耳之姪婦也。今妃爲太宗弟婦。故徵以此爲喻。

君臣義。不克終。停婚失信。

鄭公魏徵寢疾。帝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帝自製碑文。並爲書石。後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不悅。乃罷叔玉尙主。並踏所撰碑。顧氏曰。停婚踏碑。而君臣之義以絕。衡山。今衡州府衡陽縣。踏。同仆。

戰爭心無厭足跨海東征

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手弑其王建武。帝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不討。欲自征高麗。稽遂良曰：高麗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往。不必踰遼海之險。輕行遠舉。帝不聽。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下詔親征。世勣拔蓋牟城。以其城爲蓋州。張亮拔卑沙城。帝渡遼。拔遼東城。以其城爲遼州。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帝刻石紀功。驛書報太子曰：朕爲將如此。何如。及攻安市。晝夜不息。凡六旬不能克。帝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乃敕班師。渡遼。暴風雪。戰士死者無筭。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尹氏曰：太宗遼東之行。非爲蘇文之弑君。實欲聘所長。以夸大天下而已。其少時親見隋煬之事。固已技癢於中。故必欲親征。遠與隋煬爭勝。近與臣下爭功。必欲獨勝當世。人皆莫及。而不料小醜之能抗也。好勝不止。自取挫衄。可勝惜哉。泉蓋蘇文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高麗。今朝鮮國。蓋州遼州。俱今奉天府。

三綱敬十漸非投懷青雀

程伊川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其原皆始於太宗。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初清淨寡欲。今訪求珍怪。一漸也。初不輕營爲。今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今玩好雜進。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詰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黷武。九漸也。初撫寧戶口。死不攜貳。今徭役勞敝。百姓不帖。十漸也。投懷青雀。註見下。

廢承乾併魏泰國本幾傾

帝太子承乾喜聲色。敗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畏其逼。陰善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尙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承襲圖之。因勸之反。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帝誅君集等。廢承乾爲庶人。太子旣廢。泰日入侍奉。帝許立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上始悔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遂立治爲太子。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青雀。魏王泰小字。東萊。今山東萊州府。

唐高宗初倚任遂良無忌。

太宗寢疾。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無憂天下。尋崩。太子治卽位。是爲高宗。以無忌爲太尉。遂良爲吏部尙書。同三品。遂良字登善。錢塘人。

納父妾。貶耆舊。漸不聰明。

初。太宗納故荊州都督武士彟女。立爲才人。太宗崩。帝拜爲昭儀。帝欲廢皇后王氏而立昭儀爲后。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繪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對以他語。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後召無忌遂良等入內殿。帝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立爲后。何如。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明日。帝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帝乃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尋改貶遠州。

刺史。武氏又以無忌受重賞而不助己，深怨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許敬宗鞠之。敬宗因誣季方欲與無忌謀反，帝乃削其官封，黔州安置。韓瑗涕泣極諫曰：「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福。」不聽。潭州，今湖廣長沙府。黔州，今大名府開州。獼，音模。獼，音聊。

果然是雉兒懦，不堪負荷。

初，太宗疑帝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守社稷。」英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乃止。雉奴，帝小字。

任中宮，稱二聖，背禮忘恩。

武后名嬰，性明敏，涉獵文史，帝每視事，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大權悉歸中宮，帝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武后母章氏，夜夢兩日同排於太空而生，后，嬰，音照。

王皇后、蕭淑妃、二嫗骨醉。

皇后王氏寵雖衰，帝未有廢意也。會武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帝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視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帝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帝乃廢后爲庶人，與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帝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俱死。」又斬之。

長髮尼，權在手，瘴氣吞聲。

初，帝爲太子，入侍太宗，見武氏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帝詣寺行香，見之泣，時淑妃有寵，王后疾之，后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亦屈身忍辱，奉順帝意，帝大

寵幸。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帝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帝密召上官儀議之。儀請廢之。帝即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帝自訴。帝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於是后使許敬宗。譔奏儀與伏勝。殺之。顧氏曰。后以虺蜴之心。豺狼之性。一旦太阿在手。女可殺。子可殺。皇后可殺。而何有於李氏哉。

唐中宗。癸未年。殘冬即位。

高宗弘道元帝癸未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

武則天稱太后。自主朝廷。

初。高宗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後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中宗立。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後中宗復位。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甲申年。二月間。裴炎作禍。

被雌龍生毒害。貶做廬陵。

中宗改元嗣聖。元年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先是高宗疾甚。夜詔裴炎。受遺詔輔太子。次年甲申二月。中宗欲以后父元貞為侍中。中書令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為廬陵王。遷於房州。胡氏曰。裴炎但知元貞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啟革命。屠戮之禍。

罪不止於廢君已也。廬陵。縣名。屬吉安府。

豫王旦順母情暫登龍扆

太后立高宗第八子豫王旦爲皇帝。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旦後爲睿宗。豫。唐州名。今河南汝寧府。

母居中立年號。溷亂文明。

睿宗二月。改中宗嗣聖元年爲文明元年。九月。太后臨朝。復改文明爲光宅元年。

庚寅歲奪朝權。稱周改號。

庚寅七年。太后改元天授。九月。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周爲太后父士彥始封國也。並改用周正建子。上尊號曰聖神皇帝。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尙赤。改置社稷宗廟。以武氏祖配上帝。尋自加越古之號。又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賜君王。姓武氏。泯滅宗親。

太后以豫王旦爲皇嗣。賜姓武氏。先是太后遣將軍邱神勣殺故太子賢於巴州。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瑯琊王冲。越王貞等。密謀匡復。與諸王往來納結。未定而冲先發。遽起博州。貞狼狽應之。亦舉兵於豫州。諸王皆不敢發。冲爲門者所殺。貞自殺。太后遂大殺唐宗室。使周興按之。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等。迫使自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范陽王靄。坐與二王通謀。皆殺之。又殺汝南王燁。鄆陽公譔等十二人。徙紀王慎於巴州。道卒。八男相繼被誅。又殺鄭王儼等六人。旋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誅其諸子。又殺豫章王廩。南安王頤等十二人。鞭殺故太子賢之子安樂王光順。又殺南安王頹。禹公昭。及宗室李直。李敬。李然。李勣。李策。李越。李黯。李立。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貞。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瑯琊。郡名。故城在

青州府諸城東南琅邪山下。越州名。今紹興府。博州。今東昌府。黃縣名。屬登州府。江都縣名。屬揚州府。范陽。今順天府。澤許。皆州名。南安。縣名。屬泉州府。

白馬主蓮花郎穢污宸極

懷義本姓馮。名小寶。因高祖女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乃度為僧。改名懷義。以為白馬寺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表寢不出。太平公主薦張昌宗張易之入侍禁中。二人年少美姿容。皆得幸於太后。以昌宗為散騎常侍。易之為司衛少卿。武承嗣三思。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時人或譽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內使楊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二人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計。後以易之為奉宸令。封昌宗鄴國公。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銜。云陽道壯偉。過於懷義。求入供奉。醜慢無恥。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始自西域。以白馬駝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為名。創蓋白馬寺。在河南府城東。即僧寺之始。太平縣名。屬平陽府。

來俊臣索元禮羅織威刑

太后自以久專國政。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欲大誅殺以威之。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擢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與來俊臣之徒效之。與屢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

李敬業駱賓王勤王空檄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魏司溫等。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揚州。以匡復廬陵王爲辭。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子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君之愛子。幽之別室。賊之宗盟。委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大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取潤州。孝逸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柳州屬廣西。潤州今鎮江府。敬業世勳孫。嗣爵英國公。駱賓王。義烏人。與王勃楊炯廬照隣齊名。海內稱四傑。

狄仁傑。張柬之。救正殷勤。

司空梁公狄仁傑。太后信重之。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深沉鄭重。彌縫救正。太后爲之感悟。還廬陵於東宮。太后嘗問仁傑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仁傑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遂遷柬之爲秋官侍郎。後以同平章事。柬之密謀匡復。與仁傑前後所薦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洛州今河南府。仁傑字懷英。太原人。諡文惠。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諡文貞。彥範字士則。敬暉字仲暉。諡肅愍。

廬陵王十五年。房州聽命。

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嗣聖元年甲申遷於房州。至戊戌始還東都。凡一十五年。房州今鄖陽府房縣。

子姪親。鸚鵡夢。取至東宮。

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夫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不立承嗣三思，而託言廬陵有疾，遣使召至，復立中宗爲皇太子，賜姓武氏，居東宮。元人詩曰：「一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皇還。」

乙巳年春正月五龍返正。

神龍元年乙巳春正月，太后疾甚，昌宗易之，居中用事。張柬之與天官侍郎崔元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乃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定謀，又用彥範暉皆爲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等帥羽林軍五百人至元武門，遣多祚等詣東宮，迎太子，闕斬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北門，唐分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宦寺爲北司，故稱北門。長生殿，初太宗建溫泉宮於驪山下，至明皇改爲華清宮，內有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上陽宮，隋煬帝建，在河南府閩鄉縣舊湖城縣西北。

十六載復稱唐李氏乾坤。

當太后改號時，鳳閣舍人張嘉福使王慶之數百人以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者，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不從。」羅長源曰：「武氏一亂，幾以不唐。」自庚寅七年，太后改國號爲周，至乙巳，凡十六年，始復國號曰唐。

憂變喜。死復生。不知忌憚。

帝初遷房州。日昃憂懼。每聞救使至。輒惶
恐欲自殺。及復位。倚任中宮。寵用武氏。

越昏愚。越懵懂。怎做人君。

時諸武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帝誅之。不聽。東之等或撫床
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主。今反如此。知復奈何。

想當日。爲輕許。外家天日。

恰回朝。仍追念。海誓山盟。

帝在房州。與后韋氏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
欲。不相禁禦。至是復位。后遂干預朝政。帝每臨朝。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如武后在高宗之

世矣。

妻煽禍。女持權。五王戮死。

上官儀女婉兒。沒入掖庭。帝拜爲婕妤。武三思通焉。婉兒又薦三思於韋后。亦與后通。帝遂拜
三思爲司空。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公主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
上署之。上笑而從之。自請爲皇太女。帝亦不譴責。敬暉等表以諸武封建如舊。乞降其王爵。以
安內外。武三思忌之。以雀湜鄭愔爲謀主。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不若封以王爵。罷其
政事。帝遂封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元暉爲
博陵王。皆罷政事。大權盡歸三思。三思尋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帝大

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言敬暉等所爲。帝乃長流敬暉於瓊州。彥範於灑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元暉於古州。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使攝侍御使。奉使嶺外。比至。東之元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乃杖殺之。得暉。副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安樂。唐所置縣。今臨洮府狄道縣是。平陽。今平陽府。扶陽。縣名。故址在思南府城西北。漢陽。縣名。屬漢陽府。南陽。縣名。屬南陽府。博陵。今定州。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西南。架洛水。隋煬帝建。用大船連以鐵鎖。南北夾起四樓。唐貞觀中。始甃石爲岸。卽宋邵雍聞杜鵑處。瓊州。今瓊州府。灑州。廣州化外。唐置灑州。瀧州。今肇慶府。環州。今慶陽府。環縣。古州。莫詳沿革。惟黎平府城西六十里。有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貴州。貞觀中所改。今梧州府鬱林州。安樂公主。名裏兒。再適武延秀。

寵仇讎。輕社稷。愛子遭刑。

武三思先在武后朝。營求爲太子。幾危社稷。至是帝寵任三思。與之同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及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帝太子重俊。非章氏所生。后惡之。三思尤忌之。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矯制。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婕妤。帝乃與韋后安樂公主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帝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太子亦爲左右所殺。帝以其頭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後臨淄王隆基討誅諸韋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及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迎相王。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

戲燈市。御梨園。荒淫酒色。

帝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縱宮女數十人出遊。多不歸者。又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韋巨源唐林環衰老。隨蹞踏地不能興。帝與韋后妃主。臨觀大笑。梨園有二。一在西安府雲陽廢縣。漢武帝置。一在京兆府通化門外。唐文宗命王涯取開元雅樂。按之既成。獻之於此。拔河。戲名也。清明節以大蘆絙。兩頭繫千餘小繩。數人執之爭挽。力弱者爲輸。又一說。以蘆絙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

點宮中。雙陸籌。醜行邪心。

帝嘗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上官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

桑條韋。同女臬。餅中藏藥。

苦炎天。神龍殿。做了冤魂。

初。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見。上令圖示百官。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陳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斌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諸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帝悅。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帝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恐事泄。帝女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景龍四年庚戌六月。因餅中進毒。帝遂崩於神龍殿。桑條韋。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條韋也。樂。許州。屬開封府。神龍殿。在西南府城內。

相王子。李三郎。興兵討亂。

相王即豫王旦。先武后立為皇嗣。中宗復位。封豫王。為安國相王。三
郎名隆基。相王第三子。討亂註見下。相州名。今河南彰德府。

斬元兇。誅惡黨。貶降奸臣。

中宗崩。章后令上官昭容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為帝。皇后攝政。改元景隆。諸章勸后。以章氏子
弟領南北軍。宗楚客說后。宜革唐命。謀害少帝。又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章温安樂公主謀
去之。適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密謀匡復。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
隆基。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微服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
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果毅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章典兵者以徇。曰。章后
酖殺先帝。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元武門。斬章后
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比曉。乃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章親黨。及宗楚客張嘉
福葉靜能等誅之。諸章襁褓兒無免者。武氏宗屬。亦誅竄殆盡。宰相蕭至忠等。皆貶官降秩有
差。温。縣名。屬懷慶府。臨淄。縣名。
屬青州府。朝邑。今西安府同州。

唐睿宗乘機會再登宸極。

相王旦。中宗之弟。初。武后立以為帝。尋廢之。至是劉幽求請早即位。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
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相王即位。是為睿宗。立隆基為太子。

太平主倚親妹復逞兇心。

太平公主。帝妹也。以與太子共誅章氏有功。益為尊重。帝嘗與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權
傾人主。其門如市。公主初以太子年少。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
立。每規伺其所為。纖悉必聞於帝。與益州長
史竇懷貞。結黨以危太子。益州。今成都府。

坐朝堂剛二載青宮禪位。

帝在位三年。欲傳位太子。太子固辭。帝曰。汝爲孝子。何必極前然後即位。太子乃嗣位。是爲元宗明皇帝。尊帝爲太上皇。

鋤太平竄崔湜女禍纒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崔湜。蕭至忠等謀廢立。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逆有日。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帝曰。恐驚動太皇。日用曰。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帝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士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執至忠。羲。殺之。懷貞自縊死。太平公主亡入南山。三日乃出。賜死於家。崔湜。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長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岐薛二州名。岐。今鳳翔府。

唐明皇勤國政開元大治。

帝即位。改元開元。開元之初。帝勤於國政。勵精圖治。幾致太平。

相姚崇任宋璟四海平寧。

姚崇本名元之。因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帝以崇爲紫微令。後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崇善應變。環善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四海平寧。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姚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更名元之。後又更名崇。硤石人。諡文獻。宋璟。字廣平。南和人。

長枕被花萼樓鵲鴿敦誼。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帝兄也。岐王範。薛王業。帝弟也。幽王守禮。帝從兄也。帝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賞賚優渥。時有鵲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花萼勤政二樓。在西安府治東南。

選名臣爲刺史。民瘼留神。

帝留心民瘼。制選臺閣名臣。出爲諸州刺史。後帝自選諸司官長。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

天寶後。養奸邪。荒於政事。

開元二十九年後。改元天寶。帝在位歲久。漸恣奢欲。怠於政事。罷丞相張九齡等。而更用李林甫。牛仙客。陳希烈等。又楊國忠。安祿山等。一班奸邪。蔽主亂政。不可勝言。

寵楊妃。成女禍。敗壞彝倫。

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惠妃子壽王妃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爲妃。潛內太眞宮中。寵遇如惠妃。遂冊爲貴妃。自是穢德亂政。不十年。而天下亂矣。

洗兒會。費金錢。昭陽粉黛。

營州雜胡安祿山。姓康氏。初名阿鞞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部落破散。遂逃依張守珪。養以爲子。後爲平盧討擊使。性狡黠。善巧事人。帝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爭譽其賢。累遷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每入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命楊銛姊妹。皆與祿山敘兄弟。因得出入禁中。遂請爲貴妃兒。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予甚厚。逮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

襁褓裏之。使宮人以綵與昇之。帝聞後宮喧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自往觀之。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帝亦不疑。妃姊三人。並承恩澤。封爲韓虢秦國夫人。歲給錢千貫爲脂粉之資。杜甫詩曰。虢國夫人承寵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詩曰。昭陽殿裏第一人。蓋以飛燕比貴妃也。長恨歌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亡顏色。又曰。昭陽殿裏恩愛絕。營州。今昌黎縣。平盧。今永平府。范陽。今順天府。河東。今平陽府。韓虢秦。三州名。韓。今洛陽襄垣縣。虢。今河南府陝州。秦。今鞏昌府。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陽人。徙河南。後徙杜陵。肅宗拜爲右拾遺。後嚴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世號詩史。

荔枝香。明駝進。踐走紅塵。

貴妃喜食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遞之。嶺南產一種核最小者。味尤美。謂之香荔枝。帝幸驪山。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遂名曲曰荔枝香。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木蘭辭曰。願借明駝千里足。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杜牧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杜牧。字牧之。詩情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

李林甫擅朝權。傾危國勢。

初。帝欲相李林甫。問於張九齡。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若用林甫。恐異日爲宗社之憂。帝不從。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深居禁中。以聲色自娛。悉委政於林甫。林甫日短九齡於帝。及九齡既罷。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明主在上。將順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去。悔之何及。自是諫爭路絕。林甫城府深密。好以甘言陷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世謂其口有蜜。腹有劍。欲盡除不附己者。知吉溫羅希夷爲吏深刻。引爲殿中侍御史。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帝賜林甫爵晉公。

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門第。臺省爲空。屢起大獄。誅逐貴臣。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一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帝不之寤也。

安祿山范陽反。曳落河兵。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中原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爲將怯。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習戰。寒族則無黨。帝悅其言。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故用安祿山。由平盧累遷專制三道。祿山知中國武備盡弛。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帝待之厚。欲俟帝晏駕。然後作亂。會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祿山由是決意遽反。適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於是發所部兵。反於范陽。初。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明皇分天下爲十五道。三道。平盧范陽河東也。同羅。北邊種名。奚契丹。東胡種名。

顏平原連主盟二十四郡。

平原太守顏真卿。先知祿山且反。因淋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由是諸郡多應之。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平原。郡名。今濟南府德州。河津。縣名。屬平陽府。河北一道。領二十四郡。真卿。字清臣。封魯國公。諡文忠。

哥舒翰哭出關。陷了神京。

帝以哥舒翰爲兵馬副元帥。車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懼。會有告祿山將崔乾祐在陝。兵弱無備。帝趣翰進兵。翰奏曰。祿山久習用

兵是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諸軍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敵之。國忠疑翰謀已，謂翰逗留，帝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痛哭，引兵出，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乘高下木石擊殺甚衆。官兵大敗，翰獨與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翰麾下赴帝告急，國忠首倡幸蜀。帝然之，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奔蜀。賊將孫孝哲遂進陷西京。陝州名寶靈西原，今河南府陝州靈寶縣。高平之地曰原。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蜀，今成都府。西京，卽長安。

戰抖擻馬嵬坡玉環殞碎。

帝初出奔，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六軍從之。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並殺韓、國、秦國夫人。」帝聞諠譁，出門勞慰，令收隊。軍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元禮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以羅巾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視之，乃釋甲謝罪。軍士皆呼萬歲，始整部伍爲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饒誅之。馬嵬驛在咸陽西，今西安興平縣正西二十五里，有馬嵬坡。初，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若逢山下鬼，環子繫羅衣。」玉環，楊妃小字也。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禁旅之名，謂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吐蕃，西羌種名。

險滴溜連雲棧曲寫淋鈴。

帝幸蜀，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之悲悼耳。」入陝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雨相應。帝旣悼貴妃，因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連雲棧，在褒

城縣斜谷。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連雲棧。在褒斜中。卽張良說高祖燒絕處。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唐人詩。梁川秦嶺西。棧道與雲齊。

劈鈿合與金釵。鴻都道士。

初。貴妃入宮。帝賜以金釵鈿合。及妃死。帝自蜀歸。爲上皇。惟妃是念。有鴻都道士自蜀來。言有李少君之術。帝大喜。道士乃竭其術以索之。至於蓬島高山上。署曰玉妃太真院。道士扣扉。道所從來。太真出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惘然。取金釵鈿合。各劈其半。授之曰。爲謝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道士歸奏之。帝益嗟悼不已。

楊柳眉芙蓉面。長恨歌聞。

元和中。白易作長恨歌。紀貴妃始末。略曰。馬嵬山下土泥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云云。白居易字。天。其先太原人。貶江州司馬。自曰風月主人。居東都。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贈右僕射。諡曰文。

空記憶。忠良言。曲江先見。

開元中。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奏請斬之。帝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張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祿山狼子野心。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至是帝在蜀。思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張九齡字子壽。追封始興伯。諡文獻。父爲廣東韶州別駕。因家曲江。廣輿記曰。非韶州曲江。今爲南雄之始興。宅址尙在。

辜負了。梨園子。凝碧號聲。

帝精曉音律。初置左右教坊。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及長安陷。祿山搜捕。俱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梨園子弟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痛哭。祿山怒。支解之。凝碧池。在西安府城東南四十里唐禁苑中。

唐肅宗自靈武從權受命。

明皇初立子忠王瑒爲皇太子。改名亨。至是明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取長安。太子不可。子建寧王倓等執鞶諫曰。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兵西北。克復二京。以迎至尊。子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帝。帝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從太子。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遂留。馳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之。遂至靈武。河西司馬裴冕與鴻漸等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乃許之。遂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尊帝爲上皇天帝。建寧。郡名。今雲南府。廣平。平涼。皆府名。朔方。今陝西寧夏衛。靈武。故城。在寧夏衛城南。河西。今甘肅鎮是。鴻漸。字子異。

借番兵回紇國掃蕩奇氛。

帝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以張軍勢。以燉煌王承家與僕固懷恩使回紇請兵。回紇懷仁可汗遣子葉護將兵至鳳翔。帝使廣平王俶及郭子儀等進復長安。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嗣業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大潰。其將安守忠等夜遁。大軍遂入西京。守忠等走保陝。安祿山子慶緒。悉發洛陽兵。就守忠等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官軍遂入東京。回紇。單于別種。鳳翔。府名。澧水。源出西安府城南五十里終南山下。陝。州名。南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漢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俗名龍門山。

東京。今河南府。

任李郭奮干戈重興社稷。

初安祿山反。明皇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李光弼時爲子儀兵馬使。後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及帝卽位靈武。子儀光弼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人始有興復之望。帝以子儀爲靈武長史。光弼爲北都留守。身經百戰。克復兩京。勦除安史。皆一公力也。後子儀爵汾陽王。光弼臨淮王。汾陽縣名。屬汾州府。子儀華州鄭人。賜號尙父。諡武忠。光弼柳州人。諡武穆。

賴巡遠保江淮死捍朝廷。

眞源令張巡起兵雍邱討賊。大敗之於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復大破之。敕以巡爲河南節度使副使。會賊將尹子奇寇睢陽。睢陽太守許遠告急。巡自寧陵赴之。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遠謂巡曰。遠懦不善用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戰鬪籌畫。一出於巡。巡屢與子奇戰。敗之。巡將南霽雲射子奇中其左目。幾獲之。賊乃遁。旋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病不堪鬪。遂爲所圍。巡乃修守具。使霽雲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進明擁衆不救。霽雲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賊圍益急。議者欲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不如堅守。時城中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巡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

殺巡死。顏色不變。致遠於洛陽。遠亦死於偃師。真源。今省入歸德府鹿邑縣。雍邱。今開封府杞縣。寧陵縣。屬開封府。睢陽。今歸德府。臨淮。今省入鳳陽府泗州。偃師。縣名。屬河南府。張巡。南陽人。許遠。新城人。霧雲。頓邱人。

彭原驛忘軍旅。嬌妻博戲。

帝妃張良娣。性巧慧。能得帝意。時帝在靈武。李泌勸幸彭原。俟西北兵至。進幸扶風以應之。帝從之。至彭原。廨舍隘狹。帝與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范氏曰。明皇播遷。宗社焚毀。社稷邱墟。而肅宗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博戲。豈非以位爲樂乎。彭原。今慶陽府寧州。扶風。今鳳翔府。良娣。女官名。樹雞。卽木耳樹。朽則生。乾則稍堅。刻以爲棋。擲之不響。

興慶宮惑讒佞。老父傷心。

帝立張良娣爲皇后。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卿。后與輔國相表裏。干預朝政。自兩京收復。迎上皇還西京。上皇愛興慶宮。移居之。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又常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輔國言於帝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無此意。其如羣小何。帝泣不應。會帝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稱帝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遂如西內。侍衛兵纔見。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請罪。帝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上皇由是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興慶宮。元宗所建。在西安府治東南五里。唐南內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爲射生手。號英武軍。

張皇后阻朝參離其父子。

帝脅於張后。不敢朝參上皇。但遣人起居。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李輔國害中宮惡報相尋。

初。張后與輔國表裏用事。晚更有隙。帝疾篤。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知其謀告之。輔國勒兵遷后於別殿。明日帝崩。輔國遂殺后及係。

唐代宗經離亂老於軍旅。

初。肅宗至靈武。以子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廣平王日與郭子儀等身經戰陣。收復兩京。後遂立爲太子。更名豫。至是即位。是爲代宗。

仗賢能憑武勇。僇力成功。

帝賴李泌郭子儀等同心協力。故太原捷。河東平。兩京復。奄有河北。迎復上皇。以成其功。

下馬拜葉護。華奪手額。

初。肅宗借兵回紇。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及克兩京。回紇葉護欲如約。帝時爲廣平王兼天下兵馬元帥。乃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軍民劫虜見廣平王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奪之主。肅宗聞之曰。朕不及也。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

及也。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

割三鎮授賊徒。僕固懷恩。

帝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以爲河北副元帥。賊將李懷仙殺史思明子朝義。取其首獻懷恩。以降。薛嵩田承嗣亦降。嵩等迎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遂奏以薛嵩爲相。衛州洛貝磁六州節度使。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懷仙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分帥河北與三鎮。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河北道名今爲大名府。相州。今漳德府。衛州。今衛輝府。邢州。今順德府。洛州。今廣平府。貝州。屬廣平府。磁州。屬彰德府。魏。今大名府。博。今東昌府。德州。屬濟南府。滄州。今河間府。盧龍。今永平府。

痛愛弟。死無辜。懷讎父母。

初。肅宗在靈武時。李輔國險狡。陰附於張良娣。帝弟建寧王倓。數於肅宗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遂譖於肅宗曰。倓恨不得爲元帥。將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倓死。時帝卽謀去良娣。一人。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帝恨而止。

寵凶閹。能假手。進爵功臣。

張后欲誅李輔國。謀泄。輔國遣使者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帝懷后殺建寧之讎。而德輔國殺張后之功。益加尊寵。進輔國爵博陸王。博陸。今平陽府平陸縣。

回轉意。惡專權。芟其首臂。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又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仍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

一三心。無主宰。不算賢君。

過委靡。欠剛明。宦官用事。

帝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威權倒置。委靡莫振。寵用宦官。蒙蔽日深。

魚朝恩。程元振。先後憑陵。

帝以宦官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朝恩脅制朝野。專權擅政。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先是宦者程元振。將軍。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皆忌嫉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奏。致帝狼狽出奔。及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

吐蕃來。幸陝州。四方俱叛。

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虜至涇州。刺史高郢叛降。為鄉導。過邠州。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奏請益兵。元振遏之。吐蕃渡便橋。帝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遂入長安。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而東。收兵商州。諸將聞子儀至。皆聽命。子儀使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燃火以疑吐蕃。百姓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遁去。初。帝至陝。柳伉疏曰。吐蕃犯關。無人力戰。此將帥叛也。疏元功。委近習。無人犯顏。此公卿叛也。出都百姓奪府庫。此三輔叛也。召兵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也。涇州。屬平涼府。邠州。屬西安府。奉天。今乾州。武功咸陽。皆縣名。商州藍田。俱屬西安府。便橋。長安北面西門曰便門。漢武帝於此作橋。跨渭水以趨茂陵。其橋與便門相對。因曰便橋。長三百八十步。又名渭橋。御宿川。在西安府城西南四十里。一名華嚴川。陝州。屬河南府。

賴汾陽身餌虜。挽轉乾坤。

僕固懷恩初爲郭子儀前鋒。以功爲河北副元帥。至是反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入寇。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城大震。徵兵諸道。多不應。帝召子儀使屯涇陽。吐蕃等合兵圍之。會懷恩中途暴疾死。一寇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子儀曰。今衆寡不敵。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爲害耳。郭晞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從則四海之禍。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而助叛臣乎。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說之曰。吐蕃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長共飲。藥葛羅因與子儀共執酒爲誓。諸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涇陽縣名。屬西安府。

置高座。講仁王。僧尼受寵。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置百高座講之。魚朝恩作章敬寺。帝幸之。度僧千人。帝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鹵簿車駕行幸。羽儀雙導。曰鹵簿。鹵大楯也。以甲爲之。所以捍敵者。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一書曰鹵。音鹵。謂鹵香導引儀衛耳。

任軍中立節度藩鎮繁興

山南東節度使來瑱死。軍中推梁崇義為帥。帝不能討。因詔以崇義為節度留後。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軍中奏懷玉為帥。帝遂詔以懷玉為節度使留後。賜名正己。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德。帝遂詔以希彩權知留後。盧龍孔目官殺希彩。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帝即詔以泚為節度使。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帝詔以希烈為留後。尋命為淮西節度使。時諸鎮節度使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李正己。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帝專事姑息。遂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者。即為節度。藩鎮遂強悍。不能復制。山南東。今襄陽府。淮西。今河南府。成德。今真定府。魏。今大名府。相衛。今彰德府。盧龍。今永平府。盧龍縣。俱鎮名。成德。領常冀深趙四州。魏博領貝魏博相磁洛衛七州。盧龍領幽涿瀛莫平薊。媯檀九州。

唐德宗振紀綱厲精思治

代宗崩。太子适即位。是為德宗。帝初甚清明。振飭紀綱。興利剔弊。矯代宗之失。懲宦官之蠹。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可望。

削煩苛罷貢獻美政宣行

帝罷梨園。罷客省。罷推酒。一切煩苛。盡削除之。又詔罷四方貢獻。時澤州上慶雲圖。帝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芝草。珍禽奇獸。何益於人。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初外國累獻馴象。帝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命縱之。又以內莊宅官租充軍儲。出宮女數百人。種種美政。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澤州。屬山西。淄。今濟南府。青。今青州府。

不旋踵。用奸臣。培剋聚斂。

時盧杞爲相。因兩河用兵。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供。遂增商稅爲什一。詔各道稅錢每千增二百。又用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判度支。趙贊等議培剋聚斂。民力始竭。

括商錢。稅間架。苦害生靈。

韋都賓陳京。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又括儼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米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趙贊奏行間架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朱泚反。懷光叛。鬩與兩播。

平盧節度使李希烈反。寇襄陽。帝詔發涇原等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軍中冀得厚賜。既至無所賜。發至澆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取京城。帝遽命賜帛人二匹。人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帝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妃及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賊登含元殿。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乃遣騎迎朱泚入宮。自稱權知六軍。帝遂幸奉天。泚僭號稱大秦皇帝。自將兵犯奉天。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遂帥衆赴長安。李晟亦引兵出飛狐道入援。數破泚兵。時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泚百道攻城。惟金吾大將軍渾瑊隨方禦之。而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每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賊乃引退。懷光亦敗泚於醴泉。泚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懷光素與人言盧杞趙贊等奸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而懼。言於帝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若使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帝遂詔懷光屯便橋。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頓兵不進。遂有異。

志。帝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討泚。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遂潛與朱泚通謀。時李建徽楊惠元與懷光聯營。懷光襲之。奪其軍。遂反。瑊請帝幸梁州。懷光遣將趣南山。邀車駕。不及而還。涇原。今平涼府。澧水。在西安府城東一十五里。源出藍田縣。合金谷水。北流入霸水。含元殿。在西安府東北。唐大明宮內殿之北。奉天。今西安府乾州。飛狐。今大同府廣昌縣。醴泉。縣名。屬西安府。梁州。今漢中府。

賴興元罪已詔收轉人心

帝改元興元。初。考功郎中陸贄言於帝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自革。心向化。帝然之。乃大赦。下詔罪已。四方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天生下李令公爲唐社稷

李懷光朱泚皆反。帝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爲諸道副元帥以討賊。初。懷光以晟軍浸盛。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懷光內憂麾下爲變。外懼晟襲之。遂奔河中。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牒渾瑊等刻期集城下。移軍於光泰門外。晟使兵馬使李演王泌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頃萬拔柵而入。泌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遂復京城。渾瑊等亦克咸陽。後泚將韓旻斬泚以降。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虢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李晟爲中書令。故稱令公。河中。今平陽府蒲州。行在。天子行曰乘輿。止曰行在。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封西平郡王。渾瑊。蘭州人。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封咸寧郡王。公異。吳人。

更賴著。陸敬輿奏議詳明。

帝初在東宮。開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凡鑾輿兩播。贄俱侍左右。帝有大事。贄盡心條畫。有微失。卽竭誠規諫。疏議奏對。剴切詳明。帝頗採用其言。卒能收人心而安社稷焉。今有陸宣公奏疏傳世。陸贄。字敬輿。嘉興人。諡曰宣。

忽書生能料敵。平涼盟劫。

吐蕃尙結贊。求和於副元帥節度使馬燧。燧爲之請於朝。帝許盟於平涼。以渾瑊爲會盟使。瑊發長安。李晟深戒之。平章張延賞與晟有隙。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召瑊切責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吐蕃所侮耳。帝始命賂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爲瑊援。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其側。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入幕易禮服。吐蕃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吐蕃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燧曰。然。平章柳渾曰。吐蕃豺狼也。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是夕遊環表言平涼盟劫。帝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平涼所。馬燧。字洵美。封北平郡王。諡莊武。柳渾。字夷曠。襄人。

信讒說疑馬李猜忌功臣。

初。尙結贊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去三人。唐可圖也。乃入鳳翔境。禁據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還。又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

罪會盟劫。賊走免。獲燧之姪。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馬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與宦官俱。文珍等歸。帝聞之。遂惡燧。帝忌晟功名。會吐蕃又有離間之言。張延賞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入朝稱疾。帝加晟太尉。罷鎮。時帝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晟燧俱入見。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矣。陛下誠不以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保無事。帝然之。晟燧皆起泣謝。河曲。河西九曲。本西戎地。河千里而一曲。

纔安定。置瓊林。收藏寶貨。

初。帝幸奉天。朱泚始解圍。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

稅茶鹽。榷酒酤。百孔俱興。

帝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鹽每斗詔增價百錢。復榷天下酒。以崔造判工戶部。造與侍郎元誘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百孔俱興。

德宗老。賴鄴候。黃臺免摘。

鄆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女為太子妃。公主素不謹。或告主淫亂。帝幽之禁中。太子懼。請與妃離婚。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泌曰。臣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欲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泌曰。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帝曰。建寧叔實冤。

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袖笏叩頭而泣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一日，帝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勸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初，肅宗殺子建寧王倓，廣平王儼有大功，帝妃張良娣復忌而譖之。李泌言於肅宗曰：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舒州名，今安慶府。李泌，字長源，京兆人，封鄴侯。

唐順宗失音久風病纏身

帝太子誦於貞元二十年九月風疾失音。次年正月朔，諸王入賀。太子疾不能來，德宗悲歎，得疾崩。太子卽位，是爲順宗。

八司馬附叔文人情噂喏

初，帝在東宮，翰林待詔王叔文善碁，帝大愛幸，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錦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異等，又因其黨以進。及帝卽位，寢疾，叔文專權用事，韓泰等依附推獎，采聽謀議，汲汲如狂，榮辱進退，惟其所欲。其門晝夜車馬如市。至元和初，叔文敗，劉禹錫、程異、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凌準、韋執誼八人皆貶爲遠州司馬，謂之八司馬。柳宗元，字子厚，解人，從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與韓愈齊名，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字夢得。

賴皇嗣早監國得免紛紜

帝久不愈。中外共疾。叔文用事。思早立太子。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等咸疾叔文。乃啟上召學士鄭綱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帝。帝遂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遂命太子監國。於是邪黨旋皆貶斥。人心始安。鄭綱字文明。

唐憲宗登寶位延英議政

順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太子純即位。是爲憲宗。帝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帝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俱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出宮人蠲賦稅禁止逢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以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者。宜禁絕之。帝悉從之。制下而雨。李絳字深之。贊皇人。

用非衣制口天削平淮蔡

彰義節度使吳元濟反。帝發兵討之。元濟求救於李師道等。師道表請赦元濟。不許。時帝以兵事委平章武元衡。師道遣刺客於暗中刺殺元衡。又擊御史中丞裴度。傷其首。或請帝罷度官。以安賊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紀綱。吾用度一人。足破一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高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帝然之。悉以兵事委度。討賊愈急。時李晟子愬。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帝以愬爲唐鄧節度使。討元濟。度言於帝曰。元濟勢實窮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討賊矣。帝乃以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元濟將李佑。有勇略。愬誘而擒之。待以客禮。佑謂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

矣。愬遂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佑奸計。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至州城。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佑鑿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愬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登牙城拒戰。愬攻之，遂執元濟，度入城。檻元濟送京師，斬之。後敬宗時，欲以度爲相，李逢吉等惡之，以民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也，腹肚也。」音近度。天上有口，吳宇謂吳元濟被度擒也。張權輿等因言度名應圖讖，敬宗察其誣，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淮西三小州：申州、光州、蔡州，皆屬彰義鎮。蔡州，今汝寧府。申州，今信陽州。光州，屬汝寧府。唐縣名。鄧州名，俱屬南陽府。

幾聲兒人贊歎果斷英能

自德宗以姑息成藩鎮之禍，帝獨以法度裁制，毅然興師，故其討淮西也，數年不克。有議赦者，有勸罷兵者，而帝獨用裴度之言，逆盜五發而不回。高霞寓大敗於鐵城而不挫，卒能勦除惡逆。向非帝之力於討賊，未有不爲人情所動搖者。故史稱帝剛明果斷，足稱中興，誠不誣也。鐵城，惟德安府城北有鐵城山，或疑卽此。

擒劉闢執李錡蕩除猾逆

西川節度使章臯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請節鉞。帝以初嗣立授之，闢志益驕，求兼領三州。帝不許。闢遂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之。崇文進破鹿頭關，連戰皆捷。遂直指成都，擒闢送京師，斬之。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帝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下詔徵之。錡遂反，帝發諸道兵討之。錡遣兵馬使張子良將兵襲宣州。子良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謀討之。卽夜趨還城，行立應之於內，遂執錡送京師，斬之。三州，謂東川、西川、南道。鹿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北三十里。鎮海軍，今鎮江府。宣州，今寧國府。

平師道服承宗約束咸遵

李師道爲平盧節度使。王承宗爲成德節度使。逆命已久。初。裴度在淮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布衣柏耆。以策干愈。曰。元濟旣擒。王承宗膽破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矣。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帝許之。帝詔諸道兵討師道。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師道聞官軍浸逼。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軍中號曰劉父。師道疑悟收衆心。遣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卽宣諭諸將。令士卒夜半銜枚。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悟捕師道斬之。函首送弘正。營淄青悉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德州名棣。今武定州。俱屬濟南府。鄆州。今東平府。陽穀。縣名。屬兗州府。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第二重城以衛居宅。謂之牙城。

說未了侈心生奸諛得幸

諸道甫平。帝寢驕侈。皇甫鎛等遂以聚斂得幸。程异以進羨餘得幸。柳泌以方士得幸。

寵奴僕居宰輔不信忠臣

帝寵宦官吐突承璀。以爲神策中尉。皇甫鎛程异等厚賂承璀。帝並以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上疏曰。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後鎛黨陰擠之。罷度爲河東節度使。鎛又譖平章崔羣。亦罷之。

麟德殿龍首池工程再起

帝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裴度言之。帝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麟德殿在唐大明宮內，龍首宮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內苑。

紫金丹長生藥服煉修真。

帝好神仙，皇甫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帝遂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後帝服其紫金丹，愈加燥熱，舍人裴潏曰：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帝怒貶之。天台縣其縣有天台山，屬浙江台州府。

迎佛骨貶諫官崇邪徼福。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請迎之。帝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當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重，亦可知矣。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之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災咎，宜加臣身，帝怒，欲加極刑。裴度崔羣救之，乃貶潮州刺史。潮州府名，屬廣東。韓愈字退之，修武人，諡曰文，崔羣字敦詩。

爲稱尊受賀禮處陋甘心。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平賊進賀，謂之助賞，及帝加尊號，又進賀禮。

中和殿。大年初一時亡化。

元和十五年庚子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

細尋思。無疾病。事有來因。

陳弘志。逞奸謀。行兇下手。

帝服金丹。多譟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梁守謙。立太子。掩罪容身。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憚爲太子。帝不許。太子憂之。至是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承璀及憚。澧。州名。屬岳州府。

唐穆宗。守父孝。何曾滿月。

命羣臣。皆釋服。廢禮忘親。

帝名恆。憲宗太子。是爲穆宗。居喪未一月。卽與羣臣皆釋服。不能討弑父之賊。又遽有釋服之命。隨御樓肆赦。事畢。命陳倡優雜戲而觀之。

殫聲色。遊畋獵。重陽大宴。

帝甫過公除。卽事聲色遊畋。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等疏諫曰。元朔未改。山陵尙新。合宴後庭。事將未可。不聽。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家之事。不待終制也。重陽。節名。

九月九日也。九爲陽數。其日與月相應。故曰重陽。

縱藩臣。殺節度。放肆橫行。

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詔以克融爲平盧節度使。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詔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爲節度使。

依舊是服金丹。亡身殞命。

帝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疏曰。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帝善其言。而求之不已。卒得疾崩。

賴慈親。郭太后。却位扶君。

初。帝寢疾。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郭曖之女也。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取制書手裂之。帝崩。太子卽位。

唐敬宗。甫登極。嬉遊濫賞。

帝名湛。穆宗太子。是爲敬宗。帝居喪甫易月。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緣。而明日賜緋者。

昵八關。十六子。紊亂朝廷。

李逢吉為相。恣肆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續。張權輿。陳昔範。姜治八人。從而附麗之者又八人。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徒枉了李文饒。丹扈進諫。

帝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扈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諫。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帝亦優詔答之。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封魏國公。吉甫之子。父子為相。一書云。文饒其諡也。吉甫字弘憲。

打毬回。遭宦者滅燭行凶。

帝善擊毬。好手搏。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更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於室內。

絳王悟。立片時。仍逢禍害。

劉克明矯稱帝旨。立絳王悟。又欲易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等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絳州名。屬平陽府。

兩日中。三換主。立起文宗。

王守澄等立江王涵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幾兩日之間。弑敬宗。殺絳王。立文宗。宦者三易其主。帝。穆宗第三子。

唐文宗守祖訓貞觀政要

帝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厲精求治，去奢從儉，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帝復舊制，每竟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中外翕然，以爲復有太平之風。按以太宗所選金鏡錄授學士，令狐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讀之，宣宗事也。此作文宗疑誤，令狐綯字子直。

患風疾，寵醫士，變亂規繩。

帝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帝飲其藥，頗驗，遂有寵，以爲翰林侍讀學士。注爲帝畫策，先除宦官，次清河北，帝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甘露禍，反遭殃，公卿血濺。

平章李訓與鄭注，謀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出注爲鳳翔節度使，注與訓謀，至鎮，選壯士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訓與其黨謀，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邢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並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興與其謀，他人莫知也。是日帝御紫宸殿，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帝顧宦官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起走，詣帝告變，羅立言李孝本各帥卒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餘人，因誣王涯賈餗舒元興王璠羅立言謀反，皆收繫斬之，擒殺李本孝，訓走，爲人所殺，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右軍獲韓

約亦斬之。鳳翔府名。屬陝西。邠州屬西
安府。寧州屬慶陽府。扶風縣名。屬鳳翔府。

哭啼啼。比赧獻。受制家臣。

帝嘗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可方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仇士良。翦宗枝。扶持太弟。

帝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太子。及帝寢疾。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矯詔廢成美為陳王。立穎王漣為太弟。帝崩。士良說太弟賜陳王成美及安王容死。遂即位。陳州名。屬開封府。穎州屬鳳陽府。安唐州名。今德安州。

唐武宗。任賢相。藩鎮幾清。

太弟漣。穆宗第五子。更名炎。是為武宗。帝以李德裕為相。時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德裕曰。河朔事務。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德裕曰。仲武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為節度使。昭義節度使劉崇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帝謀於德裕。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苟兩鎮聽命。則稹成擒矣。帝遂決意討稹。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三鎮。無不奉詔。元逵等果討稹平之。時河北三鎮。每遣使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結知明主乎。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范祖禹曰。德裕以

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昭義。今山西潞州。

受元籙。廢僧尼。難稱純德。

帝好神仙。受法籙於道士趙歸真。惡僧尼。耗盡天下。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餌金丹。成大病。暗啞而崩。

帝餌方士金丹。性加燥急。遂寢疾。而道士以爲換骨。後旬日不能言。而崩。換骨。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辟穀。去血。換骨。出神。蛻形。

皇太叔。號宣宗。躬行節儉。

小太宗。虛獎譽。大體無能。

初。憲宗生光王怡。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幼冲。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武宗崩。太叔即位。是爲宣宗。帝恭謹節儉。重惜官賞。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故太宗之治。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惜乎昧於人君之大體也。光州名。屬汝寧府。

搖着手。怕中官。提心吊膽。

帝召翰林學士韋渙。屏左右語之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帝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尙畏之在。策將安出。渙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紉以下皆感恩。纓衣紫則相與爲一也。

為猜嫌。弑嫡母。狠壞人倫。

太皇太后郭氏。嫡母也。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帝。憲宗之崩。帝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氏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帝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帝聞之大怒。是夕暴崩於興慶宮。外人頗有異論。

信諛言。出廟主。肆行不道。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

拒裴休。立太子。自道閑人。

裴休為相。帝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裴休。字公美。濟源人。

唐懿宗。重佛法。唱經開講。

帝名溫。初為憚王。宣宗長子。即位。是為懿宗。帝信奉佛法。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

歲饑荒。人困苦。反亂紛紛。

時關東年年水旱。州縣不以寔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乃軍逐其帥。民逐其主。相聚為盜。所在蜂起。

相韋路。肆貪求。牛頭阿傍。

以韋保衡路巖同平章事。帝荒於庶政，委任巖等。二人奢靡貪縱，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傍，言如鬼陰惡可惡也。

愛同昌一公主嫁葬枯神。

同昌公主，郭淑妃之女。帝特愛之，嫁韋保衡。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聽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爲之。踰年公主卒，帝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及葬，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

十四年壞唐室並無寸善。

帝在位十四年，驕奢無度，淫樂不悛，並無寸善可紀。李氏之亡，於茲決矣。

彗星見司天奏含譽星明。

彗出於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從之。

唐僖宗擊毬場狀元人物。

懿宗崩，宦官劉行深、韓文約立懿宗少子普王儼卽位，是爲僖宗。帝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帝笑而已。

田令孜稱阿父殺戮忠臣。

帝之為普王也。宦者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寺省賜死。後孟昭圖亦諫。令孜矯詔沉之。

私鹽賊黃巢反。血流川澤。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應之。剽掠州縣。及曾元裕擊斬仙芝。巢遂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入浙東。剽閩廣。自桂州沿湘而下。陷潭州鄂州饒信。自采石渡江趨淮。入潁宋徐亮之境。直逼東都。所至屠戮。血流成川。積屍若山。濮州屬東昌府。曹州屬兗州府。冤句故城。在曹州潭州。今長沙府。鄂州。今武昌府。饒州廣信。江西府名。

陷東都。忙出走。棄了咸京。

黃巢攻陷東都。帝命選兩神策軍。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將之。往守潼關。時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未嘗經戰陳。聞當出征。多顧病坊貧人代行。巢攻潼關。承範兵潰。巢直趣長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帝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駱谷。關名。在西安府藍屋縣西南一百二十里。興元。今漢中府。

留盜賊富貴資。一般將帥。

初。黃巢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屯兵荆門以拒之。俘斬什七八。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

荆門。州名。
屬安陸府。

賴雁門李僕射破賊功成。

初李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克用爲留後。後與父國昌俱叛。盧龍節度使李可舉討之。克用亡走鞏。至是黃巢作亂。帝詔赦之。克用帥鞏諸部萬人赴之。牒河東令具頓遞。節度使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還陷忻代州。河中留後王重榮。以巢兵尙強。謀於楊復光。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乃召克用。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帝詔以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趨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賊衆大奔。克用遂入京師。巢遁走。圍陳州不克。北趨汴州。朱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追及。大破之。巢將尙讓帥其衆降。巢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尙讓追敗巢於瑕丘。巢衆殆盡。巢甥林言。斬巢首以獻。雁門。今大同府。大同。府名。屬山西。鞏。北翟國名。本鞏鞏之餘種。居奚契丹東北。後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散居陰山者。自號鞏鞏。忻代二州。皆屬太原府。渭南。縣名。屬西安府。

如寶雞走散關興元再幸。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權鹽使。重榮論訴不已。令孜乃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不肯之。兗州。累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尋遣玫等攻河中。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玫與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帝幸鳳翔。克用還軍河中。與重榮表請帝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劫帝如寶雞。玫與昌符以令孜弄權。再致播遷。亦恥爲之用。且憚克用等兵強。更與之合。進逼車駕。令孜奉帝發寶雞。惟神策軍使王建從之。走

入大散關。時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王建掖帝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玫等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帝由他道至興元。安邑縣解州。俱屬平陽府。鹽池有三。一在平陽府解州。一在慶陽府城北五百里。一在寧夏衛城北四百里。泰寧軍。今山東兗州府。寶雞。縣名。屬鳳翔府。大散關。在寶雞縣南大散嶺下。通褒斜大路。山南西道。今漢中府。

王行瑜斬反者并及襄王。

朱玫以田令孜在帝左右。終不可去。乃立肅宗元孫襄王熈權監軍國事。更遣王行瑜將兵追乘輿。時帝在興元。平章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若諭以大義。宜有回慮。帝從之。重榮即聽命。且請討玫以自贖。帝詔以宦官楊復恭假子楊守亮與重榮等共討玫。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熈殺之。函熈首送行在。靜難。今靜寧州。屬平涼府。

唐昭宗立名號門生國老。

僖宗寢疾。宦官楊復恭立懿宗子壽王傑為皇太弟。僖宗崩。傑即位。是為昭宗。帝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復恭恃援立功。所為不法。帝意不平。故事多謀於宰相。後帝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帝從之。尋謀反。帝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其假子楊守亮舉兵拒命。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討之。取興元。復恭等奔閬州。茂貞拔閬州。獲復恭。獻於闕下。斬之。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天威軍。今真定府威州。閬州。今四川保寧府。

少陽院苦幽囚。爾汝難聽。

時宰相崔胤與帝謀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等謀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官。吾輩終懼其禍。不若奉立太子。乃召百官。陳兵殿廷。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帝驚起。季述乃扶帝與何后嬪御。纜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鋼之。遣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矯詔立太子裕。後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昭德討誅季述等。帝始復位。

信崔胤。召汴兵。鳳翔遷劫。

崔胤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韓全誨等求美人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急遣全忠書。令全忠以汴兵迎車駕。全忠遂舉兵發大梁。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帝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即於御院縱火。帝不得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遂入鳳翔。汴州大梁。即今開封府。

李茂貞奪天子。輸與朱溫。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乃將兵發河中。茂貞自將與全忠戰於虢縣。大敗而還。全忠遂進圍鳳翔。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時城中食盡。茂貞方密謀誅宦官以自贖。乃獨見帝。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喜。即收全誨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帝遂幸全忠營。朱全忠原名溫。虢縣故城。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六十里。

紇干山凍雀兒離鄉背井。

朱全忠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郿岐兵逼畿甸。請遷郡洛陽。時帝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至此。帝遂發長安。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霑襟。遂至洛陽。紇干山。即紇真山。在大同府城東北。其山春夏積雪。岐卽鳳翔府。郿州華州。俱屬西安府。

醉醺醺椒殿裏疾走無門。

帝自雖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悲泣。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蔣元暉等圖之。元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殿走。太追弑之。

昭宣帝軟臙臙孤兒寡婦。

蔣元暉矯詔立昭宗第九子輝王祚卽位。更名祝。是為昭宣帝。朱全忠使元暉邀昭宗子德王裕等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昭宗諸子。於是皆死。所存者惟何太后與帝孤兒寡婦。而唐祚移矣。

母先亡兒後死慘霧愁雲。

初。柳璨與蔣元暉等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諸元暉等與太后夜宴。焚香為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令殷等殺太后於積善堂。斬元

暉等。全忠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勞之。貽矩以臣禮見。北面拜舞於庭。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遂下詔禪位於梁王。奉帝爲濟陰王。明年弑之。諡曰哀帝。濟陰。今兗州府曹州。

薛貽矩。蔣元暉。眞爲狗輩。

薛貽矩。蔣元暉。俱註見前。狗輩。註見後。

愧殿下孫供奉。喪盡人心。

昭宗有猴。善拜跪。每朝謁。猴亦拜敬盡禮。號孫供奉。朱溫篡位。令朝賀。猴望見殿上爲溫。號哮不拜。溫殺之。顧氏曰。薛貽矩。狗苟輩。急成賊。溫受禪之意。堂堂臣宰。食祿多年。回面污行。效忠盜賊。視殿下孫供奉。能不愧死入地哉。

三百載。大唐朝。二十一帝。

唐高祖至哀帝。凡二十一主。共二百八十九年。

亂離多。寧靜少。幾日昇平。

女后淫虐於前。安史傾敗於後。羣閹濁亂於中。藩鎮尊大於外。又以盜賊剪殄其宗。禍釁乘除。鴟張蟠結。東撐西傾。以至於亡。

春風回首何人在。

五代紛紛起戰爭。

追想千年往事。六朝踪跡茫然。隋唐相繼統中原。世態幾回云變。
楊柳淒迷
汴水。丹青慘淡凌烟。樂遊原上草連天。飛起寒鴉一片。西江月

東風掃盡隋唐憾。

百二山河換主人。